

莊子未定稿四卷

清何如澹注

清道光六年東閣刻本

原書版框高一七五毫米 寬一三四毫米

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影印

編審 林銳 倪俊明

校對 黃小高 朱俊芳 謝暉 黃琦琨 張玉華



道光六年仲冬新鐫

南海何澹泉先生著

性理圖

東閣藏板

自序

夫言非吹也言之者有言故必
先定其意而後以筆之於書
至其甚者留若聖祖發為
機括以爭鳴於天下此南華
老人所為痛道術將為天下
裂者故其著書也危言曰
出知以天倪大者包乎六合小
則入於毫芒中間為雨為雪
為風為露為雲沃為冰消
皆所以破方術一定之見而
歸諸太虛之中觀其振於

無竟寓於無竟十餘年云
固未嘗忘以己意也不過曰
因是而已然世之說莊子者累
牘連篇著法博士買駢三
帙尚未見龍字者固已云
論以百有高明之士自標宗

自序二

自如晉人妄擬孔子傳易謂
為解經而注義蓋海遂
使南華深心不獲見於後
世余生平酷嗜此書玩索
有年晚而手錄一篇名之
稟白未定之蓋存南華意

也此經還經而經義因以別
白其未嘗參以一定之見者
故無定守其一言之說也其
以為妄者穀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姑以俟之來者
乾隆壬寅仲夏南海何如澐

自序三



莊子未定稿序

南海何建則夫子以雍正癸丑成進士學問經濟名重南宮筮仕山左河南有循聲性恬淡退居林下著書自娛授徒羊城學者稱為澹泉先生德時方弱冠執經門下日聆先生講貫授以所著四子書自得錄十二卷研究經義發前人未發之秘嘗趨

卅年一

侍按側見先生手疏莊子丹黃紛錯請而讀之朗若列眉然方攻舉業未遑旁及也先生曰子亦知文之至妙者乎六經之文變為南華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柳柳州曰叅之老莊以肆其端苟能神明其義則莊之離奇恔怛不涉於虛而歸於實天下之妙文無過是矣德心喜之仍未遑卒業也

嗣補邑弟子員以饑驅課徒於四方未幾

先生歸道山無由再親指授追憶師言旁及諸子評莊者不下百餘家而訓詁詳明則因故二書及矣世尚方星傑箋本盛行於世取而讀之知其奇矣而未得其妙也知其妙矣而未得其神也則猶未愜心也丁酉戊戌公車往返泊釋褐觀政西曹出

卅年二

守昭武按牘疲神幾失故吾迨丁卯假還復理舊學每以不獲覩先生遺書為憾欣逢國史館編輯文獻執事諸公摻求若述先生姪孫文學獻廷乃出藏本繕正就刊余因得而詳讀之不禁喟然歎曰天下之至文誠無過乎是者也全雋雖不盡醇而指歸則一若其運筆之妙真有令人不

可思議者特端倪隱顯急切難會耳得先生之本參以讀經之法於不可解者闢之正訛詳誤句析章分於以淪發性靈作為文章又烏有呖碎塵腐之病哉或曰先生於內外雜篇皆有心得見諸評釋歌缺馬蹄一篇盡補之余曰否擬莊偽作先生既明斥之矣註為心得之學不可誣也先生

郭春

寢食於莊垂數十年篇凡三十有三而獨缺此安知先生之意不別有在乎且仍其舊可也爰序之以付剞劂氏

時

嘉慶十七年壬申季秋重陽日門弟子番

禹邱先德謹識



澹泉先生傳

先生姓何氏名如澄字建則南海人少穎悟未弱冠以文名聞歸善陳熙昌經學湛往師之雍正甲辰舉於鄉會試後不第仍往卒業癸丑成進士初任山東冠縣知縣始下車首捐俸倡修文廟察邑久無鄉學並修復義學招置諸生其中時為講貫明年邑人郭柯首解旗成進士咸以為

傳一

教澤所致云凡午充山東鄉試同考試官冠氏舊有枯河南接直隸元城北抵陶館遇雨甚從陶館下流注洩初不為害前攝令役民塞冠氏始病抵任後屢以開復且請於大府未決己未夏衛河水漲元城人決衛河入枯河以殺水勢水建瓴下下流壅遏不能容遂氾濫四溢灌城數十里淹為巨浸陶館下流驟潰勢乃頓減至

是復以為請得立碑永不堵塞民賴以安
在冠多惠政暇則巡行郊野勸課農桑與
父老子弟接見如家人父子民用感化庭
無訟牒未幾調長清長清政繁劇邑所以
治之者一如冠氏尋以母老乞養歸應郡
守聘主義學講席弟子負笈者歲恒數百
人學舍至不能容每會講生徒濟濟稱感
一時各因材誘迪多所成就丁內艱服闋

補河南新鄭縣知縣教育士類無異宰山
左時邑故有興學書院為設膏火延名師
以教之凡任內護送京兵送馬甘蘭者再
抽撥驛騎於閩陝以及挑挖引河大河協
築河堤諸役悉皆自任不以擾民民甚愛
戴及致仕歸復應聘主義學講席前後三
十餘年及門弟子積數千人著錄者接踵
相望十郡知名之士多出門下晚年德望

愈隆粵中耆舊褒然居首兩粵制軍楊公
景素鎮粵將軍福公增格深慕其人累遣
人致問且願見並以老病辭世共高其風
節望之如泰山北斗學者稱澹泉先生著
有四書自得錄十卷續自得錄一卷讀易
日鈔十二卷莊子未定稿四卷詩一卷後
學秘咸奉為津梁云

者九萬里。爾雅。扶搖謂之猋。去以六月息者也。註。暴風自下上也。去以六月息者也。月息則風也。海濱六月多風。大鵬乃便於鼓翼。此正明海運。則徙之說。○引齊諸固是証。上文然主意全在此。句下文風不厚則負翼無力。正申此意。○或疑上既言海運。又言扶搖。此句不應復以風言。不知海運乃莊子言六月息乃引齊諸証之固非重複。即扶搖句亦只言搏風而上。與水擊相對。皆言其初飛時景象如此。不重扶搖。若作六箇月乃何意。味耶。且以字語氣亦不妥。○諸言止此。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田野所見者。其行如馬也。生物。有生之物也。○此節言天下遊行之物。皆以息相吹。但不必六月息起下也。

莊子集解 卷一 逍遙 一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則已矣。一本作而已矣。○天既高曠。而大鵬之飛。乃背負青天。則飛之高矣。飛既高。則風斯在下。非培風不可。故去必以六月息。而下云風之積不厚。則負大翼無力也。○上言生物以息相吹。此節若明言大鵬下果息以遊。然至於背負青天。則非培風不可。何也。天固遠而無所至極者也。便覺明白易曉。今憑空說箇天之高遠無極。又夾視下一層茫然不解。何謂及看到下節風之積不厚。負大力云云。則若斷若續。而脈理貫通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也。

水小一作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飛至九萬里。則飛得高。而風皆在下。而後乃今培風。今指六月息時。背負青天。四形容盡致。益見天而莫之天闕者。音遏止也。闕而後乃今將圖南。串說風在下。非厚不能負大翼。今六月息。而後培風。而後可以圖南。○以大鵬之逍遙。遊然反覆數百言。皆申明海運。徙之句。蓋風必積之厚。乃能負大翼。學人必積之厚。乃能無入不自得也。積之深厚。則由大而化矣。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決。猶直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飛搶榆枋。決。猶直也。搶。突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節遙接。大鵬之遊。故宜茂公謂亦是齊諧之言。極有見。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蒼。蒼上聲。近郊之謂莽。猶三飡也。曲禮三飡。孔疏謂三飡也。義疏謂飢當作餐。是彼以三飡爲三飡。則知此三飡之爲三飡矣。○又按禮有三飡七飯九飯十一飯之說。又云三飯乃食。蓋少牢鄭註云。食大各一飯。則三飯非飽食也。明矣。適百里。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之。此也。○鳥行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大鵬。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上如許文字。只要點出小知不及大知。句。小年句。陪襯耳。然却作排句。蟬聯而下。乃單言小年不及大年。此汪洋自恣之甚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朝菌。實芝也。朝榮夕萎。故曰。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二知字。與小知大知字不同。此但言其短促。不到那時也。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南冥之靈龜也。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久。長生也。春秋若此。此大年也。彭祖比之。旦暮之速耳。乃以長生特聞於世。眾人且欲匹之。此小年不及大年也。

湯之問棘。名也是已。窮髮之北。窮髮。猶云不毛之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沙漠之地。不生草木。故曰窮髮。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也。長也。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也。旋繞而上。如羊角之紋。故名。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澤小鳥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此小大之辨也。一句結上。生下。○自鳴與鸞也。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蜩與鸞鳴。斥鴳惡足。以知大鵬。○前以南冥為天池。此以北冥為天池。前言魚化為鳥。此不言化。然大意不拘拘於此。○此處魚鳥雖似平列。然斥鴳之笑。則單項大鵬。○宣茂公曰。湯問齊諧。大率相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止是隨手淡宕之文。却波瀾詭譎。令人欲迷。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君臣相得。而措施於一國之民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若斥鴳之自。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乃入正意。以為至。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榮。情則務外。不勸不沮。則守內。守內則榮。徇外則辱。彼其於世。指毀譽也。未數數然也。子於世。務未嘗汲汲然如是也。宋榮雖然猶有未樹也。見是未樹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猶云絕迹而行。非飛仙之謂也。泠然善也。和柔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十五日為一氣。言其往反乘氣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定內外。辨榮辱。乃此雖免乎行。行迹猶有所待者也。待字疑即焉有所倚之應。猶待於思勉也。諸家作待風。恐未必然。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上辨下
同變。楚辭九辨亦訓變。○又按史記禮書瑞應
辨至。註云同。獨而曲禮儀禮凡。獨字皆作辨。辨
即辨字。則作偏字。讀亦可。言以遊無窮者。彼且
六氣之充塞彌綸也。附記。
惡乎待哉。知效一官。節乃功名中人。最下者
未化也。此節則大而能化。
即下節之至人無己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按莊子故
一篇之主。而無己句特重。蓋功名尤易忘。已累
最難去。未能無己。則不能無累。累安能逍遙自在。
無入而不自得耶。可知逍遙遊全在無己。此本
篇之歸宿。語又一部南華俱發此意。亦全書之
歸宿。語也。其說精矣。然以下許由節証無名。姑
射山人節証無功。宋人節証無己。則似未細。今
逍遙遊六
觀始射山人節。所云有礪萬物。大浸稽天等語。
已說到神化地位。不僅無功。而猶遜無己之
至人。一籌也。宋人節。明是陶鑄堯舜。註脚劃作
兩樣。人亦不妥。且至人神人。聖人亦未便過分
優劣也。愚謂無名無功。則此之無名無功。皆是無
己者。老無名。無功。故三句平排並說。而均以至
人神人。聖人。稱之。下文引証。不過借事發揮。而
郭註亦只云一証之。以許由。再証之。以姑射山
人。未嘗有三証字樣。亦未嘗指定某為聖人。某
為神人。而品評其高下也。○或疑如此。似三句
平列。而非專重無己句。不知將無名無功。俱納
入無己內。固甚重。無己句也。但行文必三句平
列。乃不枯寂。且排宕有勢耳。稍落滯。便不得
其妙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以浸水
灌也。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但立
而天下自治。以天下治。而猶尸也。主之。吾自視缺
然。猶歉然。皇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
賓也。吾將為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
一。作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也。言君且歸休
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言汝即不能治天下。我亦不能舍
已而代汝。況汝治天下。天下既已
治哉。○一証。○或分此節以堯
為無功。許由為無名。似欠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返。吾警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測其
止處。大有逕庭。庭音聽。隔遠貌。言相去之遠也
也。劉峻辨命論。斯逕庭之詞也。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山。住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綽同約。若處
子。度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飲食乘雲氣。御飛龍。而
遊乎四海之外。動行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
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以其言為不信。連叔曰。然安

不。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時是也。言瞽者云云。此言即是說汝之此人。也。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一氣鼓鑄求也。亂謂太古也。太古渾沌成風。何嘗有後世如許。治理。斬乎亂者與一世同歸於渾穆之化耳。孰敝敝焉。貌。經營。以天下爲事。下無勞天之迹。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者也。言出其至粗至小之緒餘。便孰肯以物爲者。可做出堯舜之治功不難。

未定稿

卷一

逍遙遊

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不求其人。意即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往姑射上節之神人耶。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往姑射之於汾水之陽也。大約姑射之山在汾水之陽耳。官然喪其天下焉。音音音深遠意。官然喪失者。因四子無所用之也。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章甫也。四子越人也。往見四子。資以適越也。官然自喪。則無所用之可見矣。○不實說如何無用。却從對面說來。加倍出色。○主意原重四子能使堯官然自喪。或乃以堯爲無己之至人。可發一策。○此兩節又一証。而此節則陶鑄堯舜。註脚也。○此節當連上節合爲一節。

未定稿

卷一

逍遙遊

惠子名施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其大可實五石之物於中。或曰瓠中之子五石。以盛水。其堅也。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舊註。瓠音蘆。瓠落。猶廓落。從之。非不鳴也。吾爲其無用而掊斫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龜音均。與數同。紋坼裂也。泝泝。音平。泝。漂濯也。統。同。續。繫之細者。○冬月濯統。得此藥。則手不皸。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未定稿

卷一

逍遙遊

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冬月士卒手不戰。坼故。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也。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所蔽塞之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也植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遊而攬之。東西跳梁。虛而跳者。象之憑。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矜不以小技。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正點出寢。臥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此二段。正言逍遙遊也。上文言至人無已。然人必有疑其無用。如惠子之流者。不知無用之用。其用乃大。而逍遙自得。無所困苦也。宜茂公曰。大瓠一段。劈口便點用大。大樹一段。煞尾說到無苦。試觀古今來。雖蓋世才能。冠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為有用之餘耳。但在這上面着脚。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攘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冰消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却不知其參乾坤。籒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為逍遙遊也。

偶說蔣金式玉度著無待二字。一篇宗旨。即全部宗旨。首段看來。還只是有待。然為要形容無待。不得不借有待中之不可名狀。不可捉摸者。

先做一影子。叫人向泰山頂上尋出箇不屬泰山處。末後數行。不離不即。悠然渺然。張笠山評。許由連叔兩條。只領取無所用天下。官然喪其天下。以見無待。按此兩條。可省却分頂無名無功無己許多葛藤。為存之。

莊子集注 卷一 逍遙遊十一 上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
嗒然解體貌。人者己之耦。喪耦者。似離人而立
於獨也。○按宣註。忘形也。形與神爲耦。一說忘
己也。己者人之耦。皆未是此句。且說喪耦。下乃
說喪我。蓋不能喪耦。即不能喪我。惟喪耦乃能
喪我。二而一者。也。但人視之若喪耦。而不知
其喪我也。耦我二字。爲通篇彼我字伏根。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與往日不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
也。二句倒。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二字。通
裴文法。上篇主腦。卽上

音堅。音牽。義似。○屈木爲圓器。似曰。並竅。○
並同。○竅。方義。似。○如。屈木爲圓器。似曰。並竅。○
於似注者。○深似汚者。○水不流曰汚。皆象竅之大
上竅。激者。○如水激者。○音。嗒。箭去。叱者。○出而吸者。
人而。激者。○揚聲。譌者。○同。號。突者。○全。突。音。交。
聲。細。叫。者。○揚聲。譌者。○同。號。突者。○全。突。音。交。
以上聲聲。○前者。唱。于。通。而。隨。者。唱。喁。○音。愚。聲。
○二句。擬風聲。冷風。清。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總
前後應和之狀。○風。清。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總
寫四厲風。濟。渡也。風已渡過去。則衆竅爲虛。聲
矣。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微動。乎。聲。則
動。惟樹尾搖。動。尙可見耳。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此
篇也。地籟。天籟。皆借用其字。○人籟。原不
解然。撤下則疎。趁勢補出。卽便撤去。是文字細
妙處。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衆竅而使
其自己也。○使聲由竅自出。使字如。咸其自取。竅
皆各成。怒者。其誰耶。○怒。卽怒。怒。之。則。竅
一。聲。耶。或。以。己。作。已。或。舊。註。萬。竅。怒。者。爲。句。皆。未。是。○子
其。誰。耶。或。以。己。作。已。或。舊。註。萬。竅。怒。者。爲。句。皆。未。是。○子
茶之言止此。○又舊註。萬竅怒。由風鼓動。使
謂萬竅自己作意爲之。則向之怒。而號者誰耶。
說得自然。似當從之。○愚按。自己自取。雖若有
使之者。而究不知其爲誰。所謂天籟也。○又按
人籟。地籟。天籟。只重天籟。然不詳言地籟。無以
見自取之爲天籟也。大意言萬竅怒。號。皆是天
籟。自鳴。見今日之仰天而噓。亦猶是也。莊子引

也○此段二句與字之義知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汝皆說之乎。二問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問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四其遞相爲臣妾乎。

問其有真君存焉。此句乃明點出。○此因人不

五問層遞而下。由皆說說到有私。由有私說到

臣妾。由臣妾說到君臣。然後逼出真君。筆致累

珠如貫。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宕一筆。文

緊要。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此真君自成形有與

至死而後止也。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

役。音滄。疲也。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芒。通茫。茫。然無知也。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芒者乎。自大知句起至此。言小人之

百出。喪失其真君而不知也。○題是齊物論。然

自大知至此。總未說到物論。蓋言由於知故表

言小言之。爲詹先言小知之

閒。閒也。下段乃接物論去。

夫隨其成心見也。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句疑有闕誤。大約代

即非我無所取之。取言不特知日夜相代之代。取

自取之人有此成心。即至愚之人亦自取之。然

終欠明白。莊子故以代而心自取。五字爲衍文。

更直捷。○大約是指聰明才辯一流。非言大知

也。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肯至也。言無此理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此是惠子語。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此即

有言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言者必有一段立言主

意。宕一筆。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橫據胸中也。

承上起下。

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以爲有言也可。以爲未

終身未嘗

有言之意。

其以爲異於鵲音。鳥初出卵之音。即

生啄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承上小知之人。日以

是是非非。私心僻見。牢不可破。可知然吾亦非謂立

言者必當茫然。然信口亂道。全無主意也。立

亦有之。若謂無成心而有是。是非。是今適昔至之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句疑有闕誤。大約代

即非我無所取之。取言不特知日夜相代之代。取

自取之人有此成心。即至愚之人亦自取之。然

終欠明白。莊子故以代而心自取。五字爲衍文。

更直捷。○大約是指聰明才辯一流。非言大知

也。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肯至也。言無此理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此是惠子語。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此即

有言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言者必有一段立言主

意。宕一筆。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橫據胸中也。

承上起下。

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以爲有言也可。以爲未

終身未嘗

有言之意。

其以爲異於鵲音。鳥初出卵之音。即

生啄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承上小知之人。日以

是是非非。私心僻見。牢不可破。可知然吾亦非謂立

言者必當茫然。然信口亂道。全無主意也。立

亦有之。若謂無成心而有是。是非。是今適昔至之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以指喻指以馬喻馬猶云就指論指就馬論馬耳諸註添出枝指白馬似誤○公孫龍有指物

白馬二篇謂凡指皆指而天地一指也萬物一指非指白馬非馬云云

馬也此也明照之於天意蓋天即道也道形而

指馳驅乎馬者則無形之道也故以指與馬爲喻不若以非指非馬爲喻也

大抵有形則私無形則公有形則彼我之見起而私照之於天則無形而公故自此以下皆明道本無形通爲一

而無吟域也

可乎其可者不可乎其不可者則道行之而成

如爲子當孝循而物謂之而然如謂火爲熱謂行之便成孝子

然○二句不平蓋以可爲然以不可爲惡乎然

不然所以齊物論也故下單頂然字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以

物固有所可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莖與楹莖屋醜與西施美人恢大悅音詭詐

怪也異道通爲一此合萬物說其分也成也其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數句就一物說○又

分也成也句承上言分之則爲萬惟達者知通

物合之則爲一物是承上轉下語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寓心於平常謂槩以平常視庸也者用也日用平常之用也者通也理人人可用

天下古今通也者得也通行則適至得而幾已

皆可通行因是已公而己何容心於其間哉此

至於得則因是已公而己何容心於其間哉此

庶幾矣

已此稷上文因是已而省去因是二字耳而不

知其然不勞神明爲一者謂之道若勞神明

爲一而不知其同也同即一也知其本一謂

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者也狙音賦與

芋音席橡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說朝三怒而朝四喜衆狙無

暮所得之少也○按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

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

口充狙之欲俄而斃焉將名實未虧而喜怒爲

用隨其喜怒亦因是也此因字與上因字不同

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

是之謂兩行天鈞自然一念不起何勞之有故我

與物皆聽之○按朝三便非不其然何以謂

之因此處須玩一亦字蓋朝三雖亦是因然終

非天鈞此是知通爲一更進一步達理蓋雖知

通爲一而不可以有心與也宜茂公謂此爲達

者更加一鞭直須連知通爲一的心都歸渾化

如佛家緣以一言掃有隨以一言掃空方是

絲不挂可謂妙解

古之人。承上聖人轉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此疆彼界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傷矣。渾然者道之所以虧也。傷矣。私心至是而非。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矣。有成與虧。故曰一也。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曰昭氏之不鼓琴也。鼓琴則成一調而衆調反虧不鼓琴則藏全於冥漠○宜茂公曰。邇道之根冥然漠然斯爲至盡。遽降遽遷。至於是非溫觴之極矣。在爲是非者。欲以明此道。却不知私愛成而道反虧。何如一端不起者之爲。渾然乎鼓琴一瞥最爲親切。撥弦叩音。偶成一調。不知衆論置在何處。緯文緝藻。自成一論。不知衆論置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訕矣。未幾再出一論。而此論又訕矣。故是非者一或則虧不用則全。

昭文。即昭氏昭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未諸姓。文名也。昭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舊註枝挂也。策杖也。然替之藉杖常耳。何足言。好林西仲以爲節音之甚亦好。然無據。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爲几。據以高談。○昭文下又添兩箇。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極者也。言三子極其心知於故載事之末年。老猶從事於此。起下好字。○一說載傳也。傳稱於後也。似好。然與下好字不接。

齊物論十一

且與堅白之昧。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以爲異終句似拘矣。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且欲喻。非所明而明之。此三子所私喻耳。非人。故以堅白之昧。終子單所共明。而強欲明之。落惠子。○堅白之昧。即指惠子觀德充符而篇以堅白鳴句。可見不必又牽扯到公孫龍。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終身無成。未詳。一作謂惠子之子。理父之綸緒。而終身無成也。林西仲以文爲堅白之載於書者。其子尋其綸緒。竟無所得。並存之。○上節單舉昭氏鼓琴而類及師曠惠子。未又單收惠子。此文錯綜變化。不拘拘於尋行數墨者。然莊子當時相與往復辯論者。惠子居多。故獨單收惠子也。○宜茂公曰。彈精一技。求明而得晦。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與。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以虧爲成。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是故滑疑之耀。中而紛亂疑惑之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明字三見。○不用強惟存心於庸常之道。行之而成。謂之而然。道與言皆明而無所隱。此之謂以明也。結足上矣。今且有言於此。轉入自己。不知其與是。惠子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類者與類者爲類。不類者與不類者爲類。同是紛紛多事之人。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此句言初開闢。有未始有始

齊物論十一

幾向方矣。五者本渾然圓通。若昭辯常清恆。則變圖爲方矣。此節反釋上未始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止其所不知。則在未始人其知有所至。句。止於所不知。所以無孰知。言此齊物論妙訣。下三証皆是証此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其之蘊涵甚深甚。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二句富若天府然。也。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藏也。光。芒也。就天府中又推出一義。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脴胥敖。三國南面而不釋然。欲伐又欲不伐。故流連不釋耳。三國在南。故曰南面。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托國卑陋。介若汝。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衆論不齊。何足介相礙。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衆論不齊。何足介物皆照可也。以下皆証不分不辯之意。一証。齧缺問於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也。人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知不知原無定論。且吾嘗試問乎汝。

民淫寢。則腰疾。偏死。半身不遂。鮪音秋。泥然。○又一症。鮪音秋。泥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惴惴。懼。猿。下。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段將民與物雙配。民食芻豢。麋鹿食薦。也。草。蚺。甘帶。也。蛇。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此段將單。獫狁。且音。以爲雌。其雄喜與雌。猿爲牝。牡。麋與鹿交。鱸與魚遊。毛嬙麗姬。並美。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段將物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應作。是非。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舊註。處。味。色。三者利害之端也。應謂上利害字。當是是非二字之說。右是非則有利害。不知是非。則不知利害矣。然利害重於是非。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生。死。不相攪。况利害乎。然則是非之塗。一。二。引証。見得是非原不可知。無所用。吾分辯也。以申明上不分不辯之意。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聖人不

從事於務。世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用循道而行。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孟浪。不精要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聽之而惑也。而邱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方聞言。遽揣以爲妙道。見卵而求時夜。方見卵。便算彈而求鴉。彈以彈鴉。方見彈。便到司晨。何子嘗試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能也。苟日月。並行也。與日月挾宇宙。包羅天地古今。爲其脗合。置其滑稽。言聖人何以能苟日月。挾宇宙。爲其視天下之理。皆脗合而無異同之見。其滑稽未定者。則置之而不求辯論之。以隸相尊。衆人役役。三句倒。聖人愚菴。音椿。無參萬歲。裝句也。而一成純。正言其萬物盡然。然字。卽指一成純也。而以是相蘊。其所蘊藏者如是。○承上言。聖人而尊聖人之衆人。役役然徒勞。而聖人惟愚菴而已。但見萬歲之久。聖人參列其間。而此心誠一而純淨。且歷之萬物之蕃變。而無不盡然也。○聖人愚菴。則無知矣。雖生死亦忘。故下以生死言之。○又按自恃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明智之人。便不能一成純。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自切而不知歸。

者耶。迷其故鄉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獻公也。戰國稱公。亦與王同匡。一作筐。一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吾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祈同。求也。故下以夢覺言之。生夢夢飲酒者。旦而哭而死覺也。故下以夢覺言之。生夢夢飲酒者。旦而哭而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所謂不知其夢也。此句足而後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既而後知。此知句。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既而後知。此知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以小覺竊竊然知之。

齊物論十七

君乎。牧乎。固哉。然到底汝其貴而爲君乎。抑賤而爲牧乎。竊竊分別。何其固也。邱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上邱也。何答。夫子以爲孟浪句。太早計。三句答我。以爲道句。妄言妄聽。以下答子。以爲奚若句。此又總言我三人皆不能知。而萬世之後。之大。是其言也。聖人亦不能知。所以甚言知之之難也。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弔。至也。詩神之弔矣。盤庚弔。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世之後。才遇解人。而如旦暮。甚言解人之難得也。○三証。○此三証。言天下事理。本屬難知。不獨解人。所以不能知。我不能知。卽萬世之後。亦難索。三証。言本無是非。第一証。言是非不必芥蒂也。第二証。言本無是非。第一証。言是非不必芥蒂也。第三証。言本無是非。第一証。言是非不必芥蒂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上文疑有脫簡。○
下皆莊子自言。若勝我。我

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

勝。我果是也。而也爾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

也。則人固受其黯禪音闇。明則他人亦不明矣。

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

齊物論十九

正之。必仍是若說。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

能正之。我必仍是。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

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一說。使同乎我與爾。我無涉。

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他必茫無說與

爾我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雷同

猶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下五句皆莊子自言己

之言如是也。化聲者。矢口無心而成聲。若待人正。又若不待人正也。舊註誤。和之以

天倪。鈞。以。自。然。言。曰。天。倪。耳。因。之。以。曼。衍。言。曰。

出所以窮年也。聊以消遣歲月也。○化聲五句。依呂吉甫本更定於此。何

亦無辯。言果全無不是。全無不然。而其異乎不是。不然者。我亦不與之辯。所謂和之以

天倪忘年忘義窮年故忘年不辯振於無竟鼓舞

窮也。故寓諸無竟。自寓於無窮。卽得甚麼。○三証後攏入本

意

罔兩影外之光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起。何。其。無。特。操。與。無一定度景曰。吾有待而然者。

齊物論二十一

耶也待形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形亦不能自主。須待運動

其形吾待。句○吾所待之形也。蛇蚺翼邪。蚺蛇腹下齒。

者。翼。蜩所以飛者。言影所待之形。不過如蛇之
蚺。蜩之翼耳。人之行止起坐。不過足耳身耳。皆

有。形。之。物。不。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能。自。主。者。也。能。對。行。雖。

翼雖能飛。人之形雖能動。而必有使之動者。乃所以然處也。而其所以動不動之故。既非影所

得主張。並非形所得。
主張。則惡能知之哉。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飛動貌蝴蝶也。自喻

適志與。自得意。不知周也。不復知有我矣。俄而覺。則蘧蘧

然周也。蘧蘧自得之貌。蘧音詎。又平聲。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

741

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宣茂公曰。上面若干。推倒物論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挂。人意愈起。脫文愈縹緲。○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物化。則孰之爲物。了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按此。則上天倪節。結到天籟。我以齊之乎哉。○末二節皆結喪我也。

齊物論者。因物論之不齊而齊之也。戰國之世。異端蜂起。如惠施公孫龍輩。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欲以明道。適以亂道。原其病根。由於彼我之見未化。彼我未化。由於喪失真君。不知道本大同。原無形迹畛域也。篇首引子綦一段。見立言者。當喪我而任天籟自鳴。是一篇總冒。大知以下。詳寫小知之人。種種情識迭起橫生。喪失真君而不知。此物論紛紜之病根也。至於齊之之法。曰莫若以明。曰照之於天。曰因是。則以道本大同。無成與毀。不必勞我神明。專吾好愛。惟不分不辯。知止其所不知。斯爲至極耳。堯問舜以下。三引古以証

莊子集解 卷一 齊物論二十一 奎

不分不辯之意。而結之和以天倪。所以結到天籟也。形不能自主。及是蝶是周。原無我相。所以結到喪我也。大意如此。其中詳細。玩各分註。當自得之。

莊子集解 卷一 齊物論二十二 奎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年壽易盡。而知也無涯。思慮無窮。以有涯隨

無涯殆已。隨從也。即從大體從小體之從。以有限之年華。跟隨無窮之知巧。左思右

算。東奔西逐。已省因是字句法。而為知者殆而

已矣。玩一為字。是又有一番做作。玩而已矣。字是更無生。活。門。路。言既已危殆。而猶悔前

事之未工。終執迷而不悟。復騁其私智。馳騁不

休。亦終於危殆而已矣。不可救藥也。○生主。即

真君真宰也。前篇已此揭明白。故此篇止

寫養之之妙。○此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

為善無近名。以為善無近可稱。為惡無近刑。以

惡無迹可徵。則緣督以為經。督中也。人身脊中

是未嘗為惡也。緣督以為經。脈曰督。又衣背脊中

縫也。經可以保身。指身體髮膚言。可以全生。指

常也。經可以保身。神不勞則形固。可以全生。指

覺運動言。神可以養親。莊子故謂借喻心神。林

不擾則氣完。可以盡年。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之大者。俱未也。保身全生。謂不傷形

性。此言不夭折也。有別。○次說與除病要方。

也。不可指其為善。不可指其為惡。善惡之間。俱

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為常也。何故兼言為惡。夫

徇知有為。而為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此意

於緣督之義。其庶乎。○緣督二字

字。一篇妙旨。下文俱發此句。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踣。四句解

奏刀騞然。騞音書。聲大於表。○奏刀二字安中

開。如詩八月在宇三句夾蟋蟀於內

法。莫不中音。中樂之音節也。四句解牛之聲。合於桑林之舞。湯

桑林所作樂也。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節奏也。○承

春然。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超乎技之上也。始臣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手足耳口之官。遇有齟齬。依乎天

理。牛身自然。批大卻。批。開也。卻。開也。從

音空。骨節空虛。批大卻。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何。以引導吾刀。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慄。慄。着骨肉也。緊音聲。結虛也。言我之而況大軀

技。於其骨肉聯結處。未嘗着刀也。而況大軀

乎。軀音孤。良庖歲更刀。割也。解者。族也。庖月更

刀。折也。經大。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

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節。骨節也。有閒。骨節有節

節。有閒。而刀刃者無厚。厚。猶云。以無厚入有閒。恢恢

乎。寬廣。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筋節。吾見其

難為。非可。批。然。為戒。息。視。為。止。目。注。行。刀。為。遲。手

動。刀。甚。微。謦然。物之聲。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

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一言。點入正旨妙。○通

段發緣督以爲經之義。牛喻事物。刀喻心神。手

目喻知任。手目以解牛。而不循其自。然則傷及

任。知之逐物。而不循其自。然則傷神。故必循乎

天理之自然。乃爲善養也。○循天理之自然。卽

緣督以爲經意。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

也。獨也。一足也。天與其人。與。天令其如此耶。曰。右

也。蓋被刖者。天與其人。與。抑人自取耶。曰。右

答。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雖是被刖。人

之貌。有與也。人有兩足。若黨與然。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介足。付之天命。則形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

雖飲啄之難如此。神雖王。去弗善也。此節是莊

不求樊籠之養。神雖王。而神不傷。此節言形雖不殘。而

上節言形雖殘。而神不傷。此節言養生不可拘束也。

拘束困苦。神雖王。而神不傷。此節言養生不可拘束也。

諸解皆誤。○坊本見上下皆是引証。惟此

是莊子自言。遂以此爲上節斷語。固矣。

老聃死。秦失一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老聃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

乎。曰。然。然則始也。吾以爲其人也。猶云其徒始

明。徒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老少及下彼字

在內。彼其所以會之。會哭也。如指凡哭者。包衆

言。陪不斲哭而哭者。主句。○平日用情過

天。離去倍情。舊註解作倍益。愚謂卽爲下不倍

出。斯中節矣。若過忘其所受。忘初生

遁天之刑。然。單舉遁天。包得倍情在內。適來也

夫子時也。時當適去也。死夫子順也。時當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縣。同解。爲

有生所苦。如被上帝懸縛。死則懸

解矣。此言老子方且以死爲樂。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火。可指而見

喻神。薪雖盡。而火自傳。喻形雖死。而神常留也。

語氣言可指而見者。薪也。薪盡則欲指之而不

得。故窮而不知其火自傳。實未嘗盡也。○莊子

故曰。舊說始也。至遁天之刑。皆說老子遁天倍

情。故能感會於人。致其哀痛。如其說。則三號而

出。當是鄙薄老子耶。設老子無可鄙薄。卽當盡

哀耶。卽何解於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云云耶。且

老子何人。豈爲情所縛者。必不然矣。○按此條

實勝舊說。且莊子一書。未嘗

有一字鄙薄老子也。故從之。

莊子故叔著。曰。生主。主宰乎生者也。蓋生

者。形主者。神卽上篇所謂眞君也。養生主。則

養此神也。此承上篇與物相及相靡心隨形

化說來。教人奉養心神。不必以知逐物。而惟順乎天理而行。則心不勞而神不擾。斯爲善養。按此篇雖承上篇來。但上篇主意。端爲物論之不齊說。此篇可以保身云云。則所包者廣。不單止是非蜂起一事矣。

宣茂公曰。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根。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無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公文軒三節。只是隨手點三証。以見主之所不在。都不足留意。末三句至奇之文。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觀面逆出。遂索解人不得也。○神字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篇中神遇。神行。神王。都非神字正面。

養生主五

養生主五

人閒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血氣方剛。其行獨專。輕用其國。不以國而不見其過。自輕用民死。命爲重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比量也。猶俗云當做也。蕉。草芥也。若蕉。言其多也。言死者滿乎國中。若以國當做澤。民其無如也矣。民所歸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事。亂國就之。欲相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聞於夫子。者想出諫。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過之法來。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此照下心虛說。虛爭名紛紛多事。多則擾。善爭名則與人相爭。相俱照定下文說。多則擾。善爭名則與人相爭。相乾縱無蓄人之心。擾則憂。照下人反蓄之說。憂而有擾人之事矣。擾則憂。擾人則招憂患也。憂而不救。自羅憂則。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猶云先治己。所存於己者未定。上文雜則云云。俱是存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領則自己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領則自己尚照管。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散而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求名則德蕩。散而後知之所爲名也者。相軋也。好名則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

養生主五

養生主五

人閒世

養生主五

凶器。非所以盡行也。見諸行事謂之行。矜名且德厚信音隆。慈實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即德不蕩而名不爭。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名之曰。蕃人。有者自恃之意。暴君不諒其誠。而反以我爲自恃其美而惡之。因名我。蕃人者。人必反。蕃之若殆。爲人蕃。夫。上言。即不矜善爭名。而一味徑直。未達人之心氣。而強以正言聒擾。亦取禍也。比前又進一層。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言若若是好賢之主。則彼自若唯無詔。告語也。汝知求賢惡用汝自己炫異。若唯無詔。欲言而尚未開口。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言汝欲語尚必將乘鬪而門其而汝目將熒之。汝於此時舉敏捷以求勝汝矣。而色將平之。神沮則氣平。口將營瞬眩不定也。而色將平之。降而色平。口將營之。打點說容將形之。踴躍皇恐。心且成之。勝不能隨於彼勝。只得順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反增其暴。順始無窮。以後無不信厚言。交淺言深也。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於上聲。拊人猶言他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

也。故其君因其修而擠之。是好名者也。是字指桀紂不肯自居於有過。而二子獨犯忌諱。故殺之。若以好名屬二子。則與聖人不能勝句不對。且與上是皆修身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云。詞意重複矣。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城爲垢墟。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利。猶求無已之也。此句與好名對。是指衛。皆求名實者也。上文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言龍比不能勝三國。何况汝耶。或疑已滅三國。何以不能勝。不知不能禁其用兵求實。是不能勝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也。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外端肅而內謙虛。勉而一。篤其志而一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陽爲道。孔陽意張揚。采色不定。喜怒哀常人之所不違。凡人無有因案。按。同。人之所感。以求容與。愉快。其心。人若有感觸。則必按抑。名之曰日漸進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暴人之行如此。此等人雖欲日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宣註。內無自訟之心也。莊器。鄭註。訾。思也。又量也。算也。言汝雖能達其心氣。不與之忤。彼亦外貌不違。而其心則實無思量。打其庸詎可乎。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直率直也。成語也。上文端虛勉。雖於心氣能達。與悖直犯顏者異。然曰端。仍有莊嚴氣象。曰勉。亦非自然而然。故不若率直之為善也。內直已勝。內直者與端勉一層。又加外曲一層。上比一層。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人。即若人。蓋指人君。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從天子說起。是高一層。以壓低。與天為徒者。其視天子與己。同為天生。況國若君乎。故言之見用與不見用。全不以為意也。然者。人謂之童子。天機。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執拜跪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雖教導以不善。實則引古。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人以諷諭之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偵事人也。言政人之法。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即虛也。舊註作化。猶師心者也。師心便人未是。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

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皓天不立。不似也。言不特汝無其方。即有而為之。豈是易事。若易視之。則與皓天之無心成化者。不合矣。○使不飲酒。不茹葷。為齋。則猶未知其難矣。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無用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并無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止在形。心止於符。止於意之所合耳。蓋心符。○二句起下之詞。上文明云無聽。氣也者。虛之以耳。無聽之以心矣。他解未是。而待物者也。湛然太虛。而萬理畢涵。易言以虛至此。乃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使人感化。一實自回也。有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我無可謂虛乎。夫子之故。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我無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喻心。境而無感。其名。不感觸其於人。則鳴。不入。則止。無門。不開。疑彼。無毒。不發一藥。一宅。混然同處於而寓於。不得已。感而後應。則幾矣。如此亦庶幾矣。蓋此尚是無行地之說。

絕迹。易無行。地難。此比上文又進一步說。遊樊
迹一。雖可以化人。而化未神。惟乘虛以遊。神
運無方。若天仙飛行無迹。乃為難耳。○無行地
即虛字。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使人使天
之義。任人任天也。人事易於假託。動聞以有翼飛者
之以不容不得一毫矯飾矣。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
以無知知者也。無知知。正無行地也。為天使也。
謂難。瞻彼閼者。虛室生白。有空寂則室生白
也。不是說為我。吉祥止止。數妙境現前。夫且不止
感化之人。○實外馳也。自為人使至此。咏歎虛
是之謂坐馳。實外馳也。自為人使至此。咏歎虛
字之妙。以見心夫徇也。借耳目內通。借耳目以視
聽而所以視聽者。究不在外。乃神明而外。於心
之內通也。○按此即無聽之以耳意。而外。於心
知屏其心。知而外之。○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此句始說。是萬物之化也。萬物皆舜禹之所紐
到化人。是萬物之化也。萬物皆舜禹之所紐
也。系屬萬物。伏羲几籙君。之所行終。終身而
況散人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楚有求於
於應之也。將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
者遙揣之詞。

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懽成。於道而能懽然成事者。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取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若成若不成。而後事無患者。惟有德者能
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甘守粗糲。饕無欲清之
人。饕餮廚也。炮炙少則廚冷。故無避熱
就涼之人。二句見非膏粱厚味致疾。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
尚未到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若事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
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經大。其一命也。受之
其一義也。當盡。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
之事君也。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
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
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而申言之。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此先答陰陽之患也。

正請復也。白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同以信。聯

在信行。不遠則必忠之以言。孚契在言。詞然曰。尚文辭。

知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遲疑莫則

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書名。揚子。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節言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

人開世八果

且以巧鬪力者。拳技相搏者。始乎陽。始特明為角戲耳。常卒

乎陰。終則暗用。泰至則多奇巧。泰同大。太過也。門太過則必出

奇以取勝。即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初筵秩秩。常卒乎

亂。載號載歟。泰至則多奇樂。謂亂也。凡事亦然。始乎

諒。誠信。常卒乎鄙。鄙其始作也簡。初端甚微。其將畢也

必巨。末後弄成大事。○以上言者。風波也。接字入

言其憑虛相生。愈生行者實喪也。惟其風波故言字

愈有。如風之鼓波。夫風波易以動。易於造端。實喪易以危。易於敗壞。故忿

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

設也。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施。原無他由。因獸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弗音勃。氣盛貌。既起忿。則

於是並生。心厲。皆生惡心矣。尅核太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言偏辭損削察

核太甚。令受者難堪。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何所。故法言曰。無遷令。而不移。無勸成。必

強勸。過度益也。遷令勸成。皆是過於所受。遷令

勸成殆事。必危。美成在久。交好當計久遠。一云

成。惡成不及改。悔之無及。可不慎與。此節承上

言始也。溢言。不知不覺。駕巧太甚。必至兩相激

怒。其害有莫可究者。不獨致疑之患也。○又引

法言一証。○自復以所聞至此。教以奉

且夫乘物以遊心。物是也。言不特得其道。可免

人道之患。且隨物託不得已。以養中。得已言為

人臣子。何有所不得已。且至矣。極則。何作為報

也。任齊報答可耳。何莫若為致命。命足矣。此其

難者。此節較上更進一層。天下事。直以泳游吾

何足患哉。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去聲。所賦甚薄。與之爲無方。敗度。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法度。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外貌似將就。心莫若和。調劑之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不可陷。和不欲出。不可露。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連自己。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謂我沽名釣譽。而彼且爲嬰。兒。童心。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不循道。亦好弄。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放蕩無岸畔。亦與之爲無崖。六句應形就。三件有淺深。嬰兒不遇無知好弄耳。無町畦。則不循理矣。然猶未肆也。無崖。則達之入於無疵。漸引之入於無過之故蕩矣。達之入於無疵。此句應心和。○宣曰。妙用止是一順字。○愚按。形就二句。不是兩分。蓋爲人之傳。豈有就人之理。其所以就者。將以善其和之之術也。故與爲嬰兒六句之下。即緊接達之入於無疵句。蓋妙用只在三句。中不是判然兩件也。宣註以一順字括之。得其旨矣。○宣又云。順字不是阿附。詭隨。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用人。不是爲人用。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自是也。恃也。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

積積伐自而汝美者以犯之。幾矣。幾。危也。言汝若屢屢矜伐。已美以犯之。則殆矣。○宣曰。一喻反譬。言用己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汝不知夫與上節對。養虎與下愛馬對。文法牽搭勻。汝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決。分裂也。虎殺及他物。或傷張威。或傷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至於因人先逆其性也。○宣曰。一段正喻。言順物則受福。○又曰。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蜺盛溺。文蛤。盛溺。二句甚奇。

適有蚊蚋僕緣。僕。附也。詩景命有僕。亦訓附。而拊之不時。拊。拍也。恐其嚙馬身。而不意之時。而則缺銜。缺。斷也。銜。馬口鐵也。毀首碎胸。驚逸而毀碎。意有所至。忽生而愛有所亡。雖平日之愛。可不慎邪。

宣曰。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摠。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至馴而驚之。則暴物其可櫻乎。○此節從上逆字說下。以反証順字。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樂社樹。以名社樹者。因所樹之櫟也。○特敘社樹。伏後寄馬意。其大蔽牛。樹身可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

無言後乃可嘗燕以爲不矢曰者謂鳳也故託

道之天於斧。此材之患也。插此一段爲末段

之用
伏根。

故解或作解賽。之以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也。仰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不可用。以祭

見左傳。宋公用鄆子於此。皆巫祝以通知之矣。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三

支離支體不。疏者名疏。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

撮也。髻指天。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臟。兩脾爲脅。春

故大。腿與肩。挫鍼。俗作治。解。音懈。浣。足以餬口。

鼓筴也。箕播精。米之。足以食十人。數事皆可備。其

人閒世十四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徵調不及己。故攘臂自如。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功。上與疾

者。粟則受三鍾。十九斛。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

乎。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來世往

有道之。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形焉。福輕乎羽。莫

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四句言今世福少

避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德臨人。取禍

殆乎。晝地而趨。步步危機。不可。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迷陽。薇也。有芒刺。行路也。言迷

無傷。吾足。却曲。猶言迴曲。言我入山之路。雖迂

言所以入山之故。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

句。闕開說。絕妙招隱。。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

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節直明
正意作收

人閒世十五

宣茂公曰。人閒世。不過二端。處人與自處。

己。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

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

有己。不見有己。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

其事也。○凡處人而撓患者。又因自處未能

冥然。蓋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己之見未消也。

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處己。是一套事。

德充符

魯有兀者則足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

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王駘都無言語。虛而往。實而歸。

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無教人形

迹而神化所及。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

自能成物也。特後而未往耳。從之者。未及往。正將

以爲師。而況不若正者乎。奚假猶云何但。魯國正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魯中分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尊爲其與庸亦

遠矣。自是勝於常人。若然者。其心用也。獨若之何。上言

大成。則其用心。必有大異於人。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形雖化而。雖天地覆墜。亦

將不與之遺。又進一步。言不特死生不變。審乎

無假。審者。知至之至。無假者。无妄之真也。而不與

物遷。足上句。言其知至之至。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也。命。猶令也。宗者。大化之源也。言王駘於无妄

而執其樞紐也。此便是大

德敦化。但尚未露出德字。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理本如是。夫若然

者。識得此。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一也。蓋耳宜聽

目宜視。此一定之理。人所易知者。且不知之。則

以跌起而遊心乎德之和。德之和。大德之太和

也。○遊心於德之和。則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萬物皆視爲一矣。此正註明上節意。○此處明

點德物視其所一。萬物而不見其所喪。○則視爲

我之形。胥泯而得視喪其足。猶遺土也。一切得

喪自不足介意矣。○此二節言德充。下乃言其

帶筆找足喪足意。○此二節言德充。下乃言其

常季曰。彼爲己耳。以其知。審乎得其心。得吾

最之哉。最尊也。言彼自修耳。何。仲尼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惟其止。故

能使人得其常心。皆靜若止水也。受命於地。惟

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無正字在字屬上句

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一本此下有在字。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則求正者。亦必。夫保始。即守之徵。

保始者必有微不懼之實。猶養勇者有勇士一
驗。即題中符字。人雄入於九軍。此不懼之實。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求勇名而能期於必而況官天地府萬
物。效其職曰官。司其藏曰府。直寓六骸。象耳目
以形骸為寄寓。以耳目為迹。一知之所知。即所
象。即不知耳目之所安也。其而不知耳。目之所安也。
其所喪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即死生不變二句
此二十七字。彼且擇日。猶指而登假。曲禮曰。天
作一句讀。假。讀遐。言其升於高遠。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遠也。此借言造道高遠。以物為事乎。言彼初不以人之從之為事也。蓋
因常季之言。有疑其動眾之意。故
德充符三
云。○此段言王駘之兀。駘自忘之
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雜篇作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
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
也。避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說也。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自恃尊貴。撇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
人於後也。

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以先生為鑑。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
求廣見識。產曰。子既若是矣。形已受殘也。然形殘由不善
善。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為言。計子
之德。德字虛。猶不足以自反邪。當痛自申屠嘉
云。素行。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狀。顯呈也。世俗謂
之人。是顯呈其有過矣。猶不狀其過。以不當存
自謂不當。則此等人甚眾。者寡。能自知其過。自謂不當。則此等人甚
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已
亡足。安之於命。非有德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者不能。○明點德字。中。去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善射者也。當引
中。處必中之地。必被射死。而竟不中。是命不該
死也。喻法網既密。觸處皆是危機。其倖免者。命
耳。不說己之受刑為不幸。倒說人之不受刑為
幸。見得世之全足者。大抵皆漏網者也。罵得痛
快。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
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
法吾兀者也。忘乎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道德
形骸之內。蘊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足也。乃形骸不
內蘊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足也。乃形骸不

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此段言申屠嘉之兀，嘉自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因無足趾，遂以爲號。踵見仲尼。無趾故以踵行，一字畫出兀者脚迹，妙。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不知世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謂心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正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德充符五
無趾出。經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賓者，從學弟子也。以學子，聚生徒也。賓賓者，師弟之閒，禮儀賓賓然也。舊註學於老聃，賓賓者，恭敬貌，似誤。○諷詭幻怪，正指其聚徒講學之事。又上請講以所聞，及勉弟子數語，皆講學活現。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無意寫出傳神活現。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極。桎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死生不可怪之名，故刑可解。無

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不以己之被刑爲刑，而反快論。○此段言叔山之兀，叔山忘之，老聃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哀貽，醜貌。它，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不先出常和而已矣。惟感斯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猶積粟。以望飽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而不唱。疊上唱，和二句。知不出乎四域？疊上無位，和二句。且面雌雄合乎前。疊上丈夫，婦人等句。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欲委以悶然而後應，應對之應，聞言汜然一本無，而若辭辭受之辭，辭國政之命也。○二句言其聞言而懶於答應，若有辭而不就意也。寡人醜乎？自愧不如。卒授之國。卒以爲宰。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憂貌。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正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豚子。食於其

死母者。少焉。晦若。目搖也。乍覺母死而目搖也。皆棄之而走。

不見己焉。爾。以其母不能視。不得類焉。爾。不類往所愛。

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一喻○數語逼出正旨。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句○莊子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娶將安施。按娶者。武所資。無所考。古者喪禮。通用所以飾棺。亦以衛棺也。戰死者。不能衛身。何用衛棺耶。○按兵資死者。不入兆域。則不以娶。或亦同此意。與。

給別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又兩喻○本履以足為本。此皆無之也。○使其形者。本也。又逗正意。

為天子之諸御。不

爪剪。不穿耳。其形。恐傷。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勞其形。形全猶足以為爾。可以邀至尊之權。而況

全德之人乎。德字明點。○又兩喻。上三喻作反跌。此兩喻是正。德。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德字正結。才即德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皆人事之變。遷無定。天命之運行不停者。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滑亂吾之太

和。不可入擾吾之靈府。和者。冲融之狀。靈府者。

精神之宅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意言一身之內。

外無不周。遍透徹也。分說也。不滑不入。使日

和。豫之氣。處處流通。而不失吾怡悅之趣。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為春。領同。隙且使和。豫之通時。

間隙。便不能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言吾心之

四時皆春矣。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言吾心之

時稍有間斷。是接續而生時於心也。時字因春

字來。○和。豫。通。三句。便畫出一春字。故此句是

總頂上文來。莫誤認。是之謂才全。宣曰。接而生

作單頂與物句也。是之謂才全。宣曰。接而生

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

庸浩浩其天。一句註脚。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盛極也。然

是平。其可以為法也。也。字推下。正內保之而

不蕩也。言水停之極。可以為法。取平者。法則由其

停。註脚。却已為德。不形。作註。德者。成和之修也。

意。故下說德。不形。更不另註。德者。成和之修也。

和。即上。和。豫。通。五句。修字。不是用力字。乃造詣

之意。言德者。乃冲和之氣。渾然完成於吾心之

造詣。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亦如水之內保之

親愛之也。○此篇本言德充。而此兼言才全。非

添設也。才。即德也。全。即不形也。猶云。才德渾全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此段哀公之醜衆人忘之魯君亦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闔跂支離無脤闔曲城也人之體曲似之跂脚行也支離形不整也脤即唇字口無脤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全體之人其脰肩肩脰音豆頸也肩音痕又音賢又音賢囊囊大癭癭音瘡也說齊桓公桓細疎貌囊囊大癭德統符九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上四箇人錯敘此兩箇總敘○此節兩箇

不獨忘彼之醜反覺全人之醜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此謂誠忘此節方點明德

文○宣曰上文共六位殘疾奇醜之人不是隨手填寫一王駘見弟子於師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見師於弟子朋友於友皆以德不以形也寫哀駘它闔跂大癭見君臣之間以德不以形也五倫中父子兄弟以天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爲人過慮故莊子不說至夫婦亦以人合者何以不說看他敘哀駘處夾敘婦人寧爲其妾數句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亦可見矣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道而不知爲孽以知巧爲遙之天也如萌蘖之旁出也約爲膠約束之禮如膠之強說約結德爲接此小德也行道而有工爲商巧乃賈人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於人原之行何用無喪惡用德何未嘗失不貨惡用商原在已粘合無喪何技巧何用技巧四者天醫也醫者蓋天育其德也天醫也者天食也以元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人即上知約德工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四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大乎大哉獨成其

天宣曰上文既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以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貌言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惠子以天然之情言莊子以人爲之情言開口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喝破下文乃詳言之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益生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此句至矣及下知之盛也。

句似極口贊歎。然却知人之生，出於天命，是欲抑先揚之筆。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

所養，以養其知之所不知。壽夭之數，言知人之生，雖由於天命，而人事不可不盡，故盡其知力之所能，以養其生也。終其天年而不

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此篇特爲攝生者下一振轉而深抑之。

雖然有患。一句振轉。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知

其將來也，然必待結局時，果符我之所料，得

之壽夭，果如吾言，乃算得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然所謂算得知者，以待到結局時，壽夭已定也。

天生之安知非人之自養其生，以爲人能養生

也。安知非天之自然而生之，故仍未可以爲真知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又輕一筆，提出真人真知。

何謂真人？又喝。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雄成，功不以自雄，不暮士。言不以計較作事也。若然

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不得失，不計。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禍患不計，能撓也。知之能登假

於道也。若此，言其處境之心。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嗜欲

其息深深。天機。真人之息以踵，言其深也。湧泉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若然者其心忘。心忘二字。其容寂其類頽。

貌二句正形容心忘。淒然似秋。暖然似春。二句形容容寂類頽也。

知其極。隨事合宜而無跡可尋。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

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四句承上。

喜怒。故樂通物。有心與物相通。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

天時。而動。非賢也。利害不通。通者。渾而為一也。

而生。非君子也。行名。猶徇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

真。勉強也。假也。貪殺身成仁之名。而非役人出於真心。下文所謂適人之適是也。非役人

也。非能役使乎人。乃服役於人。詳下文。若狝不偕。矜光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即比紀他。申徒狄是役。服人

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亡身不真。於人便當死人之事。其心原非樂為。特因世人

以殺身為賢。而樂為之。我亦從而為之。故曰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此段心忘二字盡之

容寂至不為愛人。用正筆。申明之。樂通物以下

用反筆。申明之。蓋忘非寂滅之謂。真人何嘗無

喜。怒。賞。罰。然皆無心而順應。故發明之。已是文

字餘波。又以樂通物有親。反剔無心。而連類及

乎天時利害。行名亡身。四項。又引狝不偕。諸人

以証亡身不真。更為餘波。之餘波。觀其由聖仁

而賢。而君子。而士。而役人。降而愈下。益可見矣。

此莊子文字。汪洋演漾處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宜於人。而非黨。若不足而不

承。卑以自牧。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然貌。恢恢

方正。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張貌。恢。恢貌。然貌。然貌。

不固執。四句上下相足。如。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

得已乎。邴。喜貌。崔。動貌。言似喜事。而實不得已。

相連。而應之。非真喜事也。○此下八句。每二

句相連。相足。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濔。水聚

則有光澤。而心德日見其停畜也。厲乎其似世乎。

警乎其未可制也。厲。嚴毅貌。警。遠大貌。嚴毅似

繩墨拘束也。蓋嚴毅之人。多為禮法縛制。未免規模狹隘。故着此。運乎其似閑

也。也。恍乎忘其言也。連。綵長貌。閑。容不迫也。恍

舒緩而實得。以刑為體。立治之。以禮為翼。行世

儀。以知為時。因應之。以禮為循。率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寬。其殺也。無心。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故無不行之所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非因時而起。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邱也。邱。譬道岸。德之所在。人人可循。我亦循之。

同至耳。非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人謂真人真

豈知其毫。不以有心與乎。○以上乃詠歎真人

不可形容。摹擬之妙。所謂狀也。全在若字似字

乎字。及末句見意。否則與上三段重複施脊。說成文法矣。○此亦餘波。均非正文。正文只是說耳。故下文緊繫接人。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故字遙接上文。

說下。生其好者也。死其弗好者也。真其一也。一。

人不悅生不惡死。則視生死爲一矣。其一也。一。

以視之。此句以生。死之理言。其不一也。一。理雖

然明。明有。生有。死是其不一也。然生者氣之聚

死。者氣之散。此天地之氣之往來耳。猶水東爲

冰。冰釋復爲水。豈真不一哉。故亦其一與天爲

一。以視之。此句以生。死之事言。其不一與天爲

徒。於理之一者。而順之。是與天爲其一。與人

爲徒。於然則何用。知天之所爲哉。其不一與人

爲徒。人爲徒也。然則何用。知人。所爲哉。大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勝天意蓋攝生者。皆

欲以人勝天也。真人豈若是哉。○一說真人當

作真知。此數句方純到真知。○此篇註脚。惟莊

子故最妙。故因

其說而損益之。

大宗師五

大宗師六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

相忘於江湖。三喻。○响。溼。濡。沫。喻養生之術。言

此節就養生者說。下節就人。以

善養者爲是。不善養者爲非。說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

道字輕。不過是非之道耳。○以善養而不天折

者爲是。以不善養而中道夭者爲非。此譽堯非

桀之謂也。豈若兩忘而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非善吾死。諸

解不是。○此

處夾一正論。

夫藏舟於壑。猶之藏山於澤。謂之固。○而夜

半。猶云有力者。負之舟而走。昧者不知也。○一

昧者不知妙。所云知之至。知之盛者。乃是如此

一色人。○宜曰。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

朽之宅。却不知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閒

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且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

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惜然謂之有知乎

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

者。毛寒骨疎。旁觀者。啞然大笑。

大宗師六

二

可逐。喻生死總是二理。生固常存。死亦終古不
徹。精神常存宇宙之間。初無去此適彼之別也。
○此節只言人當順理。下節乃言聖人順理而常存也。
特也。犯人之形。所犯猶云。撞着也。陰陽變化。氣機
撞着得成。而猶喜之。若也。人之形者。異類之物
人形也。而猶喜之。若也。人之形者。異類之物
者。如猩猩猿猴之類也。萬化而未有極也。言多其為樂
可勝計邪。言世人於二氣化生之時。但偶然撞
着彼字。宇宙間。形類之似人形者不少。其可喜將
不可勝計矣。所以甚言徒有人形之不足可貴將
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進而皆存。形有
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大宗師七

善天。天由於天。非自朕。故曰。善者。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二
皆指大宗師也。○化。氣化也。萬物總是一箇變
化。故曰一化。○萬物皆係屬乎道。氣化亦本乎
道。故曰待。○自死生命也。節逗出。天字。以下卓
字。真字。及物所不得。遊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
待。皆指大宗師也。大宗師。道也。但俱未明言。下乃詳言之。
夫道。重提道字。明道有情。滅者。有信。虛實也。非
無為無形。然而不落人可傳而不可受。師雖可
能必弟子可得而不可見。而無跡可見。自本自
根。道為事物根本。更無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未有天地。神鬼神帝。鬼神上帝之所以能神生
先有道。靈者皆道之神之也。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思謂當作而不為高。在六
便費解。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上於上古而不為老。此明道之為
得之。以襲氣母。襲。繼嗣也。氣母。謂氣。維斗。北斗
綱維。故得之。終古不忒。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
息。堪。坤。得之。以襲崑崙。馮夷。水神。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泰山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

大宗師八

雲天。鼎湖。顓頊得之。以處元宮。禹。強。北
武也。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西方之神。得之。坐乎少
廣。西方空。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二句總。顓。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尾星。有。一
而比於列星。此節証得道者可以常存。
南伯子綦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綦曰。道可得學邪。
曰。惡。句。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

東坡先生集

大宗師九

死之異哉。此乃爲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市
平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死一也。至此殺則道在我矣。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此二句。生不死。死實義也。殺生生字。生生下生
字。皆指知覺運動言。如告子生之謂性之生也。最是不受。大宗師之命者。故殺其生則不能知
覺運動。似是死矣。而神理常活。是未嘗死也。生。其生則能知覺運動。似是生矣。而神理已死。是
未嘗生也。○殺生。猶云其爲物。無不將也。無。死耳。不限定刑殺之也。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送也。
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此不生不死之物。於迎送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應
有所櫻觸。仍不傷字謚。是經幾許。磨鍊過。然後得成道。所以爲難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大宗師十

虛空也。參寥聞之疑始。悟虛矣。又須一
乃聞道也。疑始者

始也

而始也。有始也。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首者始也。以生爲脊。脊者中也。以死爲尻。考平聲。脊皆盡處。尻者終也。○三句孰能指行事言。孰能指行事言。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譬如自首而脊而尻。總爲吾之一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此子輿言止。此一句。曲僂發背。瘡上

有五管。

瘡

孔頤隱於齊。

同

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

音句溝曲也。贅項骨。句曲其項。陰陽之氣有沴。氣故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蹠蹠而鑑於井。蹠蹠蹠蹠行貌。○曲僂八句。三十八字作一句讀。本是歎一句。卽來鑑井。却夾敘八句。於中言如此形骸去。鑑井也。○又此八句。爲上爲此。拘拘。註脚。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句因以皆順乎。大宗師。○且夫得也。生者時也。失也。死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捐結之。爲物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師所在。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促。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輦往問之。曰。叱。避。句○喝其妻。無怛化。怛。驚也。人死乃由變。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而化。不立驚之也。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

乎。以汝爲蟲臂。

乎爲此至微至子來曰。父母於子。倒裝句法。言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也。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見前。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鏐。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耳。願世。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時解俱以此二句通。作子畢而寐。寐而覺也。觀此景象。便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意思。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物外。撓挑。戲。無極。虛。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猶寂。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治喪事也。或編曲。編次。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也。

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真人謂猗語詞即今字之類或曰歎詞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宣曰禮者天理之節文禮

天理矣○禮之意在反與○禮字絕方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無檢修而

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稱名之彼

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正遊方

之內者也遊於方域之外出世法也外內不相

及而正使女往弔之正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猶言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

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風水火

體之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

惡能憤憤然昏亂貌爲世俗之禮以觀去聲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正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自謙方內然已子

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順適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多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但隨分相安故曰魚相

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江湖不止穿池道術

養給生定蓋愈大則愈適也○言外見雖未

貢曰敢問畸人承上言如此則爲獨曰畸人者

畸也於人而侔合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

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盡進於知矣知者未必能盡言其

知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言喪禮不尚

貴但母喪大倫所關非他喪可比欲太簡而不

得故不免有居喪哭泣之事然無涕不感不哀

已得其簡之道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就字疑孰字之誤先

也言孟孫不知如何而生如何而死不知孰者

爲先死孰者爲後死也舊說就避就之就生

也後死也言不求生亦不求死也然愚若化爲

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虛無中已化爲此

物將來不知又化為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何物惟有待之而已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句正不知之化也言方將不化鳥知形骸之條易寫得化不化如風馳電掣閃爍不定才見造物運用之神○方將化二句即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卒莫消長意方將不化二句即上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意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段死之理言下節方貼其母說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彼字
孫之母管兩句駭形形既死而可駭也無損心
神常存也旦字乃神字之誤古神字作禮脫上
半存旦也郊特牲交於旦明鄭註讀神可証
安存之意情實也謂母之神常存雖死而實非

大宗師

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言如
此也言世人母死則哭孟孫亦隨俗而哭耳此
所以如此無涕不感不哀也○此段言生不必
過為分別人雖死而神常存且也相與吾之耳
孟孫氏之哭不過隨俗耳且也相與吾之耳
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過且世人之哭其母不
特母之為吾母未足為據即吾之為吾母何足
據矣詳下文○張本以吾為哭聲未知何據
且汝夢為鳥而厲同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然魚鳥而實
非魚鳥安知今在此講話者非夢為魚鳥而實
為真吾乎是則吾之為吾總未可據則吾母之
為吾母其可據耶○此段言吾實非吾何造適
知母為吾母此所以無涕不感不哀也

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笑適意事也然當忽然造活不待笑也及至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安不待安排也是適與笑自己毫不不能主也排而去化排字綴上排字來言由此觀之可見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按此三句頗費解惟此條最好但上下兩排字不得一律又多一層轉折矣造化二字愚欲作併意之事而適不及心中快樂而笑者之自然而適也待獻笑之人而後笑不及當可笑之時天機自動為其所推排而笑之自然也如此兩排字承接極佳但造適獻笑四字亦欠自然乃人於寥天一之如此乃入於虛空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益汝意而

大宗師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汝奚來為軼與只同語助詞言汝受損已多來此何益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黥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乎遙蕩閒恣睢自得轉徙變化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之失其美據梁土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不自據也皆在鑪錘之間耳皆在教者之庸詎知夫造物變化鍛鍊耳

者之不_也息_生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_也載_以隨_也。先生_{成者形體完成不殘缺也}。因黥剗_{字來}得_{言息之補之依然完成然則天今使我}得_{遇先生安知不載一}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_{直呼}宗師_{音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_{應轉遊字}。○不爲仁不爲義將堯舜仁義二已_{字打落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老不爲巧}。又陪說兩句。此段承上言不獨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大宗師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_{孫月峯曰忘仁義只是去是非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仁義之後。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_{總上二句}。同於大通_{猶太虛}。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私_{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_無果如是_{正也}。請從而後也。_汝宣曰。仲尼贊顏子語無一字是所謂大通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林西仲以同字指大通以化字指離形去

知_{○六道}。○在仁義不在禮樂。并不在形。知蓋此二段。又恐人誤認宗師特爲辨之。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_{促音}舉其詩焉。_{飢不能成聲}。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_{六篇安命卽順道也}。

大宗師

宗者何。人之生必有所止。始繼別之祖則也。師者何。人之學必有所從。受成我之德則師也。然皆其小者也。大宗師則道也。道至大無外。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然篇中多說生死。何也。人之不能盡道者。皆貪生畏死一念誤之。於是有挾養_{之術者}。欲與造物爭衡。而妄冀長生。詎知世無常存之人。而有不徹之理。若能遵道

而行與道爲體則天地之氣卽吾之氣。天地之理卽吾之理。道常存我亦常存。無所用其導養也已。此篇宣義公總評甚佳。然詞多不能盡載。仁取其大意而損益之。

子本義

論

應帝王應平聲言治天下之道在於無爲能狂爲乃應帝應王也。小篇言內聖此。

言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門下四不知。四問未詳。當是元默不可思議。無可容吾知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古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一字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謂有虞氏雖得人然醇性已漓未能超出於古之民也。泰氏其臥徐徐。覺于

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不知己非馬牛應非。

知情信。人有知多詐爲。泰氏則心知信實無爲。其從甚真。而不入於非人。

民雖喬野而天性常存。視後世牛馬有虞氏有心要人。雖得人矣。然猶繫於物。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泰氏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也。亦通。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經式義度。理之制度也。或乃於經字下人字句。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

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蚤負山也。夫

主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

經式義度。

經式義度。

經式義度。

正是正而後行。必自正其始命之理而後可確治外正而後行。行言治內也。與欺德不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素能其事。事不難而民易且鳥高飛以避鎗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邱之穴。以避薰鑿之患。知物各有其性。而會二蟲之無知。人反無知。可以欺德驅之乎。

天根名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事也。作預。言無預於我。之。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猶厭則又乘夫莽眇之虛。

之以出六極之。遊無何有之鄉。之。以處

壤垠。猶曠之野。汝又何帛。本音藝。法也。崔本作爲。更安。以治天

下。感子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自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行物徹疏明。物情透徹。理解通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老聃曰。是此於聖人也。胥易。如胥役之

技係。如技藝之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獵。捷

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獵。捷

也。繫牛名。一作狸。狗。一作狗。熊虎子。能執縶。縶也。以繩繫縛之也。三獸因有技巧。故來縶縶。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已志。化貸也。萬物而民弗恃。其民志。有莫舉名。似其功。使物自喜。但使物欣欣。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行所無事。○下段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商其吉。列子見之。而心。歸以告壺子。原作。鄭子也。

曰。始吾以夫子之。至矣。則入有。其便似已。壺子曰。吾與汝既也。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焉。此一層未能得道。言吾。與汝者。盡其文。而所以道與天。蓋其實。如衆雌。無雄。何能成卵。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如字一作。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此一

列子道之淺露。故人得而相之也。○此道字就列子所能言之。言汝揚其能以取信於人。人得而窺測之。○嘗試與來。以予示。聖王。皆是兩層意實一也。嘗試與來。以予示。聖王。皆是暴其所長。期民信。故天。下得窺其志。向以爲趨避。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

灰焉言其毫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藏文理於至靜之中萌乎

不震不正原文作不詭不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震動也正定也杜閉藏也德機生機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非無生意之萌而不動蓋閉藏之也

然曰不定則非終於寂滅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

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

權稱鍾喻應物所以有變動端倪所以有夢必主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示之以下壤虛在天下

下地上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無名象可言而

之閒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即上德機向富又

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不齊無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冲

之氣無所偏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莫朕猶言無朕也更好審為淵音盤也審原作潘

擬以一端鯢桓之審為淵音盤也審原作潘

鯢所盤桓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

九名此處三九淵詳列子鯢桓況天壤有

女也純乎止水則靜矣流水況太中莫勝也半

流半審得平衡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

不測之地也忽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以反以報壺子曰滅矣已

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才始出吾

宗性初也一絲未兆吾與之虛而委蛇太虛

萬象清空之境界也已也莊子救云彼提

自順其不知其誰何已也莊子救云彼提

定模因以為弟弟字之誤本弟同

顏末知何據今依列一草摩如草風與下波

誤因以為波流言彼足摸不故逃也然後

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謂得道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歸

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

相之矣紛然此則不復以道與世流人無得而

一以是終此喻帝王當退藏於密不可使人

宣日帝王以一身上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萬民

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覘候之

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若聖帝明王所在者。神所過者。比旋轉天下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目之哉。故君道如壺子可也。無爲各尸。無爲謀。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而遊。無昧。一毫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總括之。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平聲物而不傷。此段言道在虛。無爲。以通結上文。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野。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一竅。此獨無有。嘗言鑿之。日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宣茂公曰。天下一渾沌之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聰明智盡。元氣消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後皆鑿渾沌之竅。而致之死。者。皆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帝王相禪。一書儵忽。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帝因革之後。淳樸盡矣。解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

莊子未定稿卷一終

何東閣藏板

| | |
|------------|--|
| 莊子未定稿卷之二目錄 | |
| 外篇上 | |
| 駢拇 | |
| 馬蹄 | |
| 胠篋 | |
| 在宥 | |
| 天地 | |
| 天道 | |
| 天運 | |
| 刻意 | |
| 莊子未定稿卷之二目錄 | |

莊子未定稿卷之二

南海何如雁建則甫注

曾孫 曰璧編

受業族孫 松校

外篇上

駢拇

此篇言行仁義則失其性就傷於己說

駢拇枝指

駢連也。拇足大趾與次趾連為一也。枝指多出一指如枝然。

出乎

性哉

性猶生也。而侈於德。比於人所同得則為剩餘。按侈於性侈於德皆無用。有故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初則為

曰剩餘。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初則為

莊子未定稿卷之二

駢拇

利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五性哉。

五藏以行而非道德之正也。宣曰。老莊之見。從來是向道德而卑仁義。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用之指也。減贅疣。疑行。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明

引出聰明二字。蓋言仁言義皆自逞聰明者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

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這箇不是。多於聰者。亂

言這箇不是。多於聰者。亂

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

師曠是已。枝於仁者。義在其中。擢德塞性。標顯其德。

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喧以奉不及從不可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辯宅。纍瓦。結繩。

無用之語。如瓦之累。堆砌點竄。竄句。游心游蕩

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按字典。敝跬音卑。屑。用力貌。然則

當作毀。以跬。故此皆多駢。奇枝之道。非天下之

至正也。承上意。而暢言之。以見其非至正也。應非道德之正。一束。

莊子未定稿卷之二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實也。故合者不

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於去。駢枝上意。仁

之所有。此又添出長短二字。獨申一譬。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詳下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莊子故曰。此上四句。即鳧脰鶴脰意。因篇首言駢枝。即借替用耳。故下句仍用有餘不足字。然

篇首所言駢枝乃添設意當削去者此所言駢枝乃生成意不當削去者勿一例看去也替換亦有蓋謂短長自然之生成固不可替換損即駢枝本非自然亦不可增損也喻人性不能盡善而無惡亦當聽之○按此條今世之仁分析最精然語氣須渾融下乃詳之
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世之患所包甚廣如堯舜之所憂皆是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世以仁義可以富貴于是戕賊人性以為仁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段承上段而暢言之言駢枝手或有餘或不足而以決亂為憂人情乃然乃憂世之患者饗富貴者不啻決駢拇矣駢枝手矣而不以為憂意者非人情耶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同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若有導之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不可以人則仁義又奚連連貌相續如膠漆為損之也則仁義又奚連連此即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告子

以人性為仁義之意
○道德字又一點
夫小惑易方迷於東南西北大惑易性迷於天命之情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揭音喬揭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物外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以利易性士則以身殉名以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以家易性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籬即方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一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合強}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
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澁}
水之非吾所謂臧也。^{添味}一條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
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
朱。非吾所謂明也。^{滅辭一條}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
之謂也。^{按宣註。疑此是言味之訛。非也。不過疊句以點出性命之情耳。}任其性
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
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
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
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
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歸結}
^{道德通}
^{篇章法}
老莊尊道德而卑仁義。因渠原不識仁義。故
言仁義為駢枝。為多方。言決性命以饗富貴。
言伯夷死名。言殉。言屬。皆謂性中本無仁義。

為仁義者。不過殉名饗富貴。必致決性命而
殘形傷性。此正戕賊人以為仁義之說也。善
乎昌黎之論曰。彼所謂道德。離仁義而言之。
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安。足
以洞中其病根矣。世乃偏為迴護。過矣。吾取
其文而已。

莊子未定稿 卷一 駢拇六 本

馬蹄註闕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鬻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莊子未定稿

卷一

馬蹄一

七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跼跼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擗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

莊子未定稿

卷一

馬蹄二

八

肱篋

上二篇言仁義有害於人已此篇言仁義反以教民爲盜比前二篇又推

進一

將爲肱

音區腋下也又旁開物篋探囊發匱俗

櫃之盜

而爲守備則必攝整緘膝約囊固局鐸

也所以鎖篋

環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

揭也篋檐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鐸之

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

也

也當作乎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

聖人

卷十

肱篋

九

乎所謂聖者

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上是小事只

下論天下

國家須兼用聖字故用疊句引出聖字來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

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公簡

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

子有乎

乎字可刪

盜賊之各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

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守字比

是深一步然上節已有守字何以知其然邪昔

此節不過承上暢言之耳

者龍逢斬比于剖萇宏脰

音以剗子胥靡爛也

江中四句言聖人

之道無益於善人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

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此言聖人之道有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此句

得聖人之道不行

主句○頂聖

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

此段宣茂公謂聖知爲天下之害愚謂仍

故曰唇竭則齒寒

唇竭非以寒

魯酒薄而邯鄲

齒也而齒寒

圍

魯酒薄非以圍邯鄲也而邯鄲圍

之主酒吏求酒於趙

趙不與史怒乃以趙厚

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

人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也。而培擊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言事有相成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諸侯之門所爲者。人便稱爲仁義。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於大盜。揭舉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廿一字。雖有作一句。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此段歸過於聖人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也。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俗作。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

莊子未定稿

卷一

法篋三

主

盡毀也。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論議道德。擢亂也。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粘合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擿音例。折也。錘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獨拔一句。削曾史之行。鉗楊朱之口。攘除棄仁板處。皆活。義而天下之德始佐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者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三字。惕然。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莊子未定稿

卷一

法篋四

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言聖人之過。此言過在好知。以申明上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

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峭格音格植音植

施網羅也。羅落鳥罟罟兔罟罟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澤疑知詐漸毒漸音尖浸也漸猶言深害也頡滑舊註難料理也按詩

頡之頡之飛而上下也滑往來通利也蓋取
堅上下往來遊走不定難以尋其端緒之意

莊子未定稿
卷二
肱篋五
三

白解垢詭棄之詞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務外以求多知而不知求其固然而

易曉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知非人之非。而不知。素所謂善者亦非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

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足無

者翻飛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此段言好知則人心陷弱而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謹愍之民而悅

夫役役之倭于夏畦之意。釋夫恬淡無爲而悅。
夫噶噶同諄煩也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此段慨歎末俗

卷二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存也。聽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也。容之寬然。不驅之也。若治則以有心爲之。○按下遷字。固是容之於內。更兼圍之於外。不使遷徙。然已有大德。自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蕩。其能有之非用力也。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遷徙而失之也。其德也。是在。如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靜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悅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人大音泰。
喜邪。毗也。偏倚也。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調不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大以下。申言傷人之形。而不可以長久也。喜怒二字。卽苦樂二字。替身以其於毗。陰毗陽更切。故用之耳。四時不至等句。皆就人身心言之。傷人之形。卽不可長久意。或乃以爲喻。不可從。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高自詰責卓異卓驚疾猛。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

在宥一

在宥二

在宥一

在宥二

在宥三

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治天下之弊如。是。○何暇字妙。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去聲也。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鸞卷。貌拘束。倉囊。猶懷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句是起下。蓋尊大惑矣。然天下之惑。不但當時尊。惜過後便棄去。乃奕世欣奉之。而不忘也。○齊戒三句。正言過後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此段言天下之弊。更如是乃承上者致。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其也。猶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離其五藏。無擢顯其聰明。尸居

動而龍見。神采淵默。言不雷聲。聲名洋溢。神動而天
隨。精神方動。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至德薰
者之層累自就。此所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君子
以可以寄託天下也。而臨治天下。無爲二字
即在宥之訣也。究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
着精神。而萬物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善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以下形排下而進上。上

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

唯人心乎。莊子故曰。人心或爲人所排。則失志

上下無常。或係縛而進。或爲人所排。則失志

子淖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若刀劍。廉利劇

割。可以雕琢。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

海。喻其連。淵靜縣天。喻其動靜各殊。而總以儼

驕。不可係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擾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黃帝堯舜於是

平股無脰。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

爲仁義。矜鉗束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三代愈趨愈下。下有桀跖。上

有會史。上下以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

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德本大而而性命爛漫。靡喪矣。天下好

知。而百姓求竭矣。碑盡思慮。不能供上之求也

出。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三焉。寫繁刑。天下脊脊。不繁碎。大亂罪在櫻人

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

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堪言不殊死者相枕也。已誅斬

也。者如是刑戮者相望也。被笞辱者又如是。○

今日世犯刑者而儒墨乃始離跂。足攘臂。舉乎桎

梏之閒。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桎。楊接。摺。之管也。仁義之

不爲桎。桎。鑿。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桎。跖

嚙矢。響箭响馬賊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形容櫻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于今世。乃

不忍置口。於是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

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是不聞

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句問得是而下之所欲者却又非至道

之精精氣精以佐五穀使年豐熟以養民

人使疾不作吾又欲官陰陽得其職以遂羣生育萬物不特養爲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却民人而已爲之奈何純是治天下是帝之病處

廣成子曰而汝也所欲問者物之質也猶云未

蓋初問道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猶云朴散之餘○官字并

該取天地自而治天下揭明他治天下三字雲氣不待族

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

俟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翦翦瑣碎

味瑣碎以求媚於天下已將天下

元氣全然凋喪尙言至道之精乎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強相見也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之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四句言至道無視無聽安

抱神以靜內全形將自正此三句言遺耳目則神

五宮從念言內外交爲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

功也○三句又是總冒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

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神乃全也此項無視無聽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

乃長生形乃固也此項抱神以靜慎女內閉女

外多知爲敗三句總上作過脈語以起下如言

言體道我爲女遂徑往而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陽之原也原發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原發天地有官此言兩儀分職陰陽有藏此

互爲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物即道也○此言內

其根外交養如是則可以直到陰陽交會之原頭處

也○一說內外交養矣然道有陰陽而不可以長生

守汝身如上文云云則物將自壯而不可以長生

則遂於大明之上四句仍就工夫說便多我守

層折且於兩矣字語氣不合故不敢用

其一而處其和也我廣成子自謂也○即所謂原

言我如是故千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百歲而未嘗衰也

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此按

即貴愛其身也。即無解其五藏云云。也能如是。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矣。在宥之妙如此。何用治天下哉。○宣曰。本爲發明在宥天下。引此却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致中和。三箇字。天地位。萬物育。這便自然。更不消說。○須知莊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也。無窮。不己。而人

皆以爲終。則已。彼其物無測。無端。而人皆以爲

極。謂迹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

上見光。生則而下爲土。死爲腐土。今夫百昌。物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則與物何異。故吾將去女。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無窮。即上無窮。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同膈合一。而

當我而來者。我遠我昏乎。遠我而去者。我昏然

不知其來也。我盡死而我獨存乎。不知其去。皆不與物

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東海神木。而適遭鴻蒙。鴻蒙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自失。止。贊

然貌。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爲之奈何。與黃帝初。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

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而己。猖狂不知所往。而己。遊者。執掌以觀無

妄。朕又何知。按詩傳。執掌。失容也。言勞瘁不暇

所云。則勞瘁不暇。爲容儀也。蓋執掌只訓失容。北山

當以不爲容儀。解之。舊註誤。言執掌以觀。化舉

目間。但見真機。自動。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

而已。此外無有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

也。不能自在。如被放之民。不得去。願聞一言。鴻

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位天靜默之弗成。解

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噫

治人之過也。結到治人之過。與廣成子言自而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噫。毒哉。言害

僊乎歸矣。僊。僊。輕舉貌。言將棄雲將而去。雲將曰。吾遇天難。願

聞一言。鴻蒙曰。意。噫。心。養。言心當汝徒。但處無

爲而物自化。此句總領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倫者一味大同乎。滓滓與浩氣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解心之係。釋神之縛。莫然。坐忘之象。無魂。言如槁木死灰。全無動念也。六句乃無爲萬物云云。貌多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五句所謂物自化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五句又一收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問答意與前世俗之人。是言治天。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以寧爲句。所聞不如衆技衆矣。此二句頗費解。按下文謂獨往獨來是謂至貴。至貴則出衆矣。而曰獨往獨來。則於人之同異。何庸吾之好惡哉。今以出衆爲心。而時時有一衆字在。心中衆同則寧。不同則不寧。是則實藉衆力耳。故曰不如衆技。此即下文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之意。亦即易象憧憧往來未光大之意。○所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

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天下之見。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可以主。宰乎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有物。即上面以出衆爲心。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宣謂又是一層病根。誤。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乃真能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對也。問者爲配。處乎無響。以待行乎無方。感而挈汝適。復也。之往。僥倖。來。往。以遊無端。挈汝以往。或來或去。出入無旁。聲。日無始。無終。始。頌論形軀。又總形容。擬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何况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以下之觀無者。天地之友。宣曰。言大人一味因應。句句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字。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特留在此處。點破。無則無爲矣。無爲則在。有而已矣。○通篇正文到此已完。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伏難知。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

官治之是技兼于事。官之治由君臣之義明是。事兼於義。義明由于君正。是義兼于德。至于德。君德也。道。天道也。是德兼于道。兼于道。而此觀之。可見本天德以出治。則能盡天道。而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豈不是無爲而治邪。故曰。人卒雖衆。其主一也。○上以道觀各八句。言要盡道。通于天地四句。正言如是。故曰。古則爲盡道。技兼于事。則歸統于天道也。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一者。天道也。即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此節言君德在無爲。無爲者。天道也。故下皆言

夫子曰。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無爲爲

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

老莊說仁義原淺。不足深論。但平日

格擊仁義。此又欲明此十者不可解。不同同之

物本不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

而此萬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爲萬德成之謂

立。卓然循於道之謂備。衆善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外物不損其心。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無遺。其德完全。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之意。其德完全。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歸。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富貴。一不樂壽。不哀天。一不榮通。不醜窮。一不
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去聲。此申不以王天
下爲己處。顯顯則明。此申不榮通二句。○莊子
之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申不樂壽二句。○此言
可。不寬洪廣大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二句道

不動時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萬物孰能定之。猶云孰能知之。言道當靜時

不感則不應耳。如金石之能鳴。亦道也。非道則

無以鳴矣。然不考不鳴。誰能知之。若考則鳴矣

然則觀於金石而道夫王德之人。盛德能

之感而必通可知矣。夫王德之人。盛德能

任素而恥通於事。二句意。立之本原。而知通乎

神。即金石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考

鳴。故形非道不生。後有道而生。非德不明。有德於

生理。存形窮生。窮其所由。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

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道不在

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道又非

之。又深而能物焉。物皆從此出。神之又神。方矣。而能

之。又深而能物焉。物皆從此出。神之又神。方矣。而能

精焉盡事皆微。故其與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而虛能時騁。而要其宿。而能復。大小長短脩遠。一作遠近。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也。一說無所不室。似歇下語矣。○此節言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位境也。登乎崑崙

之邱。位之極境。而南望還歸。遺其位珠。南方明察之

境。不能久守。復望明處。而反所以失其位珠。位

者幽深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圓。轉不

滯。深藏淵海之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加

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索之而不得也。乃

使象罔。象則非無。象罔得之。非有非無。不斂不

得。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大悟矣。知

○此節言求道不在知識明察言辯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莊子故

無毀師之理。許由齧缺可以配天乎。言為君也

當作被衣下同。齧缺可以配天乎。言為君也

天。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垓垓乎天下

倒句。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給捷

法。應煩。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方且乘人而

無天。人心用事。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腸是

尊知而火馳。機謀急。方且為緒使。為細物。方且

為物絃。音該束也。為物。方且四顧而應物。不暇

○一作物應。言物未能忘我。下應眾空。言方且

我未能忘物。甚好。但嫌于四顧二字欠安。方且

應眾空。應之事求合其空。上應物。不過物來則

上。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能定。○應眾空

猶我為政也。此則為夫何足以配天乎。以上全

物所化。較上又甚矣。夫何足以配天乎。以上全

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

父。一轉半。治亂之率也。治亦倡於此。此面之禍

也。不可為。南面之賊也。不可為人君。○又全抑

任天者。不可以治天。與上節正相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

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

多辱。無稽之言。是三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

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堪讀。天

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同

○於治法之中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其言

曰離堅白若縣寓謂分析堅白之論若縣之天

字明顯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

山林來成思被繫而愁思也○按此數句與應

之誤魏晉人行草成字類來思字類田邱子告

也○自山林來爲人所捕而出山林也邱子告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不能聞不能

有首有趾具體無心無耳實則無者衆此輩有

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無狀道

皆存者世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

非其所以也道不有治在人有道以治之在於

夫自然之道可矣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

何用勞形怵心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入於天與天爲一也

妄生辯無適而非道矣何用

別哉

蔣閭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以試陳所言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貌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同

作

觀多物猶云將往投迹者衆莊子故曰帝王之

爲以若所爲猶人之高其臺觀德貴無爲而賤有

非人皆往而歸之投迹者衆矣此驢虞之習

下爲句言高其臺觀多其景物則往而投迹者

衆蔣閭勉翹翹同然驚曰勉也茫若於夫子

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

聖之治天下也搖蕩舞鼓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害道而皆進其獨志純一若性之自

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溟溟然弟之哉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

自然氣也然此處恐當之也兄弟二字奇創○溟溟

作渾淪無所據之貌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欲

○此段亦言聖人無心無爲而治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叩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望

叩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望

水若抽。數音如洪。湯沸溢。其名爲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居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采貌。目無精。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邱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貌。誇。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也。猶落。吾事。

子貢卑陋。愧惡貌。失色。項項然。自失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指孔。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疑當作彼。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入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爲是非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一。專一也。二。則雜矣。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將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漫此一節。似緩。漫欠緊切。

淳芒將東之大壑。海。即東。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所行爲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所恃也。儻乎之貌。迷惑之貌。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衣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上神者神上而日月之光反為所乘也。與形滅亡不留形跡也。昭一伯照昭曠昭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致極天命。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皆歸此之謂混冥。

莊子內篇

卷十

天地十二

乘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全麗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滿稽悟無鬼之言而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亦進一解。下暢發之。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進也慈父其色。然聖人羞之。按瘍。頭瘡也。瘍則禿矣。未能於無。後事矣。此二句喻有虞氏亂而後治之也。下三句則言其事之可羞也。藥瘍醫病是一類事。故以此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標直上。聳處高而無。民如野鹿。放適而無。拘忌之苦。端正而不知以臨下之心。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互相役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意曲從也。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唯諾媚也。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必然之理。難道不知耶。

莊子內篇

卷十

天地十三

乘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全導諛之人也。乃反不以為導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此極言導諛。世俗之不是。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廣喻令飾辭。修辭令聚眾也。聚眾附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坐如坐罪之坐。言此三。已居其名。是始終本末不相合也。上言道諛之非。此承言明知其非而偏躬自蹈之也。以人情大抵如此。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世人以為是為非者而有虞氏亦從而非之是與眾人通是非也是亦一眾人而已不亦愚耶○按此方落到正意前半皆波瀾耳○煞出愚字拖起下文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愚則惑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

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

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插一而今也以天下惑子

雖有所嚮神往至德之世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

入於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折楊皇琴二俗曲名○又

插一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於

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

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正而今也以天下惑子

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此段言天下皆惑已知雖有言亦無益也

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也究不推誰其比憂此言言既無益而又強

置之而不替他擔憂為妙○上厲之人夜半生

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醜

生子惟恐似己而已乃欲強所不可得而又成

一惑獨不慮其相似耶故不若釋之而不推也

○又帶一喻作結峭甚至篇似止於此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音激困

也。中顙氣從鼻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乖

爽五日趨舍滑心使性飛揚滑汨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

得也。夫得者困所得者乃可以為得乎。則鳩鴟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

柴其內舉三者以皮弁鵠冠摺笏紳修長以約

其外添出外面內支盈支拄於柴柵外重繆繆

院皖然貌在繆繆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

人交臂縛手扞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矣。上節結住全篇極峭而有不可盡之味此節意

弁摺紳下句則雙項內外用字似雜虎豹句與

鳩鴟句意重兇煞筆亦收拾全篇不住或是偽

作附記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明也。於帝王之德者。猶云無所不通也。其自爲也昧然。義無不靜者矣。無積。則是動而不止。却反說是靜。可知靜字不是寂滅之謂。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以靜爲善。是有意求靜。故急以一筆掃之。萬物無足以饒。有意求靜。故急以一筆掃之。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

水靜則明燭鬢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明更不待言。聖人之心靜乎。苟既靜矣。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其明也如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知天地萬物。秋水澄胸。更何勞須。此便是。要落出無爲之胎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將靜空演。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休則虛。虛則實。俱涵實則倫矣。此層由休落出虛。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此層由虛落靜。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責在任事者。

矣。照下臣子任事說。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此層從靜落無爲。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不能居。年壽長矣。止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其恬淡寂寞四箇字。只算靜字下形容到無爲之字。○林西仲曰。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時原未有物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何但天。卽萬物之紛囂。亦本乎此。此處伏一本。○林西仲曰。此又言萬物就靜而能應時言之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主。以此處下。佐聖素王之道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

海山林之士服。○事也。陪。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節極贊。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虛靜無爲也。此之謂大本大宗。伏本。與天和。去聲。言與天爲徒也。者。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此則有心於爲。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其自自然然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

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申明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理而行其死也物化。

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波取動意。一層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不怨天無人非。不尤人無物累。

超然物外無鬼責。合其吉凶。二層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承第一層其鬼不祟。無怨其魂。非故

不疲。無責累。故一心定而萬物服。承第二層言以虛靜推

於天地。應轉天地之平。二層通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此之謂天樂。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以心畜天下。何用有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

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

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總收上文。無爲之妙。如

此。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體統

言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

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設。施言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筆。將無爲與有爲分別權衡。

一直趕下。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迂。正大明確。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落同絡。不自慮。包絡也

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

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

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

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

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法也。教

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比。例詳治之末也。鐘鼓

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就有爲無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觀此二句。可

把禮制一切屏絕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重耳。君先而臣從。父先而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先而末從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有萌區有

狀區同勾樂記區萌達鄭註區屈生也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機氣

變化之流行也四句言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此言天地聖人皆有秩序則

本末之有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

非其道者安取道從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虛靜無為是也而道德次

之道德不過天所賦予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不過道德之緒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分官守也分守

已明而形名次之物象名稱○形名已明

而因任次之因材任職○因任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行省心○原省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是非不過定原省之衡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

報非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安各處貴賤履位履

其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如下襲水土之襲因也必

分其能任事必由其名循名以此事上以此畜

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於復

虛靜無為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故書曰有形有各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自天至

五變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至賞罰驟而語形各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止可受人安能治人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

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節反綴上節意○以上言無

為有為本末先後之辯如此一篇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敖傲同無告不廢窮民苦憐也死者嘉孺子而哀婦

人婦寡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本無為以

寧安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皆本於自然者若字堯曰然則膠膠擾擾

乎自謙已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

以下莊子之言。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非莊子手筆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當是欲觀藏書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室各史官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反覆之。十二經。六經六緯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同漫。汗漫也。與要字對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同幾乎後言。猶言末後一層道理之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有意無私。即爲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也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同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亡子。亡失之子也。夫地有常云云。是子未嘗亡也。何用力意。噫。夫揭仁義以求之哉。大意如此。舊註不是。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一 天道七

子亂人之性也。數固有字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百舍。旅宿。重跼。足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此句難解。林西仲曰。食有餘而棄。其妹不養。不能親親。故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其不仁。却將不仁夾在中間。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以私心議之。是不正也。今則卻其私心。而心正矣。何故也。不自知。其何故。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及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我亦自謂之牛。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服事也。吾平日常常如是。但因物順應。非有心以爲事。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前貌。不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異。而目衝然。突目。而頰頽然。頽。上聲。貌。而口闕然。虛張而狀。義然。毅。似繫馬而止也。其心仍是動的。動而持。強持。發也。機則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一 天道八

其迅如機。察而審。同察而知巧而觀於泰。特知而期必中。凡以為不信。不信此十者皆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兩國交界處所謂之邊竟。開闢寂靜情以啟釁端者。故名為竊。今士成之狀貌志氣如此。是詭詐妄動。無事而生事之人。與邊竟之竊何異。收筆峭勁。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於外之德。神之中有主。故末學不能搖。夫至人有世。世字即天下字。不亦大乎。

莊子未定稿

卷一

天道九

聖

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楸。同柄。言天下之有柄者皆自待其柄。而思而不與之偕。不與衆審乎無假。審知之至。妄之而不與利遷。利而遷移。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字與上定字應。○本者靜虛無為也。守本則心定。而仁義禮樂之末。不足以搖之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

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之言同。此類耳。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指道之情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

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莊子未定稿

卷一

天道十

幸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就輪。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澀而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平聲。其不可傳也。句死矣。頓挫。唱歎神味也。字作者字。便索然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粕已夫。此二節言書以傳道猶不足貴。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末九變者。爲也。王天下者可以深省矣。

宣茂公曰。前面要說無爲。先托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托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不知靜非寂滅之謂。靜中有動。雖動而實靜。三句動靜畧改一機。非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既出靜字。又添出虛字。靜之功所由入也。夫然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說無爲。又非掃却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之所以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迤邐說去。只要明得本末二字。除却靜虛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層落下去的。愈到下面。愈落得粗了。道之次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者。可舍所先而逐所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舜

聖未定稿

卷十一

天道十一

聖

問以下都是引証。又按莊子故。謂自起手至孔子西藏書節。都是偽筆。亦自有見。

聖未定稿

卷二

天道十二

聖

天運

天其運乎不旋轉地其處乎不卑靜日月其爭於所乎同道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相逐孰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主張綱維施居無事則不能有事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猜二雲者爲雨乎雲解而雨者爲雲乎雨升而孰隆與雲施雨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之雲雨乃陰陽交和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方北問二句莊子未定稿卷十 天運一 畫

皇

商宋也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此仁之一端非至仁也故下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尊仁此非過孝極孝之言也不及孝猶云之抑考此非過孝極孝之言也不及孝猶云之言也轉筆又特顯出孝來蓋子所言之孝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是何也則莊子未定稿卷十 天運二 畫

去之遠也喻俗所謂孝與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至仁相去極遠以愛孝難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我能忘天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故曰以下乃逐層推出極乃愛敬之小孝耳何足以夫德者即有道者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則膚淺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猶德者也皆爲之名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猶棄也至貴在我

何有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至願名譽并焉。
於爵在我。何有於各。三句是以道不渝者。皆
以明上八者之不足多也。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也。至富也。至願也。
○一說并者。兼而有之也。論作論言。道能并也。
孝弟八者。故他物不得而踰之也。亦通。○此節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
未又將仁孝抹去。又於仁孝外添六個字。以
見一節之名。俱不足多。止要起出。道字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也。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二句形容惑。○懼者駭聽。怠者
息心。惑者忘己。真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宣曰。聲音本平
人心。愚謂樂以
莊子未定稿 卷十 天運三 重

分外醒發。○此二句皆註連上七句為一層。以
韻讀之。極是。然愚謂此即昌黎劃然變軒昂。勇
士赴戰場意。與下六句皆其卒無尾。而終其始
所以使人聞之而懼也。
無首。忽然一死一生。一聲死。則一債一起。一
債。則一音起而繼之。○上一盛一衰。四一字。乃
平列之詞。此四一字。乃相繼之詞。不得一例看
也。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如是者。常無窮盡。更
言其無端倪。無停滯。縱橫變化。非女故懼也。
復恆境。○愚按以韻讀待疑作恃。女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無不主故常。
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隨處充滿。塗卻聰明也。守
愈新。
莊子未定稿 卷十 天運四 重

象人事。如始徵之以天。律與上天
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
而北出之類。徵之以天。取聲氣之元為主宅。夫至
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四句乃作樂本旨。
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
五常。應之以自然。夾入至樂者一段。將所以如
之德。應之以自然。此作樂之旋覆解一遍。乃層
層相問。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五
之法。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五
而廣奏。萬物循生。眾器象萬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有條。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陰陽相
氣和合。當其交動。光輝盈溢也。○此七句乃始
作之時。眾音齊奏。紆徐悠揚。光景尚未說到。使
人聞而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動因而震之。

神。一心以物為量。去聲。叶平。○此言樂之盈滿
於人之耳目。而守於人之神明。以物為量。言因
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阮。就地言。塗卻
守神。就人言。以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滿之中。其
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滿之中。其
聲又悠揚發越。其名又高明正。是故鬼神守其
幽。安日月星辰行其紀。順吾止之於有窮。止乎
不得。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子欲慮之而不能
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三句
頭不儻然貌。無依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及。無所用目。知疑衍。窮乎所欲見。無所用力。屈乎
吾慮也。

所欲逐吾逐也吾既不及已夫即欲從末由意

然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形雖充然而四虛無

心形充塞也似當從此解女委蛇故忘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曰

命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相逐林樂而無形林然共樂布揮而不曳

布散渾酒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動於無方不用

測居於窈冥容其極神盡化或謂之死或謂之

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人莫得行流散徙不主

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世疑此樂考於聖也者

達於情達於樂而遂順也於命也順於自天機不

張而五官皆備元神不動而五官效職以況不

備具此之謂天樂然之心自無言而心說不容言

自豫也聖人如此作樂之妙正與此同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妙處無而故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神為之爽吾又次之以

怠怠故遁心力疲委卒之於惑惑故愚倘悅自

若避去之

知愚故道無知則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此段即

道而併及求道之妙訣在於愚也中庸明道而

言鬼神及鳶魚等項無非是道莊子之書正此

意也大約言道有倫有要而實無端倪無停滯

充滿辯塞而欲從末由無形無聲而令人眩惑

故即樂以形容之不是忽然論樂也宣茂公則

專就求道者說其言曰懼之為崇也乍逢蕩滌

陡然一驚是為根震動之第一鑪錘也意之為

通也天真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

關鎖也惑之為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

進自然之火候將到也又曰此段引來止為一

箇愚字何也愚故道也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

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按此評

絕妙但單就求道說則止取懼怠惑三句又單

重愚字餘俱閑文矣若以樂明道則通段語無

泛設則以論道為主而併及求道之意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縛草爲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

也篋中以文繡外包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

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草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即

意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言此人不是做今

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

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是非其昧邪。第一層言陳迹不足用也。○一喻。夫水行莫如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
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古之於魯。今之是猶推
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二層言陳迹不足用者。以古今時空之異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
人。三層言因時俯仰。則無咎。○三喻。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不矜也。矜也。尚也。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
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四層言古來帝王皆因時
○四。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
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
公也。五層言不順時宜。其弊必致毀裂也。○五喻。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顰。同顰。蹙眉而視也。言顰於其里也。愚疑其里二字衍文。下同。其里之醜
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
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六層言先王所以美者。不在陳迹。而深歎人不知也。○六喻。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應轉首句作總結。不是單頂第六層。○此段言道不在乎陳迹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
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數足於五。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
二年而未得。陰陽歷十二年。故云十二年。老子曰。然使道
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
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
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求道
陽度數。遂以一切粗迹為道。問之中心。其實茫
然無據。是中無主也。如是。則外人之理。不能止
於其外。無正而不行。中既無主。則無以為正人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此申外無正
故人不受。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

中無主而不止意。○隱藏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也。聖人不以藏之於心也。仁義皆道之粗迹。而留致名譽者也。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見也。見之者皆將吹求指摘於我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假無也。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借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此取其真。即取精遺粗。意。○此則中有主者。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陪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陪親權者。主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動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於理一以闕其所不休者。明於逐物。是天之戮民也。與采真相反。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具耳。○正人之惟循大變。無所湮者。與變化相循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乃正以正人。此即上文外無正字也。○此申明上文意。其心以爲不然者。上所言爲天門弗開矣。○此是外無正而不行。者。○此段言道不可以形迹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門方易位矣。○一喻心。蚊虻嗜膚。則通昔

同不寒矣。○二喻心。夫仁義憊憊然。乃憤也。吾心亂莫大焉。○使人亂心更甚。於昧目嗜膚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不失其質。吾子亦放。同風而動。總德而立矣。歸於自。又奚傑然。用力若負建鼓。大而求亡子者。邪。三喻。○言不須用力也。○夫鵠不日浴而白。以上言仁義徒苦於己。○本質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本質之美惡。皦然。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譽之爲仁爲義。於性分亦無所加。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承上言以仁義亂

其本然。不若相忘於道也。○此段言仁義總屬形迹。不若相忘於本然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嚼。○合也。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也。○箕坐也。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

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同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天子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朴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殺並去聲。隆其親而民不非也。舜而殺其所當殺者。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

之尾，鮮見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作僂孔子謂老聃曰：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字可自以為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同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定睛而風化。生子也。鴟水鳥，雌雄速無迹，故三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者皆言風化。化而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曰：置爰之類。自為化牡。此三者皆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真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苟得於道，無目而不可感通。失焉者，徒守其陳迹，無自而可相對。如面牆矣。○觀物化之以神，則道之不可在迹可知矣。道不在迹，而徒守六經之陳迹，欲好主以爲用，不亦難哉。

故曰聖人休休焉。一作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節承言平易恬惓則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古。已過循天之理。自然。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于信矣。而不期。無心于其不夢。其
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此節申言虛無恬惓。則德全而神不虧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腐濁。天德之象也。靜而日運。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句約畧。括上四節。此神之神之道也。歸到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其名爲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數。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主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說聖人結是親切醒世語。
宣茂公曰。先將五樣人排列。然後遞入聖人。五者乃更不足道。接連用六個。故曰寫聖人之所以爲聖。未引野語。結見凡人各有所尙。惟聖人爲得所。宜尙耳。○恬惓寂寞虛無。無爲。是聖功要領。養神二字。則其主張也。貴精體純素。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按此篇

語多與天道篇同。而少波瀾色澤。或疑其偽作。不爲無見。而較之他篇之膚淺庸俗者。此猶爲勝之也。

莊子未定稿

卷二

刻

三

莊子未定稿卷二終

何東閣藏板

莊子未定稿卷之三目錄

外篇下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莊子未定稿

卷三

目錄一

一

莊子未定稿卷之三

南海何如建則甫註

曾孫 曰璧編

受業族孫 松校

外篇下

繕性

繕也。治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性欲復性之初也。俗學反滑亂也。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明非思不以障性。滑也。學思二者不可偏廢。致明復初。思一。串事所惡者俗學俗思。俗學俗思即下附。

之以博也。謂之蒙蔽之民。反起。

古之治道者。猶學以恬養知。恬靜中養出知也。從所謂定能生而無以知為也。以生者知覺運動也。生慧也。自用之知與上知謂之以知養恬。承上言俗學字。有天之知與上知。謂之以知養恬。承上言俗學此是以古之學道者。知私知之害。事故但從恬靜中養出知。慧來若後起之私知。則不用之也。有知。便不是俗學俗思矣。此三句為上半篇。

網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性從恬靜之慧之性出。由體說。夫德和也。道理也。然則氣道者。條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和不愛有理。分明。

條理則義明。義盡而物親。至忠也。實有中純實。無不安。義明。盡而物親。至忠也。實有中純實。而反乎情。得其樂也。信行容體。行此忠實。而順乎文。而有自禮也。由知恬交養而仁義忠禮。然節文。禮也。樂之皆備。則以之治天下。不治矣。無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則若止用禮樂。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申天下亂句。言彼有彼之德。己有己之德。彼之德本無不正。而偏行禮樂。強之使從。我是蒙以己德也。人各有德。不能相冒。豈有不失其性哉。冒字從蒙字來。此段論理當如是。是一篇。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知不用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物我同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天下皆復其性。不用知。便非俗學俗思。此段言古人不用知。而天下皆復其性。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燧人伏羲。始為天下好觀。在宥篇可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源也。渚。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天舍。

性。用心與心。識知。因而不。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此正俗學俗思之弊。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惑亂便是不能致其明。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此段言後世用知而天下皆失其性也。初然不致明。何以復初。二者原一串事。看始惑亂句便明。不得謂以上單言俗學。下乃言俗思。如宣茂公之謬也。詳見總註。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蕩。道喪世矣。以非道喪世。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風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有用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淳古之道無

世未定

性三

主

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聖人即栖皇皇不其德不顯。終無益于世。蓋凡隱非自隱。世不我知。不得不隱也。觀孔子之于春秋時可見。此節承上轉下。文情絕妙。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至一即上文至一之世。而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無形迹也。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窮德言恃知則傷于危。然處其所而安也。居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不是一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此言古之隱居而存身者。反其性是也。蓋自有其樂也。其樂維何。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無所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然而來也。寄也。

世未定

性四

四

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圉。拒也。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既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之未嘗不荒也。志荒于外。此言大行不加正。樂之乃宣。茂公以繁情。軒冕為俗思。或因之謂此等人人品太卑。不足挂齒。莊子未必臨深以為高。疑為偽作。皆未細細玩味通篇之主意脈絡。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結首者。雖是分串說。不謂之倒置之民。是以倒置。得平看。此篇言人不可失其性。而極言用知之害也。

上曰物必失其性。曰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曰反其性已。曰非性命也。曰失性於俗。頻頻提唱。皆言性之不可失也。曰在混茫之中。曰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曰心與意識。知曰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亦頻頻提唱。皆言知之不可用也。然世之失其性者。皆由于用知。用知者。俗學俗思是也。俗學俗思。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是也不能致其明。因以不能復其初。此所以失其性也。細分之。自起手至物必失其性。爲一段。是通篇總冒。言人當知恬交養而致其明。而復其性。則有體有用。盡其性。卽能盡人之性也。古之人至無以復其初爲一段。乃引古人以証明上意。而歎後世之不然也。由是觀之。至未嘗不荒也。爲一段。言世道旣衰。賢人隱處。然身雖隱。而至樂存焉。所性分定。雖大行不加也。未三句。則總結全篇。脈絡井然。乃宣茂公則以上半爲俗學。下半篇爲俗思。夫俗思本欲致明。

豈縈情軒冕者。可以致明邪。其諺不待辯而自明矣。再分之上。截是治天下不用知。下截是隱處不用知。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百川皆灌注於河。涇流之大。兩

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水濶岸遠。故望之不辨。故是河伯

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自謂大觀。順無過此者。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北海之北。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神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道理萬端。僅聞得百件。以為莫己若

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

至於子之門。則殆矣。于所見。吾長見笑於大方

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空穴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

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汝出於崖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

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間海出水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

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也。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

間也。不似壘空。同孔。壘石之小穴也。在大澤乎。計中國

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

之萬。人處一焉。此以人與萬物較。論人為萬物之一。人卒也。盡九州

言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二句言九州

盡人也。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二句言九州

當作處一焉。言九州之大。盡是人。我不過九州

已字。處一焉。中之人之一人。此以已與九州之

人並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五

帝之所連。屬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

土任事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各仲尼

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第一段。言學道人不可自足。須要見大。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下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二字提。包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

始無故。四句皆就物說。量。局量也。以為大。更有大。以為小。更有小也。時。物所值之時也。更有時。物所值之時也。分。無常也。物有時而盈。有時而虛也。終始無故。物忽而死。忽而生。是故大知觀於

變。化無迹也。總是言物之難知。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遠近一視之也。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明也。今故。同故。遙而不悶。不致而悶。援而不
跂。不以近可。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
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
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
不若其所不知。所知甚少。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且人生不過百年。而開闢至今。不知幾
耶。以其至小。之知。求窮其至大之域。無窮之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終無。由此觀之。又何。以
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二。以言物量無窮。原是難知。
孰爲大孰爲細。則天地未必
是至大毫末未必是至細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毫末不足以
至精必極。是至大必極。於不可圍。
也。是信情實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蚊目不見。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即上
泰山之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即上
小之微也。至。小之。同。即。大之。殷也。故異
便。惟其小之至。故大不便於視。小。遂以爲無形。
大。遂以爲不可圍。此勢之有也。此勢。夫精粗
實則猶可圍也。

者。即小大字。因上精小之微句。故易之期於有
形者也。以其猶在形迹上。論也。蓋有精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所謂無形不可圍者。必極之數所不能分。可以
言論者。物之粗也。既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致。亦不可以言論。而尚可以意。言之所。不
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於害人。不多仁恩。雖不害人。亦不
動不爲利。不賤門隸。雖不求利。亦不以仁恩自多。
爭。不多辭讓。以辭讓爲美。不事焉。不借人。不多食
乎力。力者。事不假力於人。亦不以自食其
不多辟異。不爲異。亦不爲在從衆。不賤諂佞。自處
亦不以阿附。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
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聲無臭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何至又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

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即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以

差觀之。凡物大小。意可見貴賤之無常也。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

之爲梯米也。知毫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略矣。

可見小大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

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

而遂以爲有功。則萬物莫不有。因其無功。而遂

以爲無功。則萬物莫不無。可見功用之無常也。

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功

分之無常。定於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之言。非

謂功分有一定也。○有東不可無西。有西不可

無東。有有功者。不可無無功者。是則有功者未

必貴。無功者未必賤矣。故曰功分無常。○上云

貴賤大小之無定。又恐人以物之有功者爲貴

無功者爲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添此一層

以趣觀之。趣向就人於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堯以桀爲非。桀則趣操睹

矣。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

所向爲貴。所不向爲賤。故又找此一層。昔者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

未可以爲常也。收歸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則小大可知。○下文又廣言之。

梁麗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驥騏驎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

也。鴟鵂夜撮蚤。也。察毫末。晝出瞋目。張而不見

邱山。言殊性也。有三項。皆言物各有所長。各

有所短。以況貴賤有時也。故曰。

蓋同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俗語是未明

如此。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貴賤。是猶師天

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

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

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四段言道體原無小大貴賤。其有小大貴

賤之倪者。世俗之見。非道體之本然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趨舍。

吾終奈何。問既無貴賤。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猶汎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拘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更謝而施言無定也無一而行
與道參差執一則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絲繇同油平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無所偏用其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拘
承接扶翼無一無方之德也嚴乎三段言乎其無方也兼
懷三句總束上交惟其無方故萬物一齊云云
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現成之形不
無終始故物雖有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道
生而其成不可恃固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道
無終始乃物雖有死生而其現在者年不可舉
不可恃一虛一滿其形本無定位也
莊子不虛篇 卷三 秋水七 主
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何也去而不可
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追者年也流而
盈虛如環無端終則有始也是所以語大義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
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自化道本無方與為無方將自化矣尚何辭謝
則為不為一齊放趨舍之足云○五段言道既無大小貴賤
止是無方自化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疑既無方則可任北
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不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也之
也非犯物而言察乎安危未至則寧於禍福已
則安謹於去就則慎其行莫之能害也乃自全
其分謹於去就則慎其行莫之能害也乃自全
也故曰天在內於天機藏人在外於人事著德在干
天德在此知天此字疑衍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德踣躅而屈伸與時反要而語極此段言無
道之自然而言乃學道乃能之非
任意而行之謂也何言道不足貴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自然落絡馬頭穿牛鼻是謂人造故曰無以人滅
然落絡馬頭穿牛鼻是謂人造故曰無以人滅
莊子不虛篇 卷三 秋水八 高
天無以故滅命天無以得天殉各謹守守此
而勿失是謂反其真七段言自然者是天作爲
也○故滅命得殉各皆以人滅天也命即天理
得即天德故即人心名即人事蓋本節只
自動魚樂亦然與牛馬四足正同
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憐愛也
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音審綽行而行予
無如矣倒句言無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
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皆天然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衆足無足，皆天機之動，何可易耶。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似，有形。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鱗，音秋，同躡，蹠也。風所吹之物，爲指所按，足所踐，則不能吹之。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使去故皆曰：勝我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天機莫爲，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莊子·齊物論

卷三

秋水九

七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心目二喻，不着疏解。林西仲謂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其論固甚妙。然莊子意在發明天機自動之意，心與目固無煩贅說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問便。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

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作僞。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泯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

莊子·齊物論

卷三

秋水十

其

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埴之畫乎？音喚，壤也。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井，赴水則接腋兩腋，持頤水浮，蹶泥則沒足滅跗，足還顧也。同。軒，音寒，井兩顧，蹶泥則沒足滅跗，足還顧也。同。軒，音寒，井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足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告龜以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音惕驚貌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蛇名蟲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利口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莊子方趾初買切而登大皇地。天無南無北。夷釋猶達然淪於不測也深。無東無西。始於佺冥釋猶達。秋水十一

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此段亦淺且持竿不屬而義不屬亦是僞作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又與言何也。兼與上下文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現在往見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何用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聲恐奪其食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此亦淺四段疑皆後人添入耳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濠水橋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

之濠上也。言女之所云是明明知我之知魚之樂而問我安從知之耳若我則於濠上親見其出遊從容而知之也此正答其安知安字○惠子安知二字連讀謂莊子之不知也莊子則以知魚之樂四字連讀而以安字另讀舌鋒犀利奇妙極矣○此段亦言天機自動故樂○結到天機自動正上文何爲何不爲夫固將自化之意

此篇第一段言學道最忌識卑要見大第二段言物量無窮人之所知有限不能定其爲大爲細不可大天下而小毫末第三段又進一層言不獨毫末非小即無形亦非小不獨天地非大即不可圍亦非大以其有形也若

莊子

養生

卷三

秋水十三

支

道則無聲無臭不期精粗焉四段言道無精粗則無貴賤其有貴賤皆物情世俗之見耳五段言道既無精粗貴賤則學道者爲不爲一齊放下無方自化可也六段言無方自化乃天道之自然非任意而行之謂故必學道乃能之故道足貴也七段明天人之辨夔憐蚘及末濠梁二節則天機自動之樂也若圍匡四節愚心不能無疑焉故別之爲僞以質高明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反喚言有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止就至樂卻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出故下只用帶說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但不知人之趨舍何如耳○虛提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招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莊子

養生

卷一

支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去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勤也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憊憊久憂句不死句何之猶其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稱其善未足以活身爲名受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似乎不善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能救人之危又似是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卑身也言諫君而君不聽當卑身

循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然則到底不足為善。○此條文法又變。○尊此四者原為圖樂而活身。不知反以苦其形。不足為樂。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誣然。專確貌。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言並不果有樂無有哉。俗之所樂足經意。無可樂也。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轉筆疾妙。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上句主下句陪。同是成語。故並引之。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為樂者。雖然無為可以定俗。又以為苦。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為的。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俗樂是。下言其故。無為幾存。則無為之為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天地萬物皆化。芒乎芴乎。音荒。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並育並行。不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轉入無為。方是至樂。○無為直與天地同體。幾存之云。猶婉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為。是天地不朽之真理。活身幾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而耳不是。

說以此長生也。看下文。純是打破死生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鼓之音。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也。子。句。老。句。身死。句。不哭。句。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槨然。槨。牛斗斛一物。橫於胸中。如斗斛之槨也。史記。臣愚不槨於王心。淮南子。勢位爵祿不足以槨志。解作感觸。經心。其意亦同。或改作。察其始而本無生。覺。運。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嗷。音吐。公羊傳。嗷然而哭。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虛。墓也。墓在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黃帝會休息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楊柳也。柳多癰腫。其意當作蹶蹶然。安。故以為癰癰之喻。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即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生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如塵垢之集耳。生。謂身之所生。如

傷痛之類是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冥伯而化之。物化而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亦大化之及耳。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樓。死。人首骨。髑髏然有形。髑髏。白。骨貌。

撒以馬錘。撒。音窳。力擊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

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

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

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授髑髏枕而臥。無夜半髑髏

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凡子所言皆生

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

之事。縱然縱逸貌。一作泛然好。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

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一無將字。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

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此二節皆看破生死

生死時安死。生時之情既盡。則無爲當生而憂

死耳。此莊生之旨也。時說莊生樂死惡生誤矣。

○按此段無甚意味。疑亦僞作。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

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邱甚善之曰。褚布小者

不可以懷大。綆井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

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神

人之惑。則死。將加人。以刑。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迎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

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饗。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

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

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猝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句其

好惡。故猶本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能強之使

同。

一不同其事。事不能同。故名止於實。各隨義設
於適。所安是之謂條達。無所而福持。○此福堅固
生死之當看破者。以命不可損益也。取
意全不在遊說人主上。○此段疑偽作
列子行食於道。從按原文作從者見云云。今刪
盡。今當衍文矣。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
惟子與汝知而也。汝未嘗生。未嘗死也。一三三
此不死不生之理。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若汝
茂公註。養。即中心養之養。憂也。此說正與上
歡字相對。汝死不足憂。子生不足歡也。以起
下種。有幾。死。原本下有若。為。四。字。○將言通
文。死。通生之理。先活提此句。以發端。猶
舉以例其餘也。得水則為鼈。音繼。言人死而
水而。塵塵相牽。如絲如得水土之際。則為鼈
之衣。色。在水土相交之際。得土氣凝為體質。其
為水鳥。詩所云。言采其黃是也。鼈與生於陵屯
蟻依其下。故曰衣。○按此即水苔也。生於陵屯
則為陵焉。詩。苔。生於岸上而有水土之異。蓋
鳥得鬱棲。則為鳥足。草鳥足之根為蟻蟻。根
化。其葉為蝴蝶。葉所化。名。又化而為
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蟲。質多蠕
無壳。其狀如剝脫。名為鵲。掇。千日為鳥。其

名為乾餘骨。鵲。掇。伏土千日。化而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乾餘骨吐沫。斯彌為食。醢。蟻。故。名。願
輅生乎食醢。願。輅。又生九。輅。黃。輅。况。生。乎。九。輅。
九。輅。生。黃。輅。也。輅。生。乎。腐。蟻。腐。蟻。生。皆。輅。也。
黃。輅。又。生。腐。蟻。輅。生。乎。腐。蟻。輅。生。皆。輅。也。
類。羊。奚。草。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羊。奚。之。根。合
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生。程。青。寧。形。似。刺。蟬。若
青。寧。果。為。蟲。則。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也。生。於。機。皆。入。也。死。於。機。不。窮。則。死。無
足。憂。生。無。足。樂。可。知。

宣茂公曰。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人所同
尚也。但俗所為樂者。形骸之享受。勞攘圖之
而不知其未足為樂也。學道人所為樂者。性
情之恬愉。無為逍遙。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
獨怪吾以勞攘為困者。俗亦以無為為苦。何
也。則有生一念。為之累也。莊子妻死三段。將
生死關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則
生死關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說得
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

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淨盡矣。生且不有。尚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蓋欲急醒迷途。與之至樂歟。

莊子集注 卷八 至樂八

達生

達生之情。實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益。以用也。無之所無。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數之。以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數之。待盡。無計。暫留。故曰。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之養奚足為哉。命。即生之筆。達生。達命。並言。而下單言生字。○起用正筆。次用反筆。以明之。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既在世。難。夫欲免為。去。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坦途。正。則與彼造。更生。更生則幾矣。一層。○與造化同其。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二句詰。問之。詞。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二層。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二氣合。則生物形。散則成始。散於此。為生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賴。其參贊。○二層。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之耳。

莊子集注 卷八 達生一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行地中蹈火無礙也。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是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是也。純氣者。先天之精。非知巧果敢之列。此則意見塵滓不容者也。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音者。皆物也。有迹相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先者未始有物之際。是色而已。終爲迹相而已。此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知巧果敢之所務者。乎無所化。此所謂先也。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窒不熱不慄。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守中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不遇。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與天地合也。以通乎物之所造。求至乎先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同。物奚自入焉。神全效驗如此。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性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藏神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

莊子集解

卷三

達生三

三

不折。鏹。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無心。故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心故不傷。不開人之天。知巧果敢皆而開天之天。但由其自然之門。開天者。德生。有德開人者。賊生。物入害之。不厭其天。常依天德。不忽於人。慎防民。幾乎以其真。庶幾神全而反真。此言養神之妙也。神載於氣。而汨神者。亦即氣之反者。既將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下從純氣相。夫落神全。由神全落。不能入之。故復讎一節。言無心而循明神全。物不能入之。故復讎一節。言無心而循自然之天。則天下均平。各安其天真矣。開口知巧果敢四字。正開人之天也。純氣之守。則開天之天也。之天。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曲背人也。承蜩。持竿猶掇之也。如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蜩前一截功夫。吾處身也。若槪株枸。槪。樹也。株。枸。枯木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志專如此。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又覆明之。何

莊子集解

卷三

達生三

三

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癢丈人之謂乎。東坡定爲疑於神，妙甚。然考今本列子亦作疑。○宜日用志不分，止是存神之入路。苟至於神則志字用不着矣。上段言純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字也用不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游者善面沒者善泅於水中。猶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諺云：聾人不聞雷聲也。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

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心者神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以瓦注者，明之舍神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注博者之注也。如帶鉤，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矜特愛則重外也。同惜也。

凡外重者內拙。此言養生者當重內輕外。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學養也。

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同拂拂，簞帚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

塵具也。簞帚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

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

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懸，薄懸簾

蔽門，小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勉其所不足也。不足者何？徒知養形而不知養神也。或乃以內外兼養爲言，恐未然也。○引二人只是借箇影

子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無偏於柴如枯立其中央。靜之問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可稱夫

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

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此言以傷生而人不覺。

祝宗人端冕以臨牢筴。音策，禾牢柵也。說筴曰：女奚惡

死？吾將三月。憐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僉謀曰：不如

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不着曰窮妙有神味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豚音篆。豚楯彫俎也。聚儻曲薄也。豚楯聚儻從儻字借用。言謀生不計死也。或乃謂雖被戮而尸之亦樂爲之。爲儻謀則惡非人情。且於得於二字不安協。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儻者何也。此言養形利不知其害也。齊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治。音希怡。失魂魄貌。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鬱結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水汚處。有履。鬼電有髻。電神衣。狀如尸內之煩壤。掃除所積之葉。雷寢。鬼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蠶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寸。黑衣赤帽。大冠帶劍。持錢。蠶音籠。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帽。大冠帶劍。持錢。按此二神形狀冠佩皆同。豈即一。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洪陽獸名。神也。一曰神名。大約神形如獸。水有罔象。水怪。狀如小兒。黑也。豹頭馬尾。色赤。爪大耳長。臂邱。

有畢。臻。邱神。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山神。狀如野有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賑。音軫。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自傷。故神寧則自無病也。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列子作已乎。此脫文。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耳。當從列子。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餘悍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有鳴者已。此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養鬪雞猶以神全爲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堤岸。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焉。

平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齊同。齊水。與汨俱出。汨水湧從水之道。俱人入處似齊。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梓慶削木為鐻。音據。樂器。形似夾鐘。削木為之。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精巧似鬼。斧神工。非人所能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全。心靜。原是一層。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齊五日。而一不敢懷非譽巧拙。各忘。然忘吾有四肢形骸也。忘當是時也。無公朝。忘其為公。其巧專而外滑消。外面滑心。齊七日。後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形。軀具一作矣。木形可然後成。見鐻宛然一成。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鐻在目。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後用。然摩神會如畫。一技也。猶不敢耗氣。而齊以靜心。則其神全。天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組織之文。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驅之如鉤。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百遍而後反。公密也。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敗。勢其。傷其神。豈獨馬哉。工倕旋而蓋。過規矩。但以手運旋。而巧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再足一句。言其指與物化之自故。其靈臺。神一而不桎。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也。忘腰帶之適也。知一無忘。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猶境之適也。內外俱忘。始乎遇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有適。尚有所適。方能入於化。自無住而不適矣。此言工倕之用指。不藉規矩。不費心思。憫然獨造。境會自符。斯其恰適。非復色相矣。養生者亦猶是也。天於瞽盲跛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同。賓於鄉里。逐於州郡。一作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故爲而不恃。長而不宰。長物而不居功。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此數行詞意多與至樂篇同。今休款啟寡聞之人也。款。小竅也。言開竅至小。所見者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鼃以車馬樂

莊子未定稿

卷三

達生十

妻

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鑿柄未必相人。特借扁子之歎。孫休爲之加一警策。但此節筆意平淺。與通篇不類。此篇承上篇而暢言養生之道。不在乎養形。而當全其神也。層引疊証。精義無窮。是內篇養生主意疏。

莊子未定稿

卷三

達生十一

妻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即莊子出於山舍於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
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
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將

莊子集注 卷三 山木 一

懸度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隨卽故未免
之辭一轉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又進一層
更着不得材不材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
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
物之祖物之先有物物主宰而不物於物不自帶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
則挫尊則議居尊則有人有爲則虧賢則謀謀
也卽上尊不肖則欺不肖則人欺之胡可得而必乎哉

不能免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
於累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
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
患吾是以憂敬鬼尊賢都爲不國起見市南子
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
且胥疏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

莊子集注 卷三 山木 二

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
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不有其國也南越有
邑焉魯言去名爲建德之國寓言其民愚而朴
少私而寡欲知作耕而不知藏蓋藏與而不
求其報無人我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二句起下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動而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其死可葬沒吾寧也吾
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
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寓言道德高遠

資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倂，無使形無留居。無沉溺於所以爲君車。人君撫有一國，尊居臣民之上，最易怠傲倨肆，而崇高富厚，又最難割捨。此哀公頂門針也。否則，君曰：彼其道幽遠，進造之資，何以單說此二件？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寓言道。德孤寂。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此先答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到此境地，人固不能與我鄰矣。陳白沙詩：試問卡洲三島外，是誰更伴老仙居。亦此意也。此答前一層意。故有人者累。得衆而有國，則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當憂人。故堯非有人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帝力於何有？所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張，撐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此何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不怒則已無憂矣。上節言乘道德而浮游，則物不得而累此正申明。

莊子

卷一

山木三

聖

上節之意，道德之鄉，不外虛己，不是兩意。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宣謂看下文則賦歛似即今募緣之類。然諸侯而募緣，恐未必然。姑闕疑可也。爲壇乎郭門之外。於郭外募壇以賦。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言其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純一而已，不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反朴也。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隨波逐浪，混俗和光。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傅。曲傅，我者。聽其自窮。因其力所自盡，不強其所不堪也。以上皆無心而任物之意。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歛且然，況處世有大通之塗者乎？其順應乎更可知矣。此句是莊子就北宮奢之言而推斷若續之妙。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也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猗猗。音芬猗，皆弱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

莊子

卷一

山木四

聖

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棄餘是故其行列不斥。斥如斥

謂戒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

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大成其德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矜。名成

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返同道流而

不明。當作居德一作得行而不名處。不居有道純

常。純一其心乃比於狂。如猖狂削迹捐勢。

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

聞。不圖聲聞子何喜哉。何喜於自見而招禍即上飾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

裘褐。食杼。音序粟。人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同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數犯此患。

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

假國人之亡。逃亡與林回。即假人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也。錢貨與。爲錢貨而赤子

與。赤子與

之布寡矣。爲其累與。爲有累而赤子之累多矣。

過於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以。利。合。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

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

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無可其。愛。

益。加。進。而真意愈相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

真。冷。二字乃其命之訛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

緣。情。莫。若。率。其皆自然緣。則。不。離。不離率。則。不。勞。

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天然率真何

其。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

於。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

更。進。一。層。言。動。以。天。則。無。往。而。不。自。得弟子之愛敬外物也於我何加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音繫係。履。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

也。此。所。謂。非。不。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

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枝而盤結之如蔓然。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木之卑小而有刺者。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如此塘突。莊子無此聲口。而欲無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淺雜斷是偽作。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策而歌焱切。氏之風有其具。擊有枝奏。而無其數。無節。有其聲而無宮角。不主木聲與五音。

人聲。琤然有當於人之心。勢明析也。顏回端拱還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造至也。尊己則至於大。愛己則至。曰。無受天損易。於哀當阨聞歌。非矜張則悲哀也。無受人益難。富貴顯榮人之損我。益難。富貴顯榮人之益我。故詳下交。無始而非卒也。卒。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同不行也。不通。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二句串讀。言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動萬物而發泄不已者。此疏天損。言與之偕逝之謂。

也。吾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是天以困窮損我。而我之偕往而不受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人之聽命於天。如臣子之聽命於君。不得不然。稍知命者皆能安之。故曰易此見陳蔡之厄。當受不必哀。此是正說。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言初進便順利。爵祿並至而不窮。此疏。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然此不過外物之利。於性分無加乃吾之氣數。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吾乃安然取之。何哉。此疏無受。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空。處不給。視雖落其實。口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言不空處者。日不肯視。雖畏人也。此承上不空。實而不顧。則以其畏人。句乃足上轉下之語。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燕畏人如此。可謂有存身之知矣。乃居難捨。猶人之依於社稷。不能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能絕人逃世。因而係戀。故曰難。此段陪說。不過以難陪易耳。按社稷句是難字正意。上以喻意映出正意。此句以正意結明喻意也。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

已耳。惟字正以聽氣化之自然耳。○無始非卒則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陳蔡之厄正如流水行雲霎時便過。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

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節諸說不一。宣茂公謂於芸芸之中而有人。人者天所生也。於人身之中而有所謂道。亦天所賦也。世人或不能全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此說字字妥貼。但嫌天二字與上岐出耳。

莊子於謂有。有其損益之權也。言人之權執有

之則天也。天之權執有之則亦天。自有之而非

人所得有也。此說天字與上相應。但有字看

得稍滯。○愚謂有人猶云有人益有天猶云有

天損。下句人字則指生人之言。人益天損。皆

也。故曰人與天一。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

無始無卒者。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者也。體者

與之爲一也。與之爲一則身同造化。天損人益

何足爲累哉。○正而待之體逝而終。則陳蔡之

厄何足介意。○又按正而待之體逝而終。則今

之歌天籟白鳴耳。固於我無與也。故曰其

誰然則固不必廣己造大愛己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虞人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運一感周之類。觸周之

而集於栗林。樊內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集栗林也目大不觀。不見人而感吾類也蹇裳

躡步。執彈而留之。留其彈而伺觀十六字妙

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執葉以而

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觀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之。爲謬其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中蘭且。莊周弟子從而問之。

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言觀鵲之逐利而反招虞人之辱且

吾聞諸夫子曰。人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

而忘吾身。吾遊下九字當在忘真之下異鵲感吾類。遊於栗

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列子作楊朱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不自美安往而不愛哉。美

自惡自以爲美惡也。必如此解。結句乃說得去。

此篇教人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於任道德。

任道德則能虛己以遊於世。篇中節節都是

此意。與內篇人間世篇可以參看。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_{子方}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
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
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
真。_{止此一字已畢。人貌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
{下皆寫此字耳。}葆真。{虛己順物。而清而}容。_{養吾真宰。而清而}以悟之。_{言責使人之意也。消蓋真意所貫徹}
也。_{順子之真如此。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
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
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
所學者。真土梗耳。_{土梗猶土偶。言得貌而遺神也。}夫魏真爲我
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_{習於儀吏}
而陋於知人心。_{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

田子方一

田子方二

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
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_{猶起也。}出而見
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
是猶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
似子。其道我也似父。_{與真字反。}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
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目觸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矣。_{此節亦只寫一真宅}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_{所謂天馬行空。一塵不驚也。}而回
瞠若乎後矣。_{瞠音攬。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
步亦步也。_{猶直視貌。}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_者
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_者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_{不用規矩而民}
自適。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

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死句不過甚言心死之可哀耳。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此下七句是文氣化不萬物莫不比方。比順從也。方。向也。萬物皆向陽以生也。此句兼言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而作。如生存然。日入而息。如死造化為死生故也。萬物亦然有待也而生。有待此四句單就人言。萬物亦然有待也而生。有待也而死。待造化爲生死。如吾一受其化。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身死而後散。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者不能規

同乎其前。不知所終。無終也。不邱以是日徂。無窮始則天地之化往來續是氣化之日徂也。聖人之心。一天地之運也。亦與之日徂而已。吾終身與女交。一作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日徂如是。則昨日所爲。今日已成。陳迹。今日所爲。明日又成。陳迹。此在他人或不能知。若吾終身與女相處。女室知之。真矣。乃女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耶。交臂而失。猶云當面錯過也。下文著吾所著正跟交女殆著明乎吾所以著也。吾所以臂而失說下。女殆著明乎吾所以著也。吾所以辯等是也。彼已盡矣。所著者條已過。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馬市也。唐肆。空市也。馬肆。必求於肆。而唐肆則非馬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忘。忘也。無迹也。

象可求也。服。佩服也。言吾所以令女佩服。及女所以佩服於我者。皆過而不留。全無迹之可求也。○吾服女。即言辯等是也。雖然女奚患焉。雖女服吾。即亦言亦辯等是也。○此段日徂二字盡之。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此段日徂二字盡之。天地也。天地之化。逝者如斯。吾心亦猶是也。故從天地之化。說到吾心之化。此段承上不可以容聲說。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然似非人。動貌。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邱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闕焉而不能言。嘗也爲女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論之所窮。不得不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姑以是言之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陰根。赫赫出乎地。陽根。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陽互爲其根。故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此一層就生物之初言。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此一層就盈虛消息言。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此一層就終始相非是也。

是。指物。且孰爲之宗。惟其有是所以能爲上三件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則何所得。是字俱指物。老聃曰。夫得是。則何所得。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之先。孔子曰。願聞其方。問遊之之法。下言法在得其大同而不爲事物所變。曰。草食之獸。不疾也。惡易藪也。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雖變易藪澤而不失。吾水草之常。喻人。不以變動失真也。此句承明上意。卽以起下。故下徑接喜怒哀樂云云。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能如是。故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天下同此水。草天得其所。一而同焉。下同此真宰也。

與真一。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申明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之意。棄隸。或曰官爵。或云隸。屬俱未確。且闕疑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真。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知道者。解乎此。惟履道者知之。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或說作脫。言不能外也。或讀如字。言古之君子。皆說不到此也。姑存之。老聃曰。不然。破修。夫水之於汔也。激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

田子方五

水無所作爲。惟順至人之於德也。不修。無心而於修。其才之自然而已。物不能離焉。體物而不可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邱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醯醢。饈也。覆於囊中。無所見。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大全。國圖一個之意。卽萬物之所一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比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音鉤。履者。知地形。緩步。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言公如不信。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醜拙。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

田子方六

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生死不入於心焚廩

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工畫皆至受命揖而立祗

筆和墨此將在外者半畫者不能有一史後至者

儻儻然不趨儻音坦舒開貌受句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自得羸體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即不執竿亦釣文王欲舉而授

華未定稿

田子方七

畫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

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同髯乘駿馬而偏朱

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

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

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

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樹長官者不成德居不

功音鬼容六斛不敢入於四竟恐大小異色不敢入竟內

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

疑是註語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

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

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何所見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

循斯須也此段疑亦偽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措杯水其

華未定稿

華

田子方

畫

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發之適矢句○一復

沓句○第二矢已復在沓將放也沓以朱韋為

方矢句○第二復寓句○第三矢又已寓在當

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背趨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

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

有恂全胸。即瞬字。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氣靜也。又自適也。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此一層言功名。且不知其在彼。他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平人貴人賤哉。此一層言功名富貴。或在我。或在人。何必分彼此之見。較上更進一步。故用且字。躊躇四顧。得志達觀之象。何暇字妙。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音稅。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隔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此滿如充。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九字。凡作一句讀。左右言凡。國之亡一連三次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篇言道不在乎迹之著。顏淵節。初。老聃。東郭順子。溫伯雪子。則有道之人也。得是道而遊之。則得喪禍害。不足以患心。百里奚有虞氏。伯昏無人。孫叔敖。凡君。皆爵祿死生得喪存亡不入於心者也。若畫史之解衣槃礴。贏庶幾似之。篇中惟魯哀公。臧丈人。
莊子未定稿 卷一 田子方 秉
二節。議論淺拙。筆墨庸俗。且與通篇文義不屬。疑是僞作。

知北遊

知識也。即養生主篇知也。無涯之知。此託爲人名。北遊於佺水之上。登

隱斧音焚。知本不足與於道者。佺水者。佺地。之邱。隱斧之邱者。似有邱而無邱。遊於

此登於此。則心體而適。遭無爲謂焉。道妙本無

亦託爲人各。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

慮則知道。何處居也。何服事也。則安道。何從何道由也。

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水南。方皆昭著

於知也。登狐闕之邱。寓言狐。而覩狂屈焉。屈曲

不拘迹相。知以之是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也。亦寓名。知以之是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歎聲。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竟

不可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主宰之宮。見黃帝而

問焉。黃中央之色。心居人身。黃帝曰。無思無慮

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

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無爲謂。不知也。

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

人行不言之教。三句。是此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任其自然。仁猶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也。此即無思無爲。今已爲物也。朴散而

反於不亦難乎。反言也。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大人所以歸根者。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

知其紀。氣之聚散。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

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若能以死生爲

矣。又何故萬物一也。死生總是一氣。是其所美者。爲神

奇。以生爲神。其所惡者。爲臭腐。以死爲臭腐。而

下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

天下一氣耳。聚散總是一氣。聖人故貴一。處之如一。則

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而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

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無爲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矣。故不近。黃帝曰。彼無爲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_屈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_{謂終無爲}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_{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_{氣候分明。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辭說。}

聖人者原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_{滅四時句。是}

故聖人無爲大聖不作。_{不制。觀於天地之謂也。}

四時萬物皆屬天地。故單頂天地。○此承上無爲而無不爲及聖人貴一意申言之。

神明至精也。人與也。彼百化也。_{物總言。已死生變異。}

方圓莫知其根也。_{十一字作一句讀。扁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存。_{言人物雖死生方圓莫知其根。而無物不存無時不然。}六合

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沉浮。終身不故。_{變化日新。而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

自生而不知。_{今彼神明至各得其序。所謂大此}

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_{結明聖人觀}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_{體一女視}

神天和將至。攝女知心。一女度。_{氣神將來舍德}

疑。

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女瞳然如新生之贗而

無求其故。_{但任其自自然。不必推求其所以然。}言

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

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_{於道實}

而不滯。陳迹。媒媒。昧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_{叶彼何}

人哉。_{叶資。與知特爲韻。○前半言人道之功。後}

道機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知覺運。非女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_{形相禪。故曰委蛻。}故行不知

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

也。_{生也。性命也。孫子也。皆身上物也。故詳}

可得而有邪。_{委字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任}

者。非我有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

汝齊戒疏瀹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

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崖邊際。畧粗畧。夫昭昭生於冥冥。倫理生於無形。二句提起。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道生精神。精神生形。而萬物皆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也無迹。其往也無崖。無門之出入。無房之住宿。四達之皇皇也。邀得於此者。四枝同彊。思慮恂達。恂信也。恂達者。信實而通達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六句言人得之而靈也。用正筆。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四句用反筆。此一小段。言道體物而不遺。就小德川流說。此其道歟。一束。作擬議之詞。正見道之難言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通斷之矣。言道之難知。知辨俱用。不春固不待言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君裁成輔相之道。不過外著之迹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歟。又一束。此一隱言道體之大。就大德敦造化根柢。凡物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耳。下文又就人身言之。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

宗。直但也。但姑且爲人耳。究將歸於物物之宗。反於宗。卽下文大歸之說。下正暢明此意也。自本觀之。生者暗。暗。物也。暗。音音。意。聚氣也。言人生不過偶爾聚氣之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堯桀之是非。同足分是非。果實。實。有。理。各倫人類雖難。所以相齒。言人類雖難。然如果論之。然聖人亦不過順其自然耳。如下文云。聖人遭之而不違。順過之而不守。無留調和而應之德也。偶也。泛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一。束。自果。祿至此。言壽夭固不足是非。卽人遭之而不違。順過之而不守。無留調和而應之德也。偶也。泛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類不可不相齒者。聖人亦遭之而不違云云。而巳。然此終是餘意。蓋不節只重壽夭相去幾何意。故下卽接白駒過卻云云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卻。同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生焉。油然漻然莫不入死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人生類解其天。歟。隳其天。袞紛乎宛乎。容解袞。袞。袞。形之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死者爲人所者。則以軀殼爲累。解使去之。乃大快也。可囊曰。歲衣囊曰。泰。大歸。如旅人赴家。更不同頭也。寄迹耳。與地處齊死生不同。不得誤看。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道者

之所務也。不形者形所自出。形者不形所爲。二句卽昭昭生於冥冥二句意也。乃云非將至之所務。蓋欲併掃去此一番話頭。如下文所云也。此衆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明見者不辯能遇道。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此段言道之難言。昭昭二句一提。中間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人生之形亦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是於難言處而明言之。然又疑難言者之不容言。故又急收轉。非將至者所務。則道之可見矣。又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瓦甕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穢者也。而皆爲道。則道之無不在。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言我固不及偏舉道之獲。疑人名。卽臧獲所在以相質正。獲之獲下賤之稱。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履狶者。履豕之股。脚難肥。微之處而可知其大也。況。顯譬也。按郭註。謂履狶者。履其難肥之處。愈知其肥之要。猶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在於物也。必矣。是以難逃之處爲下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不必期定何者是道。天下無逃乎道外之物。至

道若是大言亦然。汝以我前四言爲瑣小。不知雖大言之亦與四者同耳。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言異詞一道。一指大言小取譬妙絕。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十九字作一句讀。問汝曾如此否也。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和而閒乎。寥已言能如是。則可謂寥寂之至。而可以見道。如不吾志。文云云也。或連吾志二字爲句。其義亦然。無所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言如是。則吾志雖無所去而不知其所止。去而復來。亦不知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道往數來。仍不知。彷徨乎。莊子未定稿 卷三 北遊八 套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音剝。放杖聲。然放杖而

笑曰。天。龍老。知子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

子。龍老。無所發予之狂言。我未嘗振發。而死矣。夫。弇

垺。名弇。聞之。弇老龍而。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也。宗神。焉。今農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而猶知。龍老。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

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極寫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

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

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是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聞言未竟而歎。弗知乃知乎。知

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

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言知

道之非。此併言問道亦非。故另以無始

曰三字更端言之。重重掃却。解會極微。道無問

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終無

無內也。中未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

太虛。外不見其大全。內不知其本初。所以不能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有曜無質。是而未

能無無也。未能若竟無。及爲無有矣。猶未免於

有何從至此哉。無之境哉。

大馬。大司馬之官。之捶鉤。鍛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

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

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十四字作

者也。字於中間。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指道言。無

以爲宕聲。逸甚。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爭不須乎

也。物孰不資焉。技假乎神以長得事用。然但可用之一物耳。若道則無不可用矣。故物無不資甚矣。無之貴也。○未二句似莊子語。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是問未有天地時。景況何如。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今之天地。只是一個道字。彌綸布濩。古之天地。亦只是一個道字。彌綸布濩。取。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求之意疑。

古今天地。雖皆一道布濩。然何以人。如庶物蕃滋。古則連天地亦無。不知道無古今終始。可以自無而有。試觀於人。未有子孫。可以有子孫。則無天地。亦可以有天地矣。說子孫者。萬物皆天。

莊子集注

北遊十一

地所生。如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神。明也。子孫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轉念又求。於迷象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言不用汝思。不議應對矣。

以生生死。物之生。本是生其死。物之

死。本是死其生。然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豈非死能死之也。

由於道之自然。而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

非物也。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不得爲先乎物者矣。

猶由其有物也。由此有物而推之句起。猶其有物也。無已。

又疊一句。言由此有物而推之。且從一生。聖人萬而無已。蓋自無生有之無窮也。如此。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此亦自無而有。

者也。故併言之。○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事物。皆是自無而有。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

無有所迎。與物俱化。而無心也。回敢問其遊。遊於無心之天。仲尼

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化。與物俱化。而心不變。今之人。內

化。心變而外不化。化。與物俱化。而心不變。今之人。內

究竟與物偕遊者。即此安化。安不化。安有化不化之分。

莊子集注

北遊十二

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可與物相靡乎。必一其心而不紛。斯可矣。

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與之莫多。如園圃宮室各安其處。不相是非。斯可矣。君子之人。若儒墨

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君子爲師者。尚且如是。況今之人乎。

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無心不傷物。是悲。

迎也。遊心自然。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山林與

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

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莊子未定稿卷之四

南海何如澁建則甫註

曾孫 日璧編

受業族孫 松校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學徒之賤者也。他人不得而偏役者偏得之也。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畫然明察貌。知者去之。其妄之挈然漢書註。挈。助也。仁者

遠之。臣妾楚所使令之人。去。擁腫之與居。執掌

之爲使。北山詩傳。執掌。失容也。言煩勞不暇爲

醜拙不善爲容儀者與。又箋。執猶何也。掌猶捧

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此言所使者

負荷捧持。居三年。畏壘大穰。豐年也。後漢書。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年無可喜。益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老子在南。南

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

無得。同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四時有功德於物

固已流行矣。天道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

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尸。視社稷。則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間。我其杓

人之邪。杓。音標。揭木爲標。人皆見之。不能如至

身深渺。是。不能藏。人之尸居。不爲物標的也。杓。之。人。便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言弟子曰

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音旋。其體而鮪

魚爲之制。制。自步尺。六刃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同。孽。狐爲之祥。民自作主。張彼要尸。視不

能禁止。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

已然而况畏壘之民乎。此一層言報德。又是古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同。含。亦車之黜介獨

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流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巨獸巨魚。承前語轉下。故鳥獸不厭高

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

深眇而已矣。以上一層言已原不當居此淺害

存身也。此且天二子者。指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

是其於茅也。時。之。豐。垣。墉。而。殖。蓬蒿也。其於分
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類。簡髮而櫛。數米而
必將鑿渾朴而植榛蕪矣。炊。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炊。形名。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
穴。隙。音裴。穿。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
閒。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必有人與
人相食者也。此一層。言堯舜之尊賢任知。開後
戶。祝我者。斷不可。南榮越。即前問答。楚然正坐
聽此。應後一層。
也。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照此。託業以及此
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
與形。言此目之形。彼目之形也。目之。猶云
此目之形。與彼目之形也。不必專指我目
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
宣云。昭然如聞。按禮王制。辟離註。辟。明也。又祭
統對揚以辟之。註。言對揚以明我先祖之德也。
莊子故曰。辟。與。言同。况也。喻也。言我形與人形
可以相譬也。思。莫書鮑永傳。聞者未譬。註。曉

也。此蓋言我形。而物欲或開之邪。
比類而易曉。前說似勝。而物欲或開之邪。
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
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勉強亦能
於耳而未能達耳矣。勉強亦能
得於心也。達耳矣。勉強亦能
奔。凡物皆不能化。藿蠟。青蟲。越雞不能伏鵝
卵。言已之道德淺鮮。魯雞固能矣。故。雞之
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其才固有
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
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然。顧其後。老子
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當作。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應。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矢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同爾
言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越思。知乎。反
愁我軀。心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又一不
義。則傷波。義則反愁我已。又一心三。我安逃此
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楚
爲先容而進問。與人偕來之眾。妙。吾人止。知
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三人矣。復輾轉於知

不知仁不仁義之聞則每一心中又具老無數心合三計之而人遂不可指數矣老子
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
又言而作之見其後自言益若規規然若喪父丹
失其本根揭竿而求諸海也得一無所汝亡人哉如流
人又喻惘惘乎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清去其所惡欲十
日自愁一作自息好○未即後見老子老子曰
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孰同熟見其用力自克
然而其中津津乎曾有惡也所惡猶未盡去夫外獲者
者音獲縛也外縛不可繁而捉捉持也
也將內捷閉也須內內獲者內為欲不可勝
捉相左日終欲拘轉前念與之相外捷須外
清內外獲者物鋼於外道德不能持不能持道者
而況放倣道而行者乎有內捷之法單受外獲
有外捷之法若內外俱獲則動而物交坐而心
馳雖有道者無可奈何况初學乎甚言其病根
也深錮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不可謂之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然猶知
則其病猶未為甚也未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越願問衍上繼而已矣可知衛生之經尚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筮
而知吉凶乎疑惑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
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欲無能侗然乎無能兒
子乎元氣自然○此九子終日皦皦號哭而嗑不
啜喻喉咽也和之至也終日握拳而不視音
急也共拱音其德性也乃其才性如此終日視
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無所偏向於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順也而同其波是衛
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乎曰
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是不過解其平胸
虛之性也夫至人者相與食乎地耕鑿而交
樂乎天均陶不以人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
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若翛然而往侗然而
來是謂衛生之經已不相與為事之上是言至
蓋翛然而往云云則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生
之經與至人尚隔故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
不知所為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

有人災也。按。上能抱一節云云。通是說衛生之經。故曰是所謂水。解凍釋者。至人之德。此衛生之經。自造一層。以上南榮楚及老子之言。已畢。下文乃莊子之言。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泰定。即能見子意。發乎作靜生明。與上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無異下文意不協。

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不知人有修者。乃有恆者。人舍之。人見其與人。不知其有恆也。天助之。即福無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民伏而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承上禍福無有來。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三者皆不知止。不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即上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即敗之。知止之謂。天鈞。洪鈞。陰陽之氣。備物以將形。形。形體也。將形。猶成形。藏不虞以生心。生心。猶存心。言萬物皆備以成其形。則此心不死。活潑。敬中以達彼。敬于中而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消成。亂我之成。不可內。於靈臺。不可因而擾。靈臺者有持。

有心而不知其所持。自然而不可持者也。有持。主之。而不見其誠己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于反害也。不見其誠己而發。外與敬中達彼相反。每發而不當。每不當。業入而不舍。業已然也。已不當之中。每更爲失。復有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此節暗無有句來。○靈臺有持。印。字泰定意。亦即下券內意。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乎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乎外者。貪多。行乎無名者。唯而有光。

雖外若庸。而發光輝。庸。即平也。志。期費。人見其人是也。有光。即發乎天光也。志。期費者。唯賈人也。如商賈人見其賈。猶之魁然。人見足而求非不魁然矣。作不盡妙。妙當我云。烏知其中之無有哉。

與物窮者。物亦入焉。與物窮者。物亦入焉。食多務得也。如是。則一切外物。亦入而橫與物且者。且。苟且也。物既入于塞虛靈之舍矣。與物且者。是遂以身殉物而苟矣。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豈能有容哉。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至親如兵。莫憚。同於志。鏖鏖。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也。心則使之也。此承上券外意。而極言其禍害。

間。非陰陽賊之也。心則使之也。此承上券外意。而極言其禍害。

不可內。於靈臺。不可因而擾。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靈臺者有持。

也者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廟也觀室而此亦不遺棄之義為是舉移是請嘗試言移是以生為本以己之生以知為師以己知因以乘是非而此據為根本以知為師自師因以乘是非而此起是果有名實似乎確有因以己為質凡事以主使人以為己節欲人以己因以死償節且自守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通為名榮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與古之人對是與鸞鳩同於同也此不明于無有者故蹶音展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猶放肆也兄則以蹶兄是則不必辭謝引大親父母則已矣可見道以故曰至禮有疑衍不人至義不物者與人相晉接義者宰制事至知不謀至仁無親物至禮至義則俱忘之至信辟金辟音兩除也相忘為至也徹全志之勃勃然而動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諺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盈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

無不為也此承上數節無有來言一切當滌盡無有即無為也道者德之欽也道自然者也德生者德之光也有形氣然後性者生之質也性性為一身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應乎為接內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如日斜視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動而事自受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動本自然而日不得性非以治事故日相反而實則順理而然也此節承上無為而有為言其為也實率性而動若出于不得已者然則有為仍無為也

羿工乎中微雖微物亦能中知巧之而拙乎使人無己譽不能使人不譽已則羿之好諛使然聖人工乎天任天而行即上動而拙乎人而拙乎人人不用故曰夫工乎天而偃同乎人者實事無不治則拙而實惟全人能之即聖唯蟲能蟲蟲無知識良矣惟全人能之唯蟲能蟲蟲無知識惡天句起惡人之天人不能天而逞其為人為之彼之所謂天乃世人之而况吾天乎人乎天固可惡而况己之天乎人互勝而不定獨不可惡一乎此節言當任天而動亦無為之意也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弧矢之取之耳。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音恥。畫。外非譽也。介者則足形已殘。無事衣。胥靡重罪囚。登高而不懼。不死。遺死生也。二者無所愛。豈可得而籠哉。意。此節言人遺死生。則人不能籠蓋自道通也。但至人之遺死生。是認得無有無爲之理。而不券外以求備。此正能全其形生者。與胥靡不同。莊子不過借胥靡以映出之耳。否則首言衛生之經。此言拚死不懼。豈非首尾刺謬耶。

莊子集注

卷四

庚桑楚第十四

莊

按莊子一書言齊生死。皆當作如是觀。

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謂同復。謂謂服習也。林西仲謂與人重複熟習。言其交厚也。乃一無所餽遺。是能忘乎人者。能忘乎人。則人也。而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應斯當也。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承上相忘意說。此篇大意。言貴全其形生。故藏身深渺。衛生

卽全其形生。而抱一云云。則藏身深渺也。篇中能兒子字。泰定券內。備物將形古之人三等。皆全其形生。不厭深渺者。若券外者。與物窮者。因以乘是者。皆非衛生之經。不能藏身深渺者也。末後言有爲無爲。亦此意也。

莊子集注

卷四

庚桑楚十四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魏臣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

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

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牽。絕去之也。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

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試也。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以搏執求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

若視日。蒿其目。神專於內也。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者純一之真也。保

此亡之。純任天真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

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曲直方圓皆以

行步。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

材。若卹若失。卹。恤同。拊。恤也。曲禮國中以策。彗

也。此言馬善奔佚。如人撫摩之。便走。不待鞭策也。失。與佚通。若喪其一。之論

皆疑神守氣之旨也。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

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

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版六敬奉舉也。事而大有功者。不可

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

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

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

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似故鄉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畧。夫逃虛空者。黎

藿。注。塞也。乎。鼪。鼪之。逕。跟。位。其。空。逃者乃跟蹤而

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蹙。然。行步聲。乃柳子厚且誤用作喜貌矣。而

况乎兄弟親戚之警欬。言笑也。其側者乎。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物欲奪舍。真性蕩失。與流

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真言。如遇故感。不勝欣

快矣。若喪其一。若亡其一。真人之言也。真字

主意。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

葱韭。以賓同。積。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

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

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

也。君曰。何哉。笑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

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養人。人也。一登高貴

不可以爲長。居下賤。不可以爲短。言居高位者要養居高者不可自奉過優。下民不可使衣食無措。下乃言君獨知養己而不知養民。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心神不安也。夫神者好和而惡。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何故病此。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也。仁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偃兵。申說故用而字。下文徐皆言偃兵。偃兵所以愛民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詳下。凡成美惡器也。凡物成形。質不論美惡。皆是有君。雖爲仁義。形之器。此句以器字引起仁義。幾且僞哉。仁義雖非有形質。然君之爲仁義。幾於僞。爲只是外面粧飾。與有形之器無異。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爲仁義則形迹則心中又造出許多形來。如幸而成功。則有杞梓之形。而常懷戰慄。是欲偃兵。而兵反生於心矣。君亦必無盛鶴列陣於麗譙。麗譙。門樓也。無徒步驥車於鎬壇。鎬壇。祭壇也。兵騎之象矣。則近密之地。無非爭奪之境。無藏逆於得。戰爭爲逆。得貪得也。有所貪得。心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四句一層推出一層。

食得就起。念言謀畧從機巧出。戰爭又從謀略出。無形之兵。生於心。必至於有。有形兵終不能偃。所謂偃兵造。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好處勝之惡乎。在勝在那裡。君若勿當。當作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應。應天地之誠。也。一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誠字與僞字反。卽上段真字也。此是通篇眼目。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謬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襄城。寓名也。襄除也。除去城府之野。卽廣漠之野。徐無鬼四。大。野也。七聖。遊方之適。遇牧馬。伏後童子。太璞未內者。故至此皆迷。案。童子。太璞未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此指襄城之野言。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喻人生自赤子而稍子。適有翳病。方內。斯有翳病矣。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與日俱往而遊於無城府之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野也。

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已盡爲天下之道矣。

下面害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應之耳。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

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

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

師而退。襄城之野。真境也。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進境耳。亦真境也。去其害馬。則無所事事。即上段修胸中之誠也。下節辨士等皆有所事事。而害馬者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凌厲之事。則不樂。三種人。樣序皆

未定。無鬼五

皆囿於物者也。先一。招世招搖之士興朝。欲興

仕于中。民庸人之士榮官。以官爵爲榮。筋力之士矜難

禦難。自矜勇敢之士奮患。負氣。故遇患則奮。兵革之士

樂戰。久於行陣。枯槁之士宿名。留意名。法律之士

廣治。欲展其長。禮教之士敬容。容儀。仁義之士貴際。

重在交際。九種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比。親輔也。事業不同。則不相親比。○兩種人又

一樣敘法。○此二句。用筆與知士三句同。但不

樂就一己之心言。不比就彼此往來之迹言。故

以招世之士九句隔斷。使文法錯綜。又與下庶人二句作一反一正。○知士三句。係才辨之人

農夫四句。則四民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也。故各以類從。

有器械之巧。則壯得所藉。則精神鼓舞。○錢財

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出衆。則夸者悲。○兩種

一樣敘法。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附勢小人。喜爲變詐。遭際見用。則無所不爲。○

千古小人。情態盡此二句。○此一種人。又一樣敘法。○自知士說。

到此中有次第。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也。皆隨時相逐。各囿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

意。○將十六。馳其形性。潛沒之萬物。終身不

反。悲夫。四句又作總束。此節言各項人皆有

所事。而害馬者。所謂作僞心勞也。與真誠相反。○此段

又爲下文提綱。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意中期乎。中東邊。果

而中。中也。故謂之善。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意謂是非無定。各是

其是。何不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四與夫

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自是者。亦與人不遠。

詳其遠。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

不煩火也。極寒而夏造冰矣。極暑之時。魯遽曰

之時。鼎可自熱。而夏造冰矣。冰可立成。

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冬有伏陽
夏有伏陰故二氣不難相召遠以弟子所能爲非道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也。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舉宮角以該五音。○舉此瑟律無弗同此魯夫或改調一弦。此下莊子
遠自謂是道也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即一瑟言之改瑟一弦於餘弦調定之五音無當也然一弦改而衆弦自隨之改於是鼓之而皆相應初無異聲者何也蓋五音旋相爲宮今此既改之一弦便爲變調之宮如古主然則餘音自隨之而
動且若是者耶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鎖也。壓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言四子現在與我爭辯而不齊人謫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
以束縛也。謂則足而行步蹠躅也束縛鉏鐘於宋而蹠之不便爲完人可謂不愛其子矣乃反於鉏鐘而珍惜之以喻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辭辯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
唐喪也子已喪失求之而不出境外亦終齊人謫子則如此其求鉏鐘又如彼有遺類矣其求唐子又如此而有遺類結之

遺類言於義理之類有遺也。此句雙頂上兩意夫楚人寄而蹠闔者寄身於舟也此人乃是蹠闔者○此夜半於無人層即從上蹠闔生來奇變無比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麗同於岑岸也亦以造於怨也。蹠闔殘弱之人也夜半昏昧之時爲勸解此時而與舟人鬪必不能身麗岸上徒結怨而已○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乃欲於是非芒昧無人主持大道之時與四子爭辨不休必不能勝徒糾結不解而已○此段言辨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塗其鼻端若蠅翼也。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見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者施技人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此承上更進一層言辨士固無益於道也然天下誰是可與言者言之亦無益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危也不可不謂云。言可無言以遺我乎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託國而可。託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

比親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輔也。 鈞意亦逆。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
 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畔。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愧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
 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此段言不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驚懼。
 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宛轉貌。攫抓援
 之。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矢雖捷速狙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見執死。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便。以敖傲乎。以
 至此殛也。誅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
 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甘困辭顯就
 晦也。二者所以鋤其色也。三年而國人稱之。此段言技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人物之最者。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

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齊君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
 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
 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
 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逐外喪吾又
 悲夫。悲人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亦自
 凡有一念累其後。而日遠矣。久之累心盡遺乃
 也。此承上綳其色。來言炫外之害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矣。燕會之際
 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邱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高秉羽舞。而郢人投兵。此皆不言也。邱
 願有喙三尺。一說凡鳥喙長則不能鳴。彼二子
 道。此孔子之謂不言之辨。二句詞平意曲。惟其不
 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者先天之朴。一而不
 也。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息也。道之所一
 者。德不能同也。德有四端。萬善之名。知之所不

能知者。辯不能舉也。舉其事以示人名若儒墨而凶矣。儒墨於道不能渾全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而以辨相攻凶德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聖人於道渾同所以爲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以善吠比善言惡極而况爲大乎。賢且不足何有於大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必渾同乃大然有能渾同况各爲一偏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備矣然何嘗有心營求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亦無遺不以物易己也而喪己反己。失棄置不以物易己也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循古而行不費揣摩大人之誠。誠字照應
○此段言道本渾同用不着善言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歠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歠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歟。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以相爲祥者不過酒肉人於鼻口而已。而不知所以。吾未嘗爲牧。而群生於奧。室西隅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矣同矣。音泰。若汝勿怪。驚何邪。言當怪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誠字照應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凡此十句是與子修
道毫未嘗有今也然居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干祿之行也然居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之常。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今既無怪行而有怪徵則非已所致近于天危我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爲閭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是渠公疑封國如薛公之類當街謂爲閭食肉而終則與人君同矣蓋人君固終身食肉者也○此段言有怪行必有怪徵惟當秉天地之誠云云而不可有所事事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

曰夫堯畜畜然仁。育物之意。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

義。則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惟

且無誠。誠字照應。○本非真心愛民也。夫禽貪者。器。卽重

路意。禽貪。如田獵者。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覲也。覲。同賢。暫過目也。言己以仁義

所見之。不真也。此引夫堯知賢人之仁義之利天

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正申明夫唯外乎賢

者。未定稿。徐無鬼十三

者知之矣。此則不止一覲。○此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林西仲曰。六字

下矣。不必穿鑿訓詁疑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

之言。則暖姝。音暄。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

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此是坐

流。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蠶。一本下有自以爲

廣宮大固。奎。兩髀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

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猶言域此

以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此是以冰山卷婁者。

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

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虛。而十有

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

之澤。得其來則足。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

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此得人

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

則不比。衆至則合矣。而反言不比。不比則不利

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融。和以順天

莊子未定稿。徐無鬼十四

下。此謂真人。結出真人。○此承上段而申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而有知。

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以我之目。視我之

之耳。以我之心。復我之心。猶若然者。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循者。與變推移。○一本作其平。古之

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待。聽也。聽之以自

爲參入。宜以之。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

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以得爲生。

有時反以得為死。失為生。故當其時。則為生人。之藥。不當其時。則為死人之毒。董烏頭。能殺人。也。枯梗也。雞臛也。實。豕零也。芥。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藥有君臣佐使。各有症候。以一件為此。正同。此節言一切要無心也。天下之理。有心則濫。真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為帝一。驗誠妙論也。○此節承上真人來。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惟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明于惟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暗于身。故曰。鴟目有所適。不能夜而鶴脰有所節。不能短解之也。悲。句解。斷去也。此句單頂鶴脰。故曰。風之過。句河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吹日晒。請只字。行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日一過。河已有損。况相守不離。本源故雖損而不覺耳。不可謂無損也。故水之然則凡物之相守不離者。皆有損矣。故水之守土也。審。審者。親切不離意。影之守人也。審。二陪。物當作之。守物也。審。重此句。守之。故目之於明也。殆。守之。審也。耳之於聰也。殆。二句。心之於狗也。殆。此句。凡能有所其於府內也。殆。此心之殆之成也。不給改。不及禍之長也。茲萃。日其反。

也。緣功。欲反自然。其果也。待久。即果于自忘。亦速而救。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能不知其殆之難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講求。是也。此下二節。一反一正。總結上。交而此一節。言持其能則殆。以結言辨賢能技巧仁義皆有所損。所謂有所事者。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此段承上。凡能其於府也。殆而後知。天故。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足踐地無多。必恃其所不蹶。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博遠也。舉此以況下。恃其所不知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渾淪。知大陰。至靜。知大目。合之知大均。同而知大方。廣而知大信。期而知大定。真不至矣。知此等方為真知。其大一通之大陰解之。解紛。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此盡。如盡性之盡。極盡。循有照。自然。而率性之謂道。循其冥有樞。而冥有樞。始有彼。太始之地。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上言不知而後知。而似以不知。而後知之。結明。其問之也。節上。故仍以不知而後知之。結明。

字。又爲學不可以有崖。道無端而不可以無崖。道者說方法。不可以有崖。端也。而不可以無崖。又非無端。滑有實。而確有實際。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而又不無少虧。欠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道如此。則可不有闕。蓋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何不考究於此。以不惑。我解惑。人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言恃其能。則殆。故不恃其知。而後知天也。又此一節。是正結通篇言恃其所不都。用不着矣。

此篇言惟真足以感人。以仁義愛人者僞也。

莊子集解 卷四 徐無鬼十七 三

故必如童子之相與言六合之外者。乃能識得真人真境。若知士等。則囿於物矣。惠子節辨士之害也。送葬節。因上節及之。言不特不當言辨。亦天下無可與言之人也。此意頗不重。臨朋節。以賢臨人之害也。吳王節。技巧之害也。惟子綦不炫於外。孔子不言之言。乃可謂大人。若子綦父子無干祿之心。而有別足之災。則自天降之也。堯舜施仁義之行。而有卷婁之苦。則自取之也。其收到真人於蟻節。

申明真人。生死得失。一味渾忘。乃通篇結穴處。末二節。言恃能則殆。不恃其知。而知乃大。所以總結全篇也。真字通篇骨子。中間如修胸中之誠。大人之誠。乘天地之誠。唯且無誠。皆處處照應。而此謂真人。及兩提唱古之真人。則千里來龍。此其結穴也。○幾且僞哉。僞字是反應。

莊子集解 卷四 徐無鬼十八 三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即則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何爲者。邪。曰。

冬則揭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

此子宅也。先畫出聖人樣。子忽頓住。夫夷節已不能而况

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

有知。多知。不自許。又不以知自許。以之神其交

神其上也。以此而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

德相助消也。富貴之地。猶尊貴之地也。顛冥者。謂若顛狂也。此種人非能助成君德者。但能消

諸君暴戾之氣。則其所長也。夷節其殆郭舍人之流與。○次畫出夫凍者假衣於春。陽者反冬

乎冷風。凍者藉衣以禦寒。時至於春。如假之衣矣。陽者願冬以解熱。吹以冷風。如反於

冷風。喻夷節言相宜也。夫楚王之爲人也。形

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夷節正德

公閱其孰能撓焉。撓字妙。自凍者至此。本是申

休德。以起下文。聖人。文法奇變。雖是順帶。出故聖

人。遙接揭鼈一段。其窮也使家人家中之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忘已爵祿之尊。崇而化爲卑。下

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

保己焉。樂與物同。而不失己。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

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安。父安尊而子安卑。化

父子以况彼其乎。云彼公閱休。猶居而一閒

其所施。言彼無冬無夏。歸居江山。而心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較人甚遠。故曰待公閱休。此

有佞人正德兩種人。而意中只重說聖人。佞人

一層陪說也。說聖人亦有兩意。盛德足以化人

是奇意說開。適不人。世趨於人心。甚遠此正意

也。蓋此篇大指。只重說聖人耳。化人意固輕也

聖人達。由此達彼也。如達綢繆。纏綿至。即周

盡一體矣。以周盡無遺漏也。一體而不知其然性

也。復命之。復民。鼓舞振興之也。而以天爲師。人則從

而命之也。此以下皆承上而言。聖人師天而行

也。其實言聖人師天。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

是正意。愛人是有意。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

其有止也。若之何。他人則不然。憂人不知其愛

之自然。而所行愛人之事。又無幾。且有止時。又

不能如聖人之周徧一體而綢繆無已。其能如

聖人。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己。人之好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下半節明說愛人則達綢繆云云自當就愛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故鄉喻本性。雖使邱陵草木之

緡。音胞。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雖邱陵草木之

有九望之。猶自暢然。喻物累之人心者雖多。偶見本性。猶自欣快也。本以邱陵草木喻物累。故不覺下。况見見聞聞者也。况見所得見聞所得

一入字。况見見聞聞者也。况見所得見聞所得

當何以十。似之。臺。縣。眾。閒者也。其超然物表。如

一塵不染。暢快無比。喻中又喻。陡然而住。奇絕。此承上人之安之亦無己。言人之安聖

人之性。非有他故。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聖人能復人

及之於通篇。實屬餘意。

冉相氏。帝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者。圓轉無定

成者。隨其自然而成也。即齊與物無終無始。無

幾期。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與物化者

化者。環。闔嘗舍之。無時。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

中也。師天承上節來。環

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中是師天也。師

天本出於無心。若有此師天。則不得師天。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也。天而無心。是忘天未始有始。念不起。未始有物。如此。與世偕行而不替

日與世伍。所行之備而不流。漚漚也。其合之

也。若之何。妙其無心。合道何如。乎。言其

御門尹登恆。各言湯得此三人。傳之。為之傳

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從師貴不固。於師。乃

上文有心。師天且不能。師為之。司其名之名。贏

法得其兩見。十三字。斷是錯誤。無仲尼之盡慮

為之傳之。其何所。指亦闕。此不知容成氏曰。除日。無

歲。無內。無外。內無所得。則外無可去。日。更有歲

環中之妙。斯外有隨成之室。故曰。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此節引冉相氏等。以證師天也。觀

此節言。師天不及愛人。愈可知。愛人是於師天

中舉一事。以為言矣。又按此節。自湯得司御

十三字。更不可解。闕疑可也。

魏瑩王。與田侯牟。王威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犀首。請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

拔其國忌也。齊將田忌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蘇秦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阪築之人。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營心于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則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况而見聲去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下乃晉人語。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察也。一云存四也。猶云存想。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都魏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莊子未定稿

卷四

則陽五

七

曰：夫吹管也，猶有噤。音鶴。吹，音鶴。吹劍首者，吹音血而已矣。管孔稍大，吹之猶有噤然一聲。劍首之環孔甚小，吹之吹然氣過無甚聲，可聞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其細會不足聞。此段於言論中見蓋惟聖人乃能體道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名山。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屋極也。蓋乘屋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田間。其聲銷，其志無窮。志大。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言忘。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遠是陸沉者也。不消避人避世而已。成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邱之著於己也。著明。知邱之適楚也，以邱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邱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必避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此段於隱處中見聖人。長梧封人問當作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莊子未定稿

卷四

則陽六

七

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變而整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皆溺於衆之所爲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譬爲性。以欲惡之。譬爲性。林西仲謂認賊作子是也。崔韋兼茂。喻心之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林曰。言其性荒穢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地荒蕪衆欲叢生。始扶吾形。以遂吾耳目口鼻之養。隨即擢拔。吾靜虛之本性。以底于病也。始字與尋寄相應。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同瘰疽疥癰。內熱溲膏。則陽七

是也。此言治身之失其道者。與保己之聖人相反。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罪人焉。推而強之。強令起也。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離同。又言莫不是。爲盜乎。莫不是。是殺人乎。詢其榮辱。立然後觀所病。榮辱卽刑罪所由坐也。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賞刑賞所則病民。實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立榮辱而民病。是立人之所病也。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有百姓。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卽上匿爲物四句。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此段言治民之失其道者。與聖人之愛民相反。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見道之無窮。而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也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乎然與。世人之營營求知者。將欲盡知其所不知。以逃免乎不知之名。不知道無窮。盡故言爾。且暫止而不必求免此不知之名。斷斷逃不去的。然則己之所謂然。其果然與。○莊子故曰。不見其根。多能知者。固理之所有。不知者。更理之所蘊。必能渾融。夫知不知。而使是非皆化。乃爲真知。不然則可謂大惑也。若日止於是。是矣。斯理已盡。知

矣。不能逃於我之燭照矣。則今之所是者。其果是邪。乎。疑作其。○按此二說。各有優劣。爲並存之。○此段言道無窮盡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交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惡中有美。靈公之諡。似猶未足當其惡也。大弢曰。是因是也。言因其荒亂而諡之。

此單就亂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

而浴。史鱗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奉公御用且使人扶翼之敬其賢也。其慢淫若彼之甚也。

公所。公使人代持所奉幣。其慢淫若彼之甚也。

且使人扶翼之敬其賢也。其慢淫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此兼言之。

不損。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言舊藏孫不足憑恃。故靈公得奪此冢也。里與子叶。古稱寗寗爲蒿里。俗本作理。字不是。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知之。即石槨之銘觀之。則知公諡已前定矣。

○此段言道有一定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時有所謂邱里之言。

者。故問之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太公調曰。邱里者

邑爲邱。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太公調曰。邱里者

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

邱散同。以爲異。散邱里爲十百。○天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繫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散指馬之百體。不得便爲馬也。而馬現在當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則爲

馬矣。可見合異爲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

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

有主而不執。自外入者。以公爲主。而不偏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吾心之理。由中達外。有正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吾心之理。由中達外。有正

仲曰。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

所主。而不可執。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

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

意。此說亦好。但說正字欠妥。蓋既取正于人。何

至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也。如人必有私

于人。其然。後獨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

殊材。原本漏殊材二大人不私。故德備。萬物殊

理。道不私。故無名。以上三句。況此一句。無名故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以上三句。合併時有終始。世

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安。極拂

却。有相安之處。所自殉殊面。而有所正者。有所

差。謂五爲倚伏也。自殉殊面。而有所正者。有所

差。以上六句。見終始變化無窮。不可偏執。所以

當合併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材不同而觀乎
 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于壇此之謂
 邱里之言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
 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
 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
 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爲天地陰陽所公
 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物不止萬約畧
 若道之大更無從指稱亦已有之矣乃將得此
 借一道字約畧號之耳

則陽廿一

則陽廿一

則陽廿一

哉已有邱里之言便難比於道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若以邱里爲道則是狗之
 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
 生惡起物以何爲本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
 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勁疾雖雄片全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
 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相成此名實之可
 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
 使五行之運相續故曰橋運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以上
 云云不過極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隨猶進不
 盡物態而已觀道之人此議之所止鳥可妄言
 原其所起知其無端任此議之所止道之起於
 何處哉上段言道之

少知曰季真名之莫爲無有主也接子名之或
 使或使之言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誰正得孰
 偏於其理誰偏執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猶解其所自化若
 其一鳴一吠之故雖大知不能以意其所
 能以言語解其自然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

則陽廿二

則陽廿二

則陽廿二

將爲又不能意度其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形迹而
 終以爲過終是立或使則實莫爲則虛二者皆
 此有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
 可意可言言而愈疎承上言有名象者物之所
 外空虛之處此豈可意未生不可忌禁也未生
 其不可已死不可阻阻已死者不能死生非遠也理
 不可觀生死切身之事非遠於人而理已難或
 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二說假人以疑惑之吾

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始而往者已無窮。不知何始也。欲究其終。無窮無止。言而來者方無止息。不知何終也。或使莫爲言之之無也。與物同理。合於物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二說則言之所從生。是未免於死。說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不可不有。有則不能無矣。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各之曰道。乃借。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承上說下。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者。二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也。盡道盡物。俱不在言默之間。離乎言默以求道。乃至論也。○此段言道至公。而不可以迹象求也。

此篇首節言聖人胸次之閒適也。二節言聖人師天而行也。冉相氏節。承師天而申明之。魏堂節。言聖人心同太虛。一切彼我爭競之私。無一不化也。孔子之楚節。言聖人無迹無聲也。其說保己愛人。不過卽此而見聖人之全體。不可硬執以爲前半主意也。舊國節。承上人之安之亦性來。意不重。長梧節。則治己

之失者。柏矩節。則治人之失者。末三節則言道也。伯玉節。言道無窮盡。靈公節。言道有一定。末節言道之大同。而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或乃欲劃作兩截。不知聖人便是盡道者。但前半絕不提。及只於華子口中輕逗一句。真有蛛絲馬迹之妙。○又按末三節。是言道矣。然伯玉二節。仍未道破。末節且言道之爲名。不過強名之耳。其實無可名也。真乃超妙絕倫。○末旣謂道是強名。前半自不宣明開道字矣。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四 則陽十四 畢

外物

外物不可必。此句不獨本節之故龍逢誅比干。此句不獨本節之戮箕子狂。善不惡來死桀紂亡。惡不可爲。○善必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主欲臣忠而忠遭主戮不可必者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子孝而孝被親疑不可必者三也。○以上皆不可必者必之而不能必則憂憂則內熱火焚故能焚燒言之木與木相摩則然。火即然木而金與火相守則流。金即銷鎔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絃音該結不通於是乎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結不通故空中擊爲雷雨而生有甚憂雨陷而無所逃。兩陷者利害之墮蟬音陳敦氣不得成。不成情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謂心搖搖慰督。昏音沉屯。皆心內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兩端必來言欲必之有字至此遙接上三不可。衆人焚和氣爲火所焚。月固不勝火。明本性於是乎有償。類然而道盡清和之氣爲火所傷於是天理盡而生機息矣。○曾參悲之下

便應接甚憂雨陷云云而突接木與木三十八字大意言人於不可必者而欲必之必之而不

能必則憂憂則心熱火焚故懸空以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

曰。如此粗暴豈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

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常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言如

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言如

活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然

此段言求外者如欲得西江之水以活鮒魚不

可必也。但文義淺薄且自言外物不可必而往

任公子爲大鈞巨緇。綸也。五十犗。音介。以爲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

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燁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剖之以自剡河以東。蒼梧

爲乾脯。

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同詮品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小趨灌瀆水

守鯢鮓魚。小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

舊作懸令。則於干字欠解。其意不過謂莊子時

無縣令之名耳。不知夷於九縣。取陳縣之縣字

已見左傳。而西門豹為鄴令。荀况為蘭陵令。未

嘗不稱令也。蘇代曰。請以干戶封縣令。齊威王

朝諸縣令長。皆班班可考者。大意謂不能有大

智大謀以聳動人主。卿相但飾小說耳。干縣令

耳。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

俗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一作於經世。○

疑衍。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求外者

不過飾小說以干縣令於大道遠矣。然頗覺平淺。似非莊子手筆。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東方作

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有珠。

若一問。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已。布施死何含。珠為笑其貪接其鬢。摩音其其顙。

顙下。儒以金椎控也。其顙徐別其顙。無傷口中

珠。接其四句。皆儒發冢也。却以儒以二字押在

中。問變化之極。○答何若之問。甫畢。下文一

面詠詩。一面發冢。寫來好看。○詩有之四句。詩

也。徐別其顙二句。禮也。○此段言求外物者皆

飾偽以盜名。如儒以詩禮發冢是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

人於彼。修上而促下。上身長。下身短。末僂而後耳。背微

對面不視。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之患也。○

見耳。不視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之患也。○

可以皮相。只用此五字。空中寫影。自不知其誰

然函蓋一切。下一段議論。俱從此出。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

去汝躬矜。矜持之行。與汝容知。智慧之容。斯為君子矣。仲

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

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馬驕

舊註。不云驚然。不顧貽萬世之患。但云驚萬世

之患。此古文省字法也。言其但欲救世。而不知

貽禍萬世也。○林西仲曰。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然懷萬世之患。猶俗云人無百年身。長懷千歲

憂也。似明抑轉詰。固寔邪亡。全其畧。弗及邪。將

淨可從。抑轉詰。固寔邪亡。全其畧。弗及邪。將

貧而為此。欲求售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庸之行。進焉耳。乃行之醜者。惟庸人或為此

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其句安在此。二句上。將與

明。○譽堯為聖人。而欲以己之憂。世自附於古

人是相引以名也。因以博人之歡。是相結以隱

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堯

世桀反是。故一反。反無非傷也。動妄無非邪也

二句泛論。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不

應是躊躇與事也。如此則無奈何哉。其載焉。終

反覆妄動之患。故每有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載事也言奈何終身事此矜持也。句法拘
人亦窮
外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

名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爲清江之神使

漁者余且名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

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

白龜焉。箕圖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

莊子未定稿

外物五

卷

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占必鑽龜。凡占

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

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

之。恐明有魚不畏網而畏鵜。鵜暗於大而去小

知而大知。明去善。不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顧寧人謂石當作所

晉魏人草書石所相似。故誤。舊註同。碩。此

段言求外物者不過自恃其智不知智不足恃

人謀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同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

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

上言不用其知則似無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

得遊乎。能遊則下心有天遊之意。不能遊者反

不能遊在心試觀險阻艱難。苦境也。而人處

之泰然。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快境也。而愁人遇

莊子未定稿

外物六

卷

志。與世波決絕之行。果於棄噫。其非至知厚德

之任也。與覆墜而不反。決絕。火馳而不顧。流遁

雖相與爲君臣。句時也。君臣猶貴賤。時貴決絕

通者則決。易世而無以相賤。當時雖貴。故曰至

絕者賤也。易世而無以相賤。當時雖貴。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留行者滯於境也。夫尊古而卑今

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

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承上言惟至人乃能

順乎人而不失。故我彼教固不殉而學之亦承

其意而不別之爲彼夫遊於世順於人則非決

絕不僻不失已則亦未嘗波靡不學固未嘗波靡不彼亦未嘗決絕也○此言不徇外物者非必絕人逃世但入而不緇逍遙自適耳○此節爲決絕者發蓋此輩謂斯世不可與同羣故絕人逃世以爲高不知心有天遊安往而不自得決絕者與流通無以相勝也後乃言至人不用避世而自不同流合汙尊古五言言學者雖尊古卑今而終不及至人所以引起下文耳

目徹也通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同糟知口徹爲甘也知其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與反壅則哽塞哽而不止則跖音輦相踐踏也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字典於當也中也當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也伏中皆去聲

墓未定稿卷四 外物七

竅以通息天之爲人 人則顧塞其竅乃人反以穿竅無伏息之時 實胞有重聞空曠也胞膜中有心有天遊而心必有閒處以適天機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忽此見天穿之妙也 一喻○勃谿逼塞相乘也室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適處則六根用事而鑿性者無閒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處而後適哉今見邱林之空曠而喜者由平日胸次逼窄神明不勝故也○此申上節能遊不能遊意

德溢乎名德之外溢由名心之勝名溢乎暴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暴

謀稽乎訟。急也。急而後考謀。知出乎爭。爭而後知。柴生乎守。梗塞生於執。官事果也。滯也。乎衆安。衆各有所安。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鑄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同。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春雨至而草木翻翠之於是草木之根向上而枝葉反在下。故曰倒植。此言有所作爲則害自然之性以申明六鑒相懷之義。

靜默一作然誤。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皆音恣。滅也。音血。可以休老。皆滅蓋養生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又按滅皺紋可以沐浴老容出筆乘。寧可以止

遠。寧定則可。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以止迫遠。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誠。同駭。改百姓之視聽也。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此言

既失而後圖。不足貴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居喪毀瘠爵爲官師。旌其孝行。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襲官師之迹而加甚也。堯與許由天下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踰同於於歙水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三年申徒狄因以踰河又投仆於河○怨甚於逃踰於歙水而甚矣踰於河益加甚焉此皆襲迹者也筌者筌者魚所以存也意存於得魚而忘筌蹄者兔網也所以兔得兔而忘蹄蹄迹不兔網也況下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此段總結通篇意謂外物聽者當得其意而不可泥其迹否則如許由諸人襲迹而甚雖言之亦無益矣

莊子未定稿 卷四 外物九

言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借者賢之卮言日出卮言圓轉之言日出不窮卮和以天倪不以己寓言十言兼上兩項在內九藉外論之託一事以親父不為其子媒引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藉外論之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是我有虛詞粉飾但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四句申明明人之罪重言十七所以已止言也重引一人以止辨是為耆艾前輩也年先矣而無經者之爭也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耆艾者年高而固先於人而胸無抱負是以期人而無以先人頤之年稱爲耆者未足爲先也無人道也人之道不能盡入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猶老朽之人也此等人何足引重明已所稱耆者賢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曼衍言之隨事物而所以窮年以遺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齊耳今若悉渾於無言則此理依然歸於一也齊字就物理之本齊者言兩不齊猶言不合也言物理之本齊者與吾言不合吾言與物理之本齊者不合故不言無言然非緘默也但終身言未嘗若無言

莊子未定稿 卷四 寓言一

言。故終身言而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其理有自也。而可。自吾特因之耳。下文傲此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我言之有自如此。乃順物理以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久字正。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胎卵濕化。物數有萬。禪於無窮。言不同形者。就一物言之。則各以其類相禪。合萬物言之。則各不同形者。各以其類相禪。

莊子未定篇 卷四 寓言三

也。始卒若環。循莫得其倫。無是謂天均。天理均也。始卒若環。循莫得其倫。無是謂天均。天理均也。始卒若環。循莫得其倫。無是謂天均。

在天均者。天倪也。天倪。又解天倪。○天倪。即是隨天理普遍所在。因物肖物耳。○寓言。重言。卮言。固是立言之法。然骨子全在。和以天倪一句。若不是。因天理普遍以爲言。則都成游戲耳。○此莊子自言其著書之法。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

未得爲。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孔子云。夫受才之即降才。進於化。但謙遜不言耳。

才乎大本。初復靈以生。靈慧以生。鳴而當律。聲爲言。而當法。言有物。才美如此。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也。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音悟。也。立定天下之定。惟不恃其才。使人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如此吾且不得及彼乎。此孔子謙詞。正未之嘗言之意。○或以此二句。作莊子深服孔子語。似未妥。○使人深心服。乃能定天下之定。此正莊子針砭惠子語。

會子再仕而心再化。是再變也。悲。曰。吾及親仕。三釜。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多而不泊。奉親。吾心悲。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不以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釋其悲。則其心全不係戀在祿上矣。不以祿之多少爲哀樂。可謂無係。曰。既已縣矣。已係累。夫無所縣者。可累之罪。曰。既已縣矣。已係累。夫無所縣者。可累之罪。

以有哀乎。縣解者。哀。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林野不知。二年而從。順理而行。不三年而通。無眇。四年而物。見道之真。如物五年而來。名域。六年而鬼。入。舍也。七年而天成。然也。八年而

不知死。不知生。只重此句。下文九年而大妙。化不知也。此即不知死。不知生。有為死也。勸公。莊子故生之化境也。無兩層。不知生死。則聽之而已。故生作歡。公字疑衍。言不知生死。則聽之而已。故生則有為。未嘗謝絕人事。死則歡然受之。未嘗有所憂戚也。○按此二句。必有錯謬。諸以其死也。解皆欠妥。惟此尚屬明順。姑從之。

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人皆以死往而不知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自而來。生既無自而來。則死亦未必有自而往。而果然乎。詰問之詞。意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往為未必然也。○二句足上正言。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雖有歷數。而何始何終。不可知也。地雖有人據。而何東南西北。何所止極。不可知也。

萬言四

而況於生死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渺茫無稽者哉。若非命定。何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然以忽然而死。莫知其所始。又似無命。有以相應也。若有命。則生我之初。便有命之生。有以相應也。若者乃莫知其始。又似無命。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福善禍淫。似有鬼主。無以相應。之。○也一作邪。下同。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也。福善禍淫。似有鬼主。無以相應。之。○也一作邪。下同。無以相應也。

就死生之事言之。

衆罔兩。微影外問於景。同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數層。故疊稱之。

奚稍問也。稍當作稍。從木樹杪也。言所問者。非其本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雖有俯仰云云。而非我子。蜩甲也。蛇蛻也。隨附乎形。有如蟬似之而非也。○蛻。雖附於形。尚有其質。影則可見。而不火與日。吾屯也。○得火日可執。故似之。而實非也。○陰。夜無光。則影滅。如代而顯。○陰與夜。吾代也。○之。休息然。○二句繪影而有彼指。吾所以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謂之運動。待造化也。言影待形。則行止俯仰。已不能主。况形之運動。又不能自主。而待造化。則我愈不能自主。矣。加彼形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

以有問乎。強陽。謂不覺其往來。而忽焉往來。是問也。此正與俯仰行止。倏忽無定。之問相應。○應前不必問意。收。

陽子居南之沛。將見老子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而視視。而誰與居。遠之。

白若辱。常若盛德若不足。晦也。陽子居蹵然變。

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首節自發立言之例其餘各節與列禦篇皆隨手記錄之文與他篇首尾貫串者不同東坡以此篇接列禦寇爲一篇固是但文義既不聯屬合可也分之亦可東坡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但他篇篇有篇意不可不分惟此兩篇乃零星記錄耳

莊子內篇

卷六

李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上文並無此意此句突然添出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莊子內篇

卷七

李

二節有何分別何煩重述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后之爲人葆力猶勤之士也以舜之德

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字大

得免之切當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害所養民。」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

莊子

卷下

讓王

卷下

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害形。上敘太王尊生及傷身害形意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爾雅曰：丹穴，戴日爲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下字疑衍書銘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

莊子

卷下

讓王

卷下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唯恐失地，作不了語妙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條可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子者有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避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

之則不得已。

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所以彈千仞之雀所爲如此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爲不好士也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

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

之而拊心曰妾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

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者名說走而從於昭王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令使者強之也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

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莊子故引廣雅謂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三旌三仞之旌也宜解作三珪謂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又引司馬作三珪俱存

屠羊說曰六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

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

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

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句疑有誤字上漏下溼

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華山冠，綈履綈本籍髮作髻者以黑綈爲之。今日綈履蓋黑履也。古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也。手足胼胝，

華子未定篇 卷四 讓王六 李

皮堅也。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綈履即綈履也。而歌商頌，聲

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邱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物外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邱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邱之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奈何？」能忘情。瞻子曰：「重生，

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

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既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盡從夫神所無惡者乎？不勝一

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

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切米屑也。不糝，無米屑也。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檀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凌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恥也若此乎？」何故以爲無恥？背謬極矣。顏回無以應，入告

無恥也若此乎？」

無恥也若此乎？」

無恥也若此乎？」

無恥也若此乎？」

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修善上謀而下行貨以爵祿誘天下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音洵乎周以塗汚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厲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以讓王四篇爲僞作有目者識之吾不服東坡之高見而歎太史公之無識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一作掘戶樞樑也言穴人之室探人之戶以竊取財物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若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邱竊爲先生羞之邱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

魯人孔邱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人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邱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邱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邱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邱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邱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

莊子未定稿

卷四

盜跖二

華

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供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邱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邱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

莊子未定稿

卷四

盜跖三

華

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邱？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邱能止暴禁非，其卒之_{之字}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

盜跖

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_同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

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_{一作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邱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而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

道者也。邱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邱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傷作四篇固無可取

而此篇更醜拙不堪不及稗史之下者以此擬莊可謂全無心肝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也？」修行之也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倚仗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止守其天而泊自甘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相聚

之衆也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猶云不敢

當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也，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二事皆証義士存也或欲依史記作仁義

存雖佳而非本文意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苟得言徇利未必無名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子張言行不修則無倫無義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翟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苟得言修何嘗有倫有義故子爲名不必順理合道我爲利亦何必

順理合道也。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以下無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不當則一

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殉天之

理。不為小人亦不為君。若枉若直，相而天極，不

枉，直惟順夫。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

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意，而行無

成。有心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

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

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韓詩外傳

時隱者，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

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謂之曰：吾聞非其

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履其地，

受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賢人易愧而輕死，遂

枯焉。立勝子，勝作申，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

見母，當作父，不知父，匡子不見父，當作母，不知

見母，墓也，見檀弓。匡子不見父，更葬其母也。

國策：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即必信，故服其殃，離

其患也。子張堂堂，務外，故借其名，滿苟得，託名

而聽於自然之道也。無約言，殉利固非。

殉名亦非，止當順乎天道之自然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

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

見人之下，我貴，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

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

推正不忘邪？有意惟崇正道而知和曰：今夫此

人指富，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我下

我之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

非當作，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

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我貴我之人皆

以我為絕俗過世之士，於是專擅自大，而實則

心無主宰，不識古今之時，是非之分，徒知今世

之以富為是，同乎俗化乎世，純是一片勢利俗

情，不知有性分之至重至尊者存，而但為世俗

之所，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

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

權之喜，不監於心，吾心監觀之也。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

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窮極其美，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

及，俠當作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

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五字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以用也，足則故不求。此求之，不足故求之。若在內而有爭四處。不特求且四而不自以爲貪。此求在內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非迫於公論，反

盜跖十

全

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陳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逆於憑氣。楊慎曰：飲食之咽爲佞。○按此則是言其飲食之咽爲憑氣所溺也。一本逆作溺。○憑恃也。呂吉甫曰：憑恃多資氣驕滿也。若負重行而上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汨體澤則馮，音憤，懣也。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蓄積之象耳。助辭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特以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同求，焦同。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盜跖十一

全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不頭鬢髮皆突然，上指，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能而示之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治也。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尖齊岱爲鏑，又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尋劍鼻韓魏爲鈇，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其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五句言其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製之精，此劍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六句言其此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用之神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三句言其效之隆此天子之劍

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

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

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

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

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

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自巡視也莊子曰大王

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

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言其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禮皆自殺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按莊

書寓言十九則緇帷杏壇原是無何有之鄉況

杏壇在緇帷之林而世認真以為孔子函丈之

地亦可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

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漁父指孔子曰彼何為

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

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

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

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

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

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也離於道也子貢還報孔

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

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杖篙權之類杖屨倒

而刺船也下竿音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

走却行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發端而去邱不肖未知所謂竊待

侍一作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邱也客曰

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邱少而

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

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

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

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

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

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

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存爵

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

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觀失序不順天子諸侯

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

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

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

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飾照上文疑當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

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總猶俗言莫之顧而進言之謂

之佞希意道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

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詐偽譽不當以敗惡人毀不當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類適善否皆容之而以顏偷拔其所欲潛窺

中之所欲而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

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理

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

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

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

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邱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邱不知所失而離同此四諂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

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因物則無付物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爲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相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以不合於人爲憂不知貴真祿祿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

湛沉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邱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僕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也。萬乘之主十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侂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腰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潤於禮義者有間矣。言已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以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事未定 卷四 漁父六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何方何猶故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同而五餐先饋、言吾往食於賣漿者凡十家而漿而五餐先饋、五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蓋敬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內之誠心積而不解、外而之於外、謀者偵彼事而形即偵探而洩之以成光儀洩之於此者也。奇句、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也、乎貴老、使人輕易、貴者老者而鑿其所患、鑿音也、益整乃菹菜肉之通稱、菹菜成菹、有釀意、言炫耀如此、乃釀禍之本也、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列子多上有無字、左從之。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二句言萬乘之主。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於我所謂整其患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善哉句、贊其反觀內省然處已僅如此、無幾何而不復求進、則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也。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言果驗、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豎也。杖履之乎頤、抵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同。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

事未定 卷四 列禦寇 全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焉用之為哉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言感人心已不可矣況欲感人心且必有感與汝遊者又莫動於已而搖其本性更屬無謂汝告谷叶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孰如史張騫傳使者率多進孰于天子覺悟爾者何故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此則與列子以藥也歸結在一虛字○用韻語趣甚

鄭人緩名也呻吟誦讀裴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成爲儒者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喻學成而足使其弟墨使其弟學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弟習之教故曰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非其弟名翟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皆何也二字疑有一衍或曰夢中重墨之語亦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言弟本來未有與下不報其人二句正相反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以下莊子之言

報者學而即成若天報之也言造物者之報人不是其人為此事便報以成功乃其人性如是故學而即成耳彼故使彼句申明上意彼有如是之天乃使之成彼之業然則緩弟之學墨而成墨乃天性自宜墨耳夫人緩以己為有以非緩之人力所能為也異於人以賤其親緩以己能成就其齊人也齊民誤作齊之井飲者相粹也據為己功而與他人之汲井者相爭粹而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皆貪不知泉之出於天也已有自是二字總承上文有德者以己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此二句應在彼故使彼之下夫其人之天言之則凡稍有一得者已不能測其能然之故况有道者乎言皆出於天之自然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此句應接皆緩也句下以而自聖人安其所安之性也凡事皆順其自然不安其所不安人眾人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與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與古人古之人天而為徒

朱泚漫名人學屠龍於支離益名單同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此言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起兵者所。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
以爭也。衆人以必不必之。故多兵。以理之未
以偏見必之。順於兵。故行有求。則求濟所欲。動
則乖爭起矣。然兵不
 兵恃之則亡。可恃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裏曰苞藉曰苴。詩箋
苴之竿牘者。以竹簡爲書。以果實相遺者必苞
相問餽也。○險所見粗淺。敵精。神乎蹇淺。此以
水之淺者。舟而欲兼濟。喻故用濟室。道物。太一
楫滯也。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
形虛。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也。若是者
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如是則迷惑於宇
宙之間。何能兼濟

道物爲形所累。不知太初之本無。何彼至人者。
 能達於太一。形虛邪。太一即太初也。彼至人者。
 歸精神與敵精。無始。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
 而甘冥。神相反。乎無何有之鄉。是也。水流乎無形。
 發泄乎太清。至其遊於世也。如水之流。悲哉乎。
 汝爲。苞苴竿牘也。知在毫芒而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
 王秦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而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

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
 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無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同幹國其
 有廖乎。曰。殆哉。坂也。仲尼方將飾羽而畫。
 羽有自然之文。彩飾。從事華辭以支。枝葉
 而畫之。則務人巧。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忍性矯以視。同民而不知不信。不自知。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言其學執着於胸中。而
 居民。彼尼空汝與。與汝相。予頤與。子之養。誤而
 之上。彼尼空汝與。與汝相。予頤與。子之養。誤而

可矣。出於誤則可。若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
 視。同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也。恐其江
遠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而無心者
矣。天之布護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而無心者
者。弗齒。施而不忘。是商賈之行也。古者商賈不
不樂言不欲。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
與之齒也。小人之離外刑者。離同。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
 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
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
益。貌謹愿而志在利益有長若不肖。貌若有所長而實不肖有順而
懷。當作達而實輕懷有堅而縵。貌堅剛而內緩
慢。有緩而鈇寬緩而內急。音汙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近使
之而觀其敬。近則煩使之而觀其能。難理卒然
問焉而觀其知。難辨急與之期而觀其信。難踐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起貪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危易改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易亂度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雜處易淫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曲背再命而僂。腰曲三命而俯。伏身
向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取為軌如而夫。彼者一命
而呂鉅。呂旅脂同。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說文
之義鉅大也。呂鉅也。於六書為象形。蓋呂有強健
也者。強大之謂也。再命而於車上儼。輕狂得三
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孰協唐許。唐之許由也
受。豈一命再命三命之榮貴
而驕縱哉。俱用韻語妙。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而有心已非自
然。心中又鑿多竅

如有睫然。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賊何如也。及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既有
睫則方寸之內。伺察凶德有五。耳目口鼻心。中德也
多端紛紜害道矣
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
也。其所不為者也。心有偏好。則訾夫窮有八極
也。其達有三必也。一定刑有六府也。猶藏美髯長太壯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故自恃緣循。不
自行。偃快。不能自困。畏。不敢自不肖人。總言上
意。上過人對或三者俱通達。不自足。知慧外通。外
單頂困累。三者俱通達。不自足。知慧外通。外
者。馳心於外。勇動多怨。仁義多責。三者府之達
反傷其內也。
生之情者。傀。傀達於知者肖。踐形惟肖。達知則
肖。達大命者隨。天順達小命者遭。安遇。遭猶有
則無容心矣。然兩句只算一作。
不用分優劣。三者府之好者。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驕而穉。視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緯。織蕭蒿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
取石來鍛。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
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
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今宋國之深。從九

重之淵來。然用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於宋國無謂。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寤。子爲整粉也矣。碎也。莊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

孤犢。其可得乎。亦是。偽筆。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

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

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鸛之

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鸛食。在下爲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此節不至醜拙。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平之心。平物則其

也。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無可使人應我

則其應也。非其明者。指任智。唯爲之使。唯用智

誠心。終不應也。明者。指任智。唯爲之使。唯用智

人之應我。而神者。徵之。能無所往而不應。乃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任智者也。恃其所

見。用其智。入於人。溺於人。事神。其功外也。逐外

也。神則以不亦悲乎。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所爲。不可加

矣。先從方術領起。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問曰。無乎不在。答。伏。曰。神何由降。即降衷。明

何由出。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必有其本。故問內

在也。聖王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又答。明

發於外。內聖外王。皆兼神明。宜以聖即神明。即

王。似誤。一者。道之根也。○一字爲。裂字。伏。明

不離於宗。師之宗。謂之天人。第一。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第二。不離於真。謂之至人。精。就天命上

說。真。就人之所得。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

門。兆也。見。端。於變化。謂之聖人。第四等人。○按。四

各而異其義。不可。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

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以慈仁爲馨。謂之

君子。第五等人。○以法爲分。以名爲

表。以名號。以參爲驗。參。即參伍。以變之。參。以稽

爲決。稽。即稽疑之稽。稽。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

官。以此相齒。以此爲序也。此是治朝。以事。耕。爲

常。以衣令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

以養民之理也。民所以就理也。此是治草野之民者。是第七等人。此三等亦不分優劣。以古之人其備乎。無一不備。不如上照下。下。以古之人其備乎。無一不備。不如後人各得配神明。醇天地。破渾沌。意育萬物。和其一矣。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舉而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謂備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古人之傳而其可見者有三項。傳於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此六經又是一項。士子所由傳之。字句注以落分明。清楚。惟此段獨多。道志六句。特將六經詳疏。固是文法錯綜。亦所以尊經也。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散數又是一項。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之明。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判析皆得其意。察古人之全。窺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

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以正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侈。不示奢。於後世。不靡。靡。不事。不事。不華。於數度。以繩墨自矯。矯。而備世之急。應人之三句。言儉。四。五。言言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儉約勤分之教也。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太過。己之大循。循。已見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闕。闕。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博。取不爲立異之名。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四句。承作爲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受己。禾收。墨子道。言雖於人已皆終不肯自廢。其言上文所謂己之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人情歌則極舒暢。愉快之情。視至親如路人。無哀痛迫切之情。故雖偶然而歌。未極其舒暢也。偶爾而哭。未極其哀痛也。偶爾而樂。未極其愉快也。故歌不似歌。哭不似哭。樂不似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人情近其去。王也遠矣。墨子自比於禹。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塞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盛土。耜而九。糾雜天下之川。糾雜糾之。糾橫相入也。本雜作。胼無胼。股上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木。蹻音脚。為履。二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高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各。

勤人之弟子。王。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百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倍加詭譎。相謂別墨。自謂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立說不同。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音同。偶不件音悞。之辭相應。已者。應和同。以巨子為聖人。巨子。墨皆願為之尸。祝之冀得為其後世。其統至今不決。絕也。以上其徒之流。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胼。脰無毛。相進而已矣。持此而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亂天下之罪多。治之功少。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人皆好之。求之惟恐不得。雖枯槁不舍也。稿其身。不才士也。夫寓貶於褒。肯舍去。不累於俗。俗為累。不飾於物。物自飾。不句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寢兵為外。白心言勞於救世。薄於自奉。以白其心之無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別。

而宥之不欲。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猶以肺令其相犯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猶以肺熱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其言心之口心之爲用。所以合驩調海內。請推之。見侮以爲主。而用之也。請欲猶意欲也。不必泥。不辱。見人侮己。而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欲則請之。請則運用上文義同。然不若上以請。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我豈必圖傲乎。救世之亡哉。圖欲傲彼救世。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不以己身之。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荷察無益。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此以情欲寡。淺爲內。內以此克己。○自接萬物至五升之飯。至不如己也。言其自爲之事。雖然二句乃中紐。足上以落。下禁攻二句。則雙收也。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亦不甚行於世。莊子大半抑之轉放處。亦止於然。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然如水之流。

而無有。趣初而不雨。隨事而趨。不顧於慮。不謀主持也。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以齊萬物。慎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不能生其分別。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有所選擇。教則不至。有所教誨。亦自然而已。道則無遺者矣。兼包也。○此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緣因也。因其事物爲之。非任冷汰於物。令者清其熱汰者去。以爲知。徇己也。冷汰於物。其累皆脫。洒之意。以爲道。理以此爲道。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若分別孰爲知。孰爲不知。將迫於求。誤音。知而卒近於自傷也。薄知也。鄰近也。誤音。裸音無任。轉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輒斷。柔拍以應。節輒去圭角。斷去牽。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庶無累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不倚知識也。魏當作坤。與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騁風之還。還無風。若羽之旋。於空中。

盤轉若磨石之隨磨之隨道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夫無知之
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惟無譽則亦無非無過無罪矣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後已此正是無用聖賢夫塊不失道此
子語畧作揚筆言塊然無知亦未為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通得怪焉借豪傑之
笑師之作斷語○田駢亦然田駢只二字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教則不至也彭蒙之師曰說彭
蒙只述其師說觀其百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師說可以知彭蒙矣逆風聲或郭註
之非而已矣其風哉然惡可而言逆風聲或郭註
非之言過耳如風之逆常反人不見觀反復也
而有聲何可執者為言無非無有言說而
不見觀則幽寂之曰也蓋歸於幽寂也而
則寂然人不見觀矣反於此蓋歸於幽寂也而
不免於航航即斷不免於心航斷其所謂道非道
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其師言然亦畧彭蒙
田駢憤勃不知道重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輕筆用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名老聃聞
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有字疑衍主之以太一
以濡如充弱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
實關乎曰在己無居已無私主形物自著自然著於
也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形物形外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則和得焉者失自得未嘗
先人而當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凡物之
雌者弱知其雄強也為天下谿地守其雌守其
牧也知其白守其辱守其辱示之以不
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己獨取虛無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徐安徐也無為也而
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
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
物不削削侵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
大真人哉說到老聃獨無貶詞莊子意之所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體同與神
明往運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無不

莫足以歸。又不知所歸宿。○此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奇同見。

之也本於正。又不自見其奇異也。以天下爲

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

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

同。不驕傲而睥睨。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之視同一體也。

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沓無傷也。沓音翻其辭雖

參差而詡詭可觀詡音視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天下十

道理充實於中故發爲上與宜勿者旌行卜與

文辭。有不能自止之勢。一與造物者遊。一與

父歿。生無絲如者。爲友其放。才也。宏乃而。隔溪。國而肆其於宗也。吁。謂周當作。龜。切。上。遂達矣。

閱而異其於宗也可謂和調
進而上遠也矣

雖然其應於化也而解於物也物累其理不竭

窮其來不蛻不蛻蛇身自蛇身蛻來此則來無端倪非

有刑也芒乎昧乎知未之盡者其妙者○上

蓋言其體用兼妙也。○宣茂公曰。太史公謂莊

子之學本於老。今看莊子與老子各別一派。又且以己據諸家之巔。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

此段雖然一轉似謂他體用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尙有不足蓋其目占

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

物之意。言不歷物。忙度其意耳。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道原於一。一。即道也。大
一。小。猶云。道之至大。

至小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故不可積也。

化之微。天與地卑。地下有天。山與澤平。山上有澤。

日方中方睨。是也。是則可睨。是物方生方

死。死由生兆。是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異既已大同而仍有小同是同萬物畢同畢異

天下十

比之謂大同異。異同則是大同異。異則有異。

此之言大同異是大異矣故曰大同異

寡而有寡。無餘地。故曰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

日先定行意。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

之北是之南是也。無人知天之盡處。烏知不在

越之南耶。沃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與人辨之。話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

辨者相與樂之。卵有毛卵無毛則鳥何自有毛。雞三足有足。

者足古郢有天下帝王有天下者也然豈能盡
覆旨之下而悉有之則郢亦可云

有下
下也
犬可以爲羊。
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
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
馬有

卯無卯馬丁子有尾據筆畫不火不熱火不熱山出口傳空輪不踞地何嘗踞地目不見者非指不至至則不至不絕知此外無窮龜長於此長短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天下自有方圓非人琢削鑿不圍柄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非動耳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行時不止狗非犬黃馬驪牛三二色與白狗黑白人所命耳烏知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余一尺之槿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不盡取何竭

而無餘也日取其半則其半在故云云者世不竭以上乃天下之辨者之語柄也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辯人之心易亂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迷於其中惠施日以其知與人疑當作口否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惠施無他長根然惠施之口談白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謂天地得我言而強於施存雄而無術但存雄心而無學術亦好南方有倚人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

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宜弱於德強於物其途曠矣迂曲非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也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則幾矣愈足貴也則殆矣卒以善辨為名惜此自寧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辨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放縱而不得於道逐萬物而不反是猶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惠欲以勝人卒不能勝是欲響之止而以聲窮之則有聲而響愈甚欲形之走疾於影不知形斷不能勝也

宣茂公曰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知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恃口談何是各家莊子自敘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莊子辯者思施也篇末及之一為致惜一為致悲乃特為自己觀尾耳